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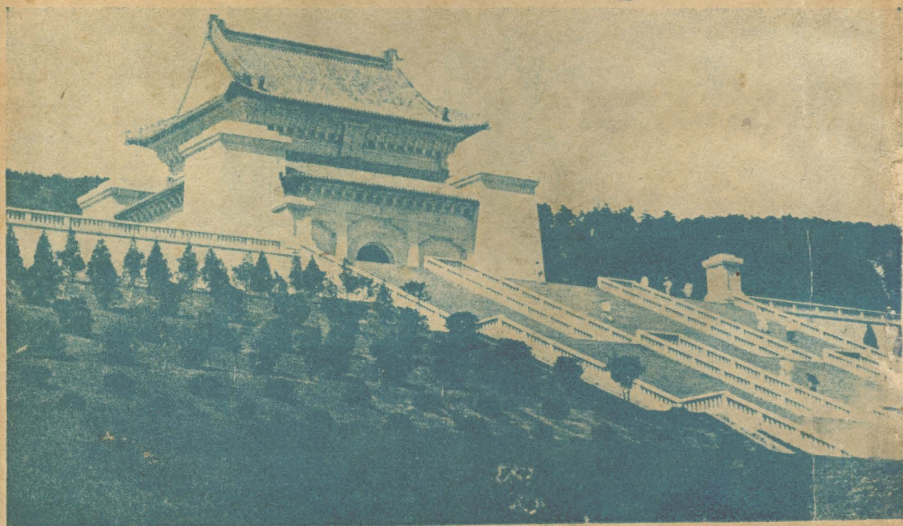
Tuchao. Wong  
Shanghai.

070

著 姚 穎



京 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674B

書叢及普

2

話 京

著 穎 姚



屋 書 間 人

~~1569142~~

## 林序

書有不必序而自行，有乞人作序而終不行，然則書自書序自序。夫書已捧在手中，序說他好，不能增其神韻，序說他不好，亦不能減其光芒。猶如菜已夾在筷上，辨味者自知，何用他人褒貶爲？此亦猶學人不著書，便須寫學位，既著書，則其人之思想學問已見其手下著作，學位乃成個贅瘤。然世上偏有人看見他人夾筷，尙欲喊聲你吃吃，胡爲乎如此？譬如月夜，一家人羣坐庭中，月者衆人之所已共見也，而仍有人喊曰今夜月亮好，脫口而出，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亦非有意爲月亮作宣傳也。此所以此書作者未嘗命我作序，而我仍要作也。序曰：京話之難寫，難於上青天，京話，地方通信之一種也，地方通信寫成文學在中國尙少見；居南京寫通信尤難於一切。然吾編論語時，求各地通信之寫如京話者徧國乃不可得，獨姚穎女士之京話，涉筆成趣，散淡自然，猶如嶺上煙霞：謂其有意，則雲本無心，謂其無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吾乃喜而請其續寫，彼喜而續寫，乃使全國論語讀者皆大歡喜。余乃謂論語之有此項通信，可遇而不可求也。揆其所以然，大約因文字之老到，思想之

清麗有以致之。尤在能夾敘夾議一端。通信文章之能成爲文學，全在此點，否則王婆訴說耳，斷爛朝報耳。近間古文筆法之弊漸除，而新的文章作法復起，教者學者皆非於行文之事，求一捷徑不可，而所求之徑，愈趨愈迂，至使學者墮入五里霧中。新文章作法之言曰，文章分四類，敘事描寫議論辯證是，以是欺五尺童子，而五尺童子遂皆受其欺愚，見一篇章曰，此篇議論文，此篇敘事文，自以爲獨得千古文章妙諦。結果乃敘者不議，議者不敘，而文章之神彩滅矣。試思五尺童子，路見殺人，回家敘述其事於母親，其人之神情，能不描寫乎，其事之主因，能不懸測而定其是非加以議論乎？文章猶如說話；佳文猶如一夕佳話，非老學究誰有暇辨其爲敘事乎議論乎？如此教子弟，是誤人子弟，必使文章神趣全失，一灣溪水，變成溝渠，一座湖山，悉中矩度，而後老學究稱快。欲知行雲流水，煙霞湖山自然之趣者，由此書尋覓個道理出來可也。廿五年七月語堂序。

# 自序

本想用心寫篇長序，但是，說甚麼呢？說自己的文章好嗎？讀者又不是沒有判斷，要你自拉自唱，說自己的文章不好嗎？你既然印成專集，豈不白費紙張。

於是，作序生了麻煩：

母親見我很爲難，她說，「甚麼序呀序的，不要他可行？」我說，「不要也可以，不過，據說每本書總得有篇序，沒有，似乎美中不足。」她說「我記得你以前寫這些東西時，怪有趣的，你爲什麼這樣寫？爲甚麼感覺有趣？何妨藉此說說。」我想，這倒是個辦法。

我爲甚麼這樣寫？這是我一點私心。南京是我國首都，每日人事物的動態，形形色色，無慮萬千，而爲之記載這些事件的刊物，林林總總，又復不下什伯，當論語時代漫畫，人間世（謹註，所謂漢版人間世所登的詩，與本店無涉，特此鄭重聲明。）及宇宙風要我寫文章時，我覺着寫公報式的體裁嗎？非縉紳先生不看，寫日報式的體裁嗎？又謹防明日黃花之嫌，寫張老李老二的生活嗎？其事又過於平凡，寫大人先生的行爲嗎？又容易揭發他人的

陰私，我寫時雖然未經再三考慮，但大體有個範圍，即是以政治社會為背景，以幽默語氣為筆調，以「皆大歡喜」為原則，即不得已而諷刺，亦以「傷皮不傷肉」為最大限度，雖有若干絕妙材料，以環境及種種關係，不得已而至割愛，但投稿兩三年，除數次厄於檢查先生外，尚覺功德圓滿！

至於我為甚麼感覺有趣？或由於記載的題材，含有幽默的意識，或因發揮的議論，有新奇的見解，或方苦正面說話之不易，忽而發現側面的理由，或正覺修辭之未當，忽而發覺玄妙之字句，凡此種種，無一而不使我有興趣！

所以，我為什麼寫這些文章？因為感覺有趣，為甚麼感覺有趣？因為寫這些文章。

現在，據說我寫的這些文章，還有重讀的價值，友朋們這樣的鼓舞我，并主張集合起來，重印單行本。語堂亢德海戈諸先生，并指示我編輯單行本的方法，及協助我搜集散漫的材料，盛意殊可感謝！那末，我又何必自餒，而況，我早就「恢復了民族自信力！」假使這篇可以當序的話，何妨權且以之充數。

# 目錄

## 專篇

- 一 我愛其禮……………一
- 二 假使我做了行政院長……………四
- 三 我的書報安置法……………九
- 四 論林主席徵服購物及其他……………一四
- 五 烟的作用……………一七
- 六 烟的副作用……………二〇
- 七 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論……………二六
- 八 政治上的推與拖……………三三
- 九 春游與政治……………三六
- 十 春日的南京……………四一



- 十一 夏日的南京……………四六
- 十二 夏日南京中的我……………五一
- 十三 無友不如己者……………五六
- 十四 遊牛首山記……………六〇
- 十五 藏本覓獲以後……………六四
- 十六 雨花台上看風箏……………六九
- 十七 掃墓與教育……………七三
- 十八 牆的悲哀……………七六
- 十九 慰中央考送歐美留學歸國之失意者……………七九
- 二十 改變作風……………八二
- 二一 變風……………八五
- 二二 談時代……………八八
- 二三 全運識小……………九〇
- 二四 恭賀新禧……………九四

二五 陰陽歷新年之比較……………九六

二六 我與論語……………一〇一

二七 一部特別憲法……………一〇三

### 京話

共二十六篇

### 隨筆

共一百五十則

### 雜俎

短評十二則

詩一首

# 說明

一 命名。本書雖分專篇，京話，隨筆，雜俎諸類，但多取材於南京，而當日讀論語者，對於京話，印象尙佳，故總以京話名之。

二 專篇。顧名思義，所謂專篇，係指可以單獨成一個體者而言，惟本書次序，與發表時間，容有先後之不同，故有時間性者，特於篇末註明時日。

三 京話。本擬每篇加一題目，并入專著，但細加檢討，京話類要人們紀念週中政治報告，說事甚多，加題不易，故按其發表時間之先後，以數目字別其秩序。

四 隨筆，已發表者，僅一百三十三則，茲爲整齊起見，增加十七則，共爲一百五十則。

五 雜俎，在論語上曾發表短評十二則，詩歌一首，因敝帚自珍，不忍割愛，故特設此類以容納之。

專  
篇

## 我愛其禮

考試院舉行高等考試，院長，委員長，各監試委員及典試委員等，宜誓入闈，儀節隆重，孔老夫子亦感其誠，特乘津浦專車來京，主持試政，某報記者往謁於其行轅，叩以時局意見，茲錄其談話如左。

夫子對於目前政治經濟情形，有何感想？（記者問，以下仿此。）

甚矣憊！（孔子答，以下仿此。）

中國其窮矣乎？

諾。

然則有救濟之道乎？

有，發行航空公路獎券，其一法也。

夫子不曾反對聚斂者乎？

此非聚斂也，予不云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夫子亦將買獎券耶？

（夫子哂之。）

除此以外，尙有其他良法乎？

節流尙已。

近來各種設施，予亦以爲應該節省，譬如此次全國運動大會，聞耗費達二三百萬元，（據褚民誼君報告，）擬議建築之國民大會會場，聞約需二百萬元，培修黃帝陵，預計三十萬元，重修雷峯塔，將募款二十萬元，此等用費，確病太奢。

否，非此之謂也，開運動大會，勇也，建築國民大會會場，政也，培修黃帝陵，孝也，重建雷峯塔，義也，（註，義者事之宜也。）皆禮也。

山東湖南江西等省，將爲夫子重修宮殿，夫子亦有說乎？

然，亦禮也，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也，顏路請車爲椁，予尙不許，魚餒肉敗，予且不食，今人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使予之宮殿敗瓦頽垣，豈敬長者之意乎？

予竊以爲上述諸事，皆屬不急之務，其款均可節省，移作國家生產事業，或救濟災黎之用。

惡，是何言也！爾愛其羊，（註，作洋錢解。）我愛其禮。

時夫子乘輿已駕，聞將往謁「標準美人」南子，記者乃興辭而出。

二二，十二，一。

## 假設我做了行政院長

### ——我就實行一二三政策——

照孔夫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格言說，這問題是不好隨便「假設」的，照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的先例說，這問題似乎「假設」也無妨。好在總理孫先生所主張的直接民權，選舉實居其首，而立法院現時所公布的憲法草案初稿，行政院長雖由總統提請任命，但須得國民大會之同意，那末，我又何必妄自菲薄，公然承認本人永無榮膺行政院長之希望。不過，話雖如此，我，目前還僅僅是一個我，雖然論「政」，然而不「行」，無已，其仍暫作「假設」乎。

「閑話少說，書歸正傳」。

假設我做了行政院長，我的大政方針，是以「一言興邦」，兩字立身，三會治事，總結起來，用一句時髦話來表示，就是一二三政策。

甚麼是「一言興邦」呢？



自然，這個「一言興邦」，不是魯哀公之間，亦不是孔夫子之答，乃係借用此一名詞而已。我以為要興邦須得安民，要安民須得注重民生。我們全國同胞現時迫切要求解決的民生問題是甚麼？他不是希望衣南京市政府的馬褂，食林主席的一品鍋，住南京小茅山官邸，行獎券所建設的航空公路，乃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安居樂業」。

因為農村人民不能安居，所以都往城市搬動，因為各界不能樂業，所以都向政界鑽營，搬的結果，是農村破產，鑽的結果，是政治腐敗，而且這些病菌，互為因果，遂使國家貧弱，日陷於不可收拾地步。要得人民安居，就要肅清匪共，取締貪污，懲治士劣，嚴整軍紀。要得人民樂業，就要復興農村，提倡實業，減輕賦稅，保障自由。將這些做畢，行有餘力，然後居則配備收音機，熱水汀，及抽水馬桶，業則以飛機播種，電力作工，汽車運貨，而且公事桌上，及床頭椅角，堆積些富於幽默性的小說圖書。如此，則地不荒蕪，官不冗濫，鄉下老太婆，不必羨慕都市中之旗袍革履，一品大百姓，不必羨慕達官貴人之衛兵官邸，各盡其力，各安其職，則國家社會，起碼有十年的安定。

甚麼是兩字立身呢？

一曰「行」，孔夫子喟然嘆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法螺，現時雖美其名曰宣傳，然而吹之者心快神愉，聞之者頭痛肉麻！一爲政不在多言，視力行何如耳」，這實在是一種政治經驗談，我若做了行政院長，第一要件，就是請于右任先生寫此兩句，作爲座右銘，以示我打倒「吹」擁護「行」之誠意。

二曰「政」，孔夫子似乎又這樣說過，「政者，正也，子率以正，誰敢不正」。總理也說，「政是衆人之事」。所以用「政」字爲行政院長第二件立身標準，真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將總理及孔夫子所釋意義總束來說，就是時時刻刻，不要忘了「衆人的事」，所行所爲，要光明正大，居心中正，辦事公正。

甚麼是三會治事呢？

現時行政院下面，有部有會，單位之多，遠出我總理孫先生遺教之上，真是人才衆多，衙署嚴整，洋洋乎其大觀也矣！似此職有專司，齊頭並進，行見百廢俱興，蔚成盛治！敝人無狀，焉敢嘵舌！惟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他人既可將部會加多，我又何嘗不可將他減少呢。

概自九一八以來，國家財政，大受打擊，但是一般官吏，誰曾覺來，直至因經費困難，迫而裁員減政，始悟政府機關之龐大，然而爲主管長官者，因情勢及利害關係，不欲結怨於

人，以致因循苟且，未肯改革，「本院長」本愛國之赤誠，細察需要之緩急，職務之輕重，覺行行政院各部會，似可一律取消，代以軍事，建設，及經濟三委員會。

上述三會，現時未嘗沒有設立，然而均隸國府，與行政院所屬有關係機關，既不免於疊床架屋，且論其職權，亦嘗此牽彼掣，至於虛糜公帑，更無論矣！故我意將軍政海軍兩部，改組爲軍事委員會，將財政部及實業交通鐵道等部之財政部分，改組爲經濟委員會，將實業交通鐵道等部之設計工程各部分，改組爲建設委員會，至於內政部，可併入建設委員會之社會建設部分，司法行政部，隸屬於司法院，外交部，可取行政院之政務處而代之。各委員會委員人數，最好三人，最多亦不得過七人，且不准兼差兼薪，人選從嚴，「至親好友，概不通融」。如此，則事權集中，開支節省，所得效果，或較大於今日。至外交設處者，蓋以現時外交，僅吃香檳，用不着偌大規模也啊！

不過，此意若行，必將打破許多大小飯碗，然而倘係心存黨國，又顧慮得了許多！何況果能使人民安居樂業，這也不怕沒有補救。

以上云云，特積極方面之榮榮大者，至消極方面，則誓不發八股式之電文，不召集國難會議式之會議，不聘請「陪打網球」之洋顧問點綴門面，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本院長」既經「假設」有案，自不妨發表政見，惟所陳述，概本忠心，既非影射老牌稻香村，尤非攻擊真正陸稿荐，尙望無加誤會，「個人幸甚，黨國幸甚」！

二三，三，二十。

## 我的書報安置法 附跋

書報，究應當怎樣安置才算妥當？我常常這樣想着。

自然，將書報分門別類，報則裝訂成冊，書則擱諸櫥中，或用杜威氏的分類法，或用王雲五氏的檢字法，使人一望而知，清清楚楚，這是所謂的正道，應該這樣辦的。

但，這種辦法，除團體或機關外，惟資產階級爲能，一般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是不易辦到的。以上海南京兩地來說，月租四五十元的房子，大抵不過三四間正屋，可以使用，除了寢室，客廳，飯廳或必要的親屬之臥室外，至多只能剩一間半間，做讀書閱報之用。在此區區的斗室中，有的還可以安放一個書櫥，有的連擱置書桌坐椅都成問題，試問這種生涯，是不是可以玩杜威或王雲五的分類和檢字？

而且，一般人購置書報，有一共通的原則，即以實用或趣味爲中心。他們所購置的書報，說不定五花八門，一種雜誌，或者僅購一本兩本，一部全集，或者愛史而惡經，甚至有的才出版，有的已停刊，類既不易分，門也就難別。再則，一般人的財力，究屬有限，個人

能購置的書報，卷冊浩繁的，如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讀本，萬有文庫等，已非人人財力所能及，縱財力能及，然而是否如大人先生們，借此以壯觀瞻，尙屬疑問，不過能購這些書籍的人，已不愁沒有安置之法，所最感麻煩的，還是一般費錢不多，存之則占地盤，棄之又覺可惜的書報。

於是乎書報安置，竟成了一個似易非易的問題。

在別人，不知道怎樣辦法？在我，是將一切書報，聽其自然的安置。譬如書報到了，我是坐在書桌前的，我就在書桌上看，看了就將他擱在書桌上。設若有客來了，我對於書報中興趣正濃，不妨攜至會客室中，與朋友共觀。朋友去了，我若忘記收檢，就聽他擱置室中，我若餘興未闌，或因坐的時間過久，感覺不舒服，那末，我就將他帶到床上或躺椅上去，再慢慢的玩味，若果有趣，就一直看下去，若果無趣，就不妨以之作枕頭，墊靠背。總之，方式沒有一定，一概聽諸自然，連個愛放在那裏就放在那裏的愛字，都說不上。

這樣，遂使得書桌，沙法，床頭，飯廳，洗臉架，馬桶邊，都堆了不少的書報。

在起初，本來是事出無心，但是，積久成習，也覺趣味無窮。第一，是具有不整齊的美感，橫一本，豎一本，大一本，小一本，厚一本，薄一本；高高下下，疏疏密密，或係線

裝，或係皮脊，有的書上印些古代英雄，有的封面上畫些摩登伽女，上下古今，各備一體，使人見之，不覺心曠神怡，第二，是具有不單調的情趣，哲學書堆中，夾入一些科學書報，幽默刊物中，發現幾本道學書籍，譬彼園中花木，秉性不同，各具奇趣！亦有幾種相互攻點的書報，忽然聚集在一起，看其彼此責難，針鋒相對，如見衆人，如聞對語，情趣複雜，使人不致感覺孤寂！第三，是瀏覽異常便利，若果書報均擱置書房，則非書房中，便覺無書報可看，自由擱置，則無論起居坐臥，甚至於上馬桶，均可取之左右逢其源。而且士大夫見了，將謂我手不釋卷，自我個人言之，亦可以消磨去零碎時間。此外好處，尙復不少，最妙的，隔了一年半載，也可以仿照市政府的辦法，來一次清潔運動。

不過，這種辦法，只是表示我個人生活的片段，固不必要他人仿照，亦無須乎他人贊美。但是，近來竟有許多朋友，見了我這樣生活，不是搖頭，便是長嘆，我沒有問他們的理由，搖頭未見得就是非議，長嘆或許竟是驚服，橫豎我沒有看過麻衣相法，用不着去管他。直至現在，我的書報安置法，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

跋曰：我久想做一篇文章，專談書報之安置法，得姚穎先生來稿，題目既然觸目，如

有人奪我至寶然，一讀下去，又盡發我心竅裏所謂獨得之祕。噫，吾烏可无言乎！夫讀書雅事也，既爲註冊部據爲專有，他人不得稍有覬覦於其間，則俗矣。藏書亦雅事也，而偏有暴富商賈，以藏書自文其陋，非善本不購，非全集不置，既購之，則又封之錦帙之內，藏之皮架之上，以豪於清客之前。然書本卷卷齊全，則未嘗抽閱也可必，書頁無卷耳（美文所謂 *dog's ear*）簽註，指痕，汗跡，煙屑，楓葉，則未嘗賞讀也可知。然則藏書亦陋事矣。許癡『古硯說』嘗盡天下古董收藏家，最得此理，已先獲我心，今則又得姚公闡發此理，心中如發奇癢。可見如肯說老實語，見從己出，千古自有同契之人。夫王雲五四角，爲圖書館員言之也，與吾奚關哉。窮書生須另有辦法，如浮生六記所言室中佈置至理，使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虛中若實，實中若虛。此理得，則窮人書齋可作天府之遊，小小書房亦可享絳雲之樂。夫書報不可分類。分類，科學也；不分類，藝術也。五尺板架之上，須使詩文齊有，門類錯綜，經濟與美術並陳，詩詞與考據櫛比，儼然一小天地，則五尺板架富矣。假令一觀而知其爲一部資治通鑑，則不讀資治通鑑之時，此架等於虛設，且不欲過目，則此五尺板架貧矣。女子之所以爲貴，在其心理之神祕，若坦然無隱，便索然無味。巴黎維也納古城之可愛，亦正在偏街陋巷之中，時可發見異事異物，住十年猶未



能知其底奧。藏書亦然。科學與文學並肩，稗官與經說交頸，豈不雄奇，特世人不理會此理耳。夫書須有個性，裝潢不可一律，此吾所以始終不買四部叢刊也。一本書須記得一本書購來之景況，或在屯溪購得，或與友人爭購，諸如此類，皆其個性也。及其排在書上，忽要查起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乃如獵戶出獵，覓之於上，搜之於下，東窺西探，及其得之，已出微汗，喜何如也。或已翻到某書，而偏偏第三卷遺失，不知誰人借去，沮喪半日，又是何等悲壯。如此則小小書櫥，亦可幻爲洋洋大觀，有美女之蘊藉，有古城之神祕，此亦小中見大之道也。吾嘗見美國留學生，二架書櫥，竟仿圖書館法，分一千門類，欲求經濟學史某書，則對口應曰「五八〇·七三A」，反掌得之，不覺啞然其笑，蓋不失其爲留美學生也。至姚公謂書做枕頭的話，十年前吾已發明此理，有詩爲證：

青蓮詩集厚，

久讀人困臥。

本是枕詩眠，

醒來詩枕我。

書必可寢可餐，然後讀得精透，腹中有物也。

五月廿日語堂跋

## 論林主席微服購物及其他

若照新聞紙的記載法，應該來一條專電：

南京支電 本日下午林主席微服至太平路夫子廟一帶舊書店購買古書數本古董數件在各國，元首出行，並非一件奇特的事，即在我國，法律上亦無明文限制：「主席不准微服出游。」然而我們林主席四日出來了一趟，居然鬩動了全城，有的說，林主席閒情逸致，有的說，林主席好整以暇，考其語氣，似乎都帶了一種驚訝的意味。

閑居無事，與友人研究此項驚訝的心理。甲說，因為主席不大出來，所以偶爾出來，便使人注意了！乙說，因為一般要人都很少出來，而主席居然出來，所以使人注意了！丙說，因為要人出來，都是乘汽車，衣華服，招搖過市，而林主席竟微服外出，反其道而行，所以惹人注意了！丁說，要人們出游，每每假借一個正大題目，做其私人勾當，林主席微服出來，係為購古董，買舊書，所以惹人注意了！戊說，因為林主席之為主席，所以惹人注意了，已說，……

記得以前有某部長，某日試坐黃包車，往游雨花台，次日，各報競載，「某部長視察民間疾苦」。實則，某部長因爲出入汽車，心中怪膩，一時興致勃發，開玩笑，猶如每日大酒大肉；偶爾嘗試素菜一樣，真是視察民間疾苦與否，又是另一問題。不然，視察以後，對於民間疾苦，爲何無一點改革？難道民間並無疾苦？或者民間雖有疾苦，某部長並未見及？於此，我們不能不佩服林主席之「德劭」，購物就是購物，一點也不打謊。

實則在京中做官，也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因爲每天將「等因奉此」辦完，自然是「公餘之暇」了，公餘有暇，自然也得娛樂娛樂，調節身心。可是自九一八以來，一般輿論，對於官吏的行動，大加指摘，幾乎束縛得很不自由。彼腐化之官吏，固不必言，即稍微愛國的官吏們，也苦於報國有心，展布無術，於是「方向轉變」，乃向腐化的途中前進。但是，嫖嗎？公娼係在禁止之列，私娼又要當心警察先生。逛夫子廟嗎？事務官或可一游，政務官則難蒞止。——以前雖盛傳×部長與某歌女之豔事，但×部長既已聲明，也就馬馬狐狐，算是不確——看電影嗎？當心遇着丘九——以前有人指學生爲丘九——強迫你寫伏辯，還要公諸報章。於是，公餘之暇，作何消遣，成了官吏們的一大問題。事實告訴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最要的人們，常常跑上海，次要的人們，關門打麻雀，我替論語

寫文章，算是別開生面者。我們的林主席，你教他跑上海嗎？他老人家「年高」，往返不便，而且前次向汪裕泰買的茶葉，想來一時還不急於補充；你請他打麻雀嗎？因為地位的關係，就是「三缺一」，也不便開口；請他寫論語嗎？只要他肯動筆，想來讀者一定歡迎；他爲解決這個問題，微服外出，購買古物，這是他一種辦法，我們不能非議他。不過，購買古物，終久不是一個常法，依我的建議，請語堂先生每期奉送貴本家主席一册論語，幫同主席解決這個問題。

語堂先生以爲如何？

## 烟的作用

在本刊中，我們發現烟的兩種作用，一是積極的，即是林語堂先生之「思想與感論」——如此說法，不知犯第六條戒條否？——一是消極的，即是薩加雷先生之「可以封閉愚者之口」(To shut up the mouth of the foolish.)。

在我們貴國，到今日已算是極端進步了！可是，有思想而不與感；有利口而不封閉，此無他，不知烟之作用而已。且夫我門貴國人士，未嘗沒有思想也，聽到某種主義時髦，恨不能馬上實行起來，看到某國政府完善，恨不能照樣搬場過來，雖然會而不興，感而不神，然而如留學生之善用抽水馬桶，亦可得其形式。而且我們貴國人士之思想，有時爲他國人所不及者，如魯迅先生所說，「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介紹名詞的涵義，於是各各以意爲之，看見作品多寫自己，便稱爲表現主義，多寫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個頭，頭上站着一頭牛，哎呀，海中央的青天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雖然是興而不會，神而不感，然而如孫悟空之吃人參

果，總算鬧着一場。不過，嚴格說來，這類思想雖然也未可厚非，究竟失之呆板，或過於空虛，不是我們貴國所需要的。倘若我們貴國人士，每常運用思想時，左手持烟，右手執筆，使氣之輕清，上浮者爲繞烟，氣之重濁，下沉者爲文字，使繞煙輕罩文字之上，文字煦育繞烟之下（記者按：此卽高爾斯華綏之『煙、筆、紙聯成一片』說，參看本期說茶一文。中外學者，互相印證，由此斯道大彰，不容致疑矣），自必靈魂興感，思想順序，而無呆板與空泛之弊。

其次，關於閉口問題，我覺着尤其必要，孔老夫子，曾勸人「三緘其口學金人」，可知國人對此問題之注意，真是久矣夫千百載非一日矣，不過人們究非「金人一之無知覺者可比，一緘已難，何況再三？因此我們貴國之不安定，還是「閉口」之不得其法。現在薩加雷先生既指示「烟可以封閉愚者之口」，實在是救國南針，功德無量！只是這裏發生兩種疑問：第一，在這民主政治國民參政空氣濃厚之下，「閉口」是否有剝奪他人言論自由之嫌？第二，愚者與智者之分野，以什麼爲標準？日來再思三思，覺着「閉口」并不違犯言論自由，因爲可以這樣解釋：「閉口」是「戒嚴條例」。言論自由之保障，係屬法律也。現時言論自由，載諸約法，誰說沒有保障？然而劉煜生終不免於鎗斃者，因爲顧主席要他閉口而他

不肯閉。不過顧主席以衛生丸請劉煜生閉口，實在太欠幽默，這是未讀論語之過，若顧主席善讀論語，則一根香烟，已可達其目的矣。至於智愚之分，實在簡單不過，在朝盡是賢者，在野都是蠢才。現今政府，以人才爲號召，「集中人才」又嘗出諸要人之口，不蠢你爲何在野，不賢他爲何在朝，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賢者之言行，是爲國爲民的，只有贊美，那敢置議，所以老百姓們，在義務上都應該「早爲閉口」。而且你不「閉口」，隨時有劉煜生的危險，還是識時務者爲俊傑罷！何況果眞實行薩加雷先生主張，還有香烟可吸。至於烟錢誰出，那是另一問題。

且夫救國之道亦多矣，有摩托救國、拳術救國、唸經救國，然而欲求其興感思想，封閉利口，幽默復幽默者，厥爲香烟。香煙之作用如此，大矣哉香煙也！同志們起來，大呼：

## 香烟救國！

二二，四，一六。

## 烟的副作用

予昔作煙的作用，未盡所懷，承論語記者多方引證，告以尚有第三種作用，卽把我們由無聊之委員會議救濟出來，與第四種作用，使家室和平。但我仔細思想，此兩種作用，其說法均有未妥，且前者借煙洩悶，後者借煙出氣，都不外轉移目標，而非煙的真正作用，僅屬煙的各種副作用。但論及煙的副作用，據余所知，又不止此。連日苦雨，未能外出，默坐吸煙，「文思」大發，有感於中，遂成此文。

一、煙可將吾人由無聊之委員會議救濟出來，此語幸出諸 Jean Cocteau 之口，若在我國，說此話者，最低限度，可判以反動嫌疑之罪。夫委員制者，民主政治之產物也，自瑞士蘇俄推行以來，至我國而集大成。所謂委員也者，幾如子輿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蓋地靈人傑也歟？夫有委員而無會議可乎？有會議而不綿延至一點鐘以上可乎？若有人敢作否定答覆，必非民主政治矣。爲實行民主政治而開會，此天經地義之壯舉也，烏可加以厚非。故委員會議之上，無論如何，只可冠以讚美的形容詞，絕不能與以輕視的形容詞相連，



如「無聊」字樣等。或者，各國國情不同，我國之委員會議，盡屬有聊，外國之委員會議，間有無聊者在，Jean Cocteau 有感而發此慨歎歎！余意，我國委員會議，似應准予吸煙，而煙亦可將我國的委員，由我國的委員會議救濟出來。此蓋有一種最革命的理由，即委員先生們，關係黨國安危，終朝開會，難保不勞心苦思，倘遇精神疏虞，前途寧堪設想？故最好，每次開會，五分鐘後，即各贈以香煙一枝，善飲酒者，並佐以白乾一杯，必能使各位委員「矢勤矢勇」，「貫徹始終。」至於煙酒之費，可列入正式歲出。

二，煙可維持室家和平，此語亦須從夫婦雙方立言。論語記者，僅舉西歐方面老爺發雷霆太太敬煙息怒之例，似亦有男性中心之嫌，與我國國情不合。夫室家之成，造端夫婦，「雷霆」非男性專有品，豈老爺可發，而太太不許發歟？抑老爺所發之雷霆與太太所發之雷霆有陰陽性之別歟。抑老爺發雷霆時可以香煙實施人工急救法而太太獨否歟？至敬煙之責任，應屬諸男性或女性，此雖待所發雷霆者而不同，然就一般情勢言之，大約屬諸男性，西歐風俗，予未深察，但就 Ladies first 一語意義推之，必為男性無疑，最低限度，亦必彼此實行互惠條件，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也，行路如此，吸煙可知。我國女權發達，遠勝西歐，雖 Ladies first 已漸行於大都會，未能普及全國，但此乃繁文冗節，與我國實事求是者不

同，我國男子無會，而婦女之會，遍於全國，卽此一端，可概其餘，敬煙之責，應屬何人，亦無待乎討論矣。惟男女平等，載在黨綱，故我希望我國男女，不必矯枉過正，各取所需可也，相敬如賓亦可也，但求室家和平，無背平等原則，斯亦足矣。

第三，煙可應付無聊賓客。昔讀孟子，至去齊宿晝一章，初以孟老先生頗擅交際之才，繼則病其舉動予人以難堪。蓋隱几而臥，雖饒有幽默風味，然友朋對坐，竟然如此，似覺太煞風景，尤以孟老先生這般Gentleman，更應該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可抱「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之普通見解也。且彼「欲爲王留行」之來賓，亦係一太欠涵養之徒，向使見孟子隱几而臥，彼亦與孟子賭睡，則孟子將如之何？古時之几，吾知必不若今之沙法也，孟子老先生之年齡，逆知必高於來賓也，（見下文自稱長者，且梁惠王已稱其爲叟矣。）使來賓果與之賭睡，則孟子賭至不能睡之時，又將如何？雖然，此皆古時無香煙之過也，使此時有香煙，以孟子之聰明，寧不知敬來賓香煙一枝，以塞其口，或取香煙一枝自吸，將自己由這種無聊的場合救濟出來。反致最後不得已時，終於開口露牙，嘵嘵置辯曰：「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或曰，孟子當時縱無紙煙，然獨無國粹之水煙或旱煙耶？其所以不用者，非孟子之聰明不及此，或因其窮困之故，試憶館人失履，賴及其徒，亦見孟子之普羅矣，予

曰，不然，孟子雖不能吃白金龍或茄利克，難道連大長城或紅錫包一類都吃不起？

第四，煙可調和戰爭。聞友人云，昔作戰川中，一次，奉命包圍某城，數日未下，某日，雙方休息期間，忽敵兵數人，立於城牆垛口，與本軍士兵作下列有趣談話：「喂，弟兄們，有香煙嗎？」「你要煙嗎，子彈由鎗裏打出來，當然會冒煙的！」「不要開玩笑罷，弟兄，有香煙分一點罷。」「我們還不夠吃，那有多多的給你！」「你不知我們斷煙三天了，真難過啊！」「分點可以，只是煙價要比平日加一半啊，要呢就買。」「好的，我將錢拋下來，請你將煙拋上來罷。」「接着，烟來了！」「好弟兄！」于是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厥後兩方軍士，接觸日多，情感漸洽，及作戰令下，雙方竟將鎗空放，虛應故事，兩軍領袖，恐日久發生其他變化，竟因此而促成調和，古人有云，化干戈爲玉帛，不圖今日，竟化鎗砲爲煙斗，子彈爲香煙也！

第五，烟可協助交涉。折衝樽俎，備極不易，偶一失言，弊害以生！故一問題前來，不能不慎重應付，但紙面交涉，尚可從容考慮，再行答覆。若夫分庭抗禮，相互責難，則爲時匆促，未便遷延。但遇問題提出，既不容輕率置答，自不能不稍加思考，欲求稍加思考，則又不能不需相當時間，設於此時，苟無物焉，借以稍延片刻，勢必相對無言，至於失禮！我

國舊時，或以茶爲代用品，然而茶之缺點殊多，蓋取給不便一也。頻頻呵茶，有礙衛生，二也。聞各國外交界人士，對此事件，幾經研究，得一共同結果，卽一致以香烟爲無上妙品，當對方提出要求時，我從容不迫，吸烟數口，然後徐徐取下，抖棄煙灰，假使問題複雜，儘可將烟再入口中，再吸數口，然後再答，在此靜默三分鐘時間，自有相當考慮，不致貽誤事機！且考慮時烟氣繚繞，相對足可忘言，對方見之，亦不致認爲失禮。故老于外交者，必吸煙。

第六，煙可挽回賭運。友人祁君語我云，某日與友人竹戰竟夜，將行慘敗，拂曉，我做筒子清一色，幸告成功，乃聽一四筒，良久不出，迨牌將完，我忽摸得白板一張，此時若拆二三筒打，又覺可惜，若不拆牌，則對家已碰紅中發財，白板又在包牌之列，是時，適我所吸之煙，已只剩一煙頭，我一時情急智生，乃取煙頭塗于白板之上，大呼之曰，「滿貫，自摸一筒！」友朋等，均因作戰整日，疲憊異常，而又震于滿貫之聲，遂不暇研究，我於是將賭運挽回，轉敗爲勝云云。賭，雖人們亦時借作遊戲，究在禁止之列，賭中作弊，更應禁止，但祁君能使煙賭發生密切關係，且能運用敏捷，殊覺難能可貴！此事爲煙的副作用之別開生面者，因其有趣，特爲介紹，若曰，論語提倡賭博，則吾豈敢！

以上數點，係煙的副作用之顯者趣者，至醫生借煙以防止疾病，士女借煙以表示摩登，街頭巷尾，觸目皆是，人人盡知，已無待予之盡量發揮，若讀者以爲未足，須要再爲曉舌，則我特向諸君建議，請駁論語牌香煙。

二二，十一，一。

## 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論

近來，運氣真壞，航空獎券的頭獎既不中，而且還遇到許多怪問題！

譬如，論語社戒條的立法工作，我既未曾參預，而我又非司法院，有解釋法律之權，但是，竟有人常常問我，爲什麼將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也列入戒條之一？起初，我不回答，將問話者目爲「我所認識的怪人」，繼後，他又來問，我又不答，他繼續不斷的來問，我仍繼續不斷的不答，本來「相應不理可也」，是現在處世哲學之一，可是爲免除麻煩起見，也不容我三緘其口，於是乎在吃飽了之後，對此問題來發揮幾句，這雖怪自己還欠修養工夫，然而，也好，因爲可以證實并非「自己的文章不好！」

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注意幾個要點，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這是題目的正面，既然有人發問，理應特別注意的。再由題目的正面去推想，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照兩個否定等於一個肯定的意義說，應該是說自己的文章好，這是第二個值得注意之點。但是題目只是消極的叫我們不說，而且不說的範圍，竟限於不好方面，他并未叫我們積極地誇耀自己，說

自己的文章好，那末，不說自己的文章好，似也值得我們注意的。現在我們就將他分別的討論罷。

## (一) 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

文章，本來不容易做，尤其做好更難！所以文章做不好，我們也得自己原諒自己的。但是，文章而做不好，終是一件不甚體面的事，照家醜不可外揚的習慣法說，還有什麼值得向人張揚之必要，想求他人憐惜你嗎？現時恐怕難找這種好人，所以，不說，是很對的！而且你如不說，別人對你，也就莫測高深，他見你丰度翩翩，服裝華麗，舉止文雅，他一定認為你是作好文章的。假使你感覺過於氣悶非說不可的時候，那你還得看看當時的環境怎樣？記得魯迅彷彿這樣說過，與他人談學問，最好是半懂，因為你全懂呢，他人忌刻你，你不懂呢，他人輕視你。這實在是閱歷之談，足供說話之參考。有人說，現時一般要人，不是也會對長官口稱卑職不學無術，對同事也曾表示兄弟才疏學淺嗎？何以他們又能成其爲要也？我以爲發此問者，僅看到半懂之一面，而未看到半懂之他面也，能諂人者能驕人，你只見其諂的現象，而未見其驕時，亦一樣的足以使人懷疑而發問啊。（對其長官，或不敢驕，然長官

見其能夠騙人，亦疑其文章果真做得好也。）因此，對於這種做法，須具有兩套本領，有時說自己的文章不好，有時也得說自己的文章很好。假如你老是說自己的文章不好，那你緊防「玩笑遇着認真人」，以你的話語作憑據，敲破你的飯碗，而且在這種盛行吹拍騙的社會中，你將失去了朋友的同情，下屬的敬佩！所以，自己的文章不好，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唯一的辦法，免開尊口。

## (二) 說自己的文章好

我國有兩句最流行的古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一般人對於別人的老婆，總喜歡大談特談，因此，對於自己的文章，也就時常大說而特說，積習既久，竟自成了風氣！甚至影響及於社會國家！

我國的官吏，據說，大都出身於文人，他們當學生時代，已養成了說自己文章好的習慣，及至握了政權，不知不覺間，仍以做文章的方式對付國家，甚至根本將國家看成一篇文章。批評他們的，總喜歡這樣說，「不曉得這篇文章他怎樣做法？」「唉，真的小題大做！」「這樣作風，怎麼能應付這樣政治！」而他們自己呢，確也以文章的程序去應付政治，而且



暗中還自己叫自己的好，或者請其同志捧場！你看，其未得勢也，作小冊子，大論其國家政治得失，開口愛國，閉口救國，擺出一副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正經面孔，而其結論，不外送秋波於甲要人或乙要人，以獵取祿位！其既得勢也，今天來一個意見，明天來兩個對策，說得天花亂墜，亂人耳目，或則大做其翻案文章，或則設法移轉讀者視線，以炫耀自己之淵博，自己之有辦法。至事實之如何，則竟不復爲之計及！設不幸一旦而失勢也，又自比擬於老百姓的立場，詳述民衆疾苦，指摘當道措施，甚且發行不兌換支票，大有一旦復職立可出人民於水火而登衽席的樣子，使人感覺着斯人不出如蒼生何，而渴望其東山再起！我們試看這種種步驟，這種種做法，何一而非文章中起承轉合的濫調！而其直接間接叫好的表情，又何一而非說自己文章好的習氣所演成！且也，卽間有不由文人出身的官吏，他們到了飛黃騰達的時候，也一樣的物色幾個文人作幕僚，一樣的聽從文人大作其政治文章，所以，我認爲中國政治，是文章政治，是自己說自己文章好的政治！

最近河南司法界之搖頭擺尾案，不是哄動了全國嗎？其實據我推想，這位司法官必長於做文章，尤其是舊文章，他因爲做文章時，搖頭擺尾，已自養成了習慣，及至貴爲司法官，他仍如一般官吏的方式，處處以文章出之。我們試看各報記載一件案子，源溯本本，曲曲折

折，簡直是一篇絕好文章，又何怪這位司法官躬親審問時，不爲之搖頭擺尾。

問讀聊齋，見苗生因不滿於諸客說自己的文章好，竟不惜化虎以撲殺諸客，事雖痛快，未免太過，使苗生生於今日，眼見這種惡習，已影響於政治社會，不知將作何感想！我不敢以輓近政治罪惡，歸咎於全部文人，但希望文人起來矯正這種習氣。

### (三) 不說自己的文章好

有人說，政治雖如此，功罪尙難量，苗生不常見，說說又何妨？其實，據我看來，還是不說的好！

鄭板橋的家書，不自己標榜，僅淡淡的說，「有些好處，大家看看，」至今確常有人看，藝術叛徒的畫，榮膺了文藝復興的雅號，宜其有口皆碑，然而一般人看了以後，至少總沒有勇氣再看！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君子的頭銜，自然是孔老先生騙人的把戲，但是人不知而不慍，確是不容易做到的。

而且文章的好壞，很難有絕對的標準，以舉世所稱揚的古文家韓柳歐蘇說，有的喜讀蘇文，有的喜讀其他三家之文，有的說蘇文流利，有的說韓文深刻，我們的文章，雖然不宜妄

自菲薄，不能步伍於韓柳歐蘇，然而我們今日之非韓柳歐蘇，則爲不可掩之事實，以韓柳歐蘇而不免於批評，那末，我們又何能自是，而復自爲宣揚！

再則，當今之世，作文章也不容易，描寫貴族生活嗎？將目你爲布爾喬亞，描寫貧民生活嗎？將目你是普羅文學，擁護法西斯蒂嗎？又爲德謨克拉西派所不喜，贊成德謨克拉西嗎？又爲法西斯蒂所不容，卽以論語而論，亦復毀譽參半。蔣夢麟先生曾說，文人只配替武人寫佈告，安徽大學祭朱湘文，也說，「擇術不慎而爲文人兮，又奚怪夫墮落！」所以，現時文人不易爲，而在此種環境中，更難產生出好文章來，那末，還有什麼可說！

本來文章好壞，有目共覩，自己的文章好，用不着說，自己的文章不好，說也無用，常見一般自命作好文章的人，集其友朋及下屬而請其批評，他人以其礙於情面也，亦復阿其所好，於是竟揚揚得意逢人便道，其實，這種說等於不說，倒不如根本不說，還足以表示謙虛，位列君子。

話，似乎說得太多了，再說下去，恐他人亦將疑我有「說自己的文章好」之嫌疑，論語編輯先生們，或且認爲我有意希望多得稿費，不如卽此止住。我們歸納上面的討論，作一結束，認爲「說自己的文章好，」趨於樂觀，未免太過，「不說自己的文章好，」偏於悲觀，

似乎不及，惟有「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不偏不倚，深得中庸之道！

我非論語社戒條的立法者，亦非司法院之解釋法律者，這種結論，不知道對不對，實之原起草人，以爲如何？

（完了）

由陶亢德先生轉來姚公大作，附函云『請立法院長加跋，以見有無與立法原意，互相抵觸』云云。按姚公詮釋法理甚是，以政治與文章合觀，尤得真詮。但有一義未盡者，即「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并非『請他人說你好』之反面語也。今人著書，皆如孝子發先人行狀，非林主席劉瑞恆孔祥熙題贊不可。試問彼輩置林主席於何地？若鄭板橋作書，不肯請人作序，乃論語真信徒耳。是爲跋。語堂

## 政治上的推與拖

一，聽到的。聞老於官場者云，在政府機關做事，須具備兩字密訣，一是推，二是拖。甚麼叫推呢？無論任何事體，不輪到你做的，絕對不去招攬，輪到你做的，也得設法往外推，推之於別人，推之於別的機關，能全部推出，那是再好沒有。否則，就是一半，甚至一部份，只要得推就推，能推就推。爲甚麼要推呢？據說，可以節省時間，休養精力，減輕負擔。

甚麼叫拖呢？拖，有兩種意義，一是比較重大而繁難的事體，推的原則，已用至無可再用時，就得改而用拖，將他人，或其他機關拖入，與自己共同辦理。一是含有繼續性的事體，或突然發生尙難逆料其動向的事體，若果驟然處置，將來事態變化，出人意表，定必難於轉圜，故須設法拖延。爲什麼要拖呢？據說，可以節省精力，減輕錯誤，增進閱歷。

這樣，或許有少數熱心職務者流，將目你爲腐化，然而腐化并不一定是罪惡，因爲長官對其主管事體，固然希望敏捷，但尤其希望的，是有辦法，有眼光，有步驟，心思縝密，處

事穩健，應付有方，所謂老成練達之流。你能出主意，不僨事，那就夠了！至於事體歸何人辦理，到何時辦理，長官是不大注意的。只要長官不責備你腐化，那你腐化之名，不久自然會煙消雲散的。

二，見到的。推與拖的原則，看去雖是簡單，然能運用自如，不着痕跡，確實不易！常見初學者，因名利觀念甚重，或因面皮不厚，對於推，或則不肯用，或則不善用，對於拖，亦只能做到拖人助己，而不能做到拖延觀變，所以名利雖收，其所耗費的代價，也就不少！有時因為太熱心了，自己不能向人推拖，反而受人推拖，亦有時因為太急進了，絞盡了一番心血，反遭意外打擊！若夫資格稍老的，則較不同，對於人事的分析較清，事體的觀察較明，運用之間，似有一定分寸，長官交辦之事，固不惜漏夜為之，即長官之親信委託，亦常盡力以赴。總之，多做討好工作，公務上之職守，無妨實行推施的原則，諉諸同事或朋友。雖然同事或朋友對你未必心願，但因你能接近長官，故亦敢怒而不敢言，甚且反而多所奉承，間或背地裏稍有責難，然而你儘可自為解釋，謂我國向來有句俗話，「照壁背後哪個不罵官」？或則援引古人「不遭人罵是庸才」之句，藉以自慰。更有一般資格最老的，對於推拖之運用，簡直爐火純青，臻於妙境，使用推拖手術時，一點不着痕跡，而他人受之者，亦

復樂於接納，大抵做到這一步，其重要的原則，在於先取得長官之信仰，使同事或朋友對自已發生畏敬之心，然後再拉攏同事，敷衍下屬，使他人由畏敬而變爲愛敬，待根基既立，於是任所欲爲，不特公的職務，甚至私的家事，均可行「無爲一之治，收如意之功，蓋不推而自有人代做，不拖而自有人獻策也。

三，爲何現政府下也發見呢？現政府不是革命政府，廉潔政府，矢勤矢勇的政府嗎？推與拖，雖然前面言之，長官不一定看爲罪惡，然而嚴格言之，終是一件不可爲訓的事，何況，相習成風，必使政治趨於腐化，這，豈不與現政府絕相衝突嗎？與現政府絕相衝突的事，而可任其蔓延滋長，則其問題雖小，似亦值得研究。

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任使及罰賞不公吧！中山先生說：「教養有道，則無枉生之才，任使得宜，則無倖進之士，獎勵有方，則無抑鬱之徒」！現在教養是否有道，非本文所及，姑不長談，就任使及獎勵說，對於中山先生遺教，實有未能做到之憾。固然，一個大學畢業生充任書記，本不算侮辱人格的事，然而因爲他的同事或長官僅是一個中學或小學畢業生，自然他要感慨了！一個勤謹從事的一等老科員，升任科長，本不算光耀門楣的事，然而忽以新進的一等科員，或二等的老科員升任科長，自然他也要感慨了！由感慨而發現做官之方，升

財之道，自然，也只好隨波逐流，實行吹拍騙工作了，因為實行吹拍騙工作，對於應盡職務，於勢不能不推與拖了！環境如斯，爲之奈何！

其次，大概是閒，閒，閒的關係吧？我曾在論語上披露了南京公務員生活情形歌云：「慢慢叫，畫畫到，講講話，說說笑，吸吸煙，看看報，總算一天混過了！快回家，聽聽戲，打打牌，好睡覺」！閒到如此，自然養成了一種習慣，何況好逸惡勞，人之常情！自然，閒慣以後，事體來了，應付的妙法，不是推，便是拖，而且，久不讀書，眼生，久不提筆，手生，閒久了，辦事能率也漸減，不推不拖，又怎麼辦？

再其次，現時的公務員，也太無保障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故各公務員在有事時，即須預爲計劃，先行拍上長官，以免隨時有失業的危險。然而一個靠山，仍有動搖崩潰之虞，故於穩定這個靠山之後，尙須努力於第二第三靠山運動，這種現象，真可謂其情可悲，其心可憫！欲責之而不忍啊！但是，這些找靠山事體，雖屬業餘運動，然若要去倣他，也得需要相當的時間與精力，因而，對於應盡職務，反不能不推與拖了！

此外原因還多罷；如所學非所用，如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如政務官不准兼薪事務官不准兼差之兩不字取消，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兩無字變有，凡此種種，直接間接均足以



促進推拖的繁榮。

四，不勝感慨的感慨。推與拖，誰也承認是政治上的病態，希望政治上軌道，希望政治清明，希望政治工作緊張，這種病態，或許是在所必去的吧？

現在，不是提倡新生活運動嗎？新生活的意義，不是明禮義知廉恥守紀律負責任嗎？自然推拖是違反了新生活運動。然而各級政府的長官，監督不扣鈕扣，街上吸煙，隨意吐痰等抑何其嚴，對於政治上的病態的推拖，反熟視若無睹，殊令人莫測高深！

## 春游與政治

暮春來了！凡讀過論語的，最易聯想到浴乎沂，風乎舞雩的味兒，但因全章書中，尚有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問答，所以又令人聯想到政治問題。於是春游與政治孰重？或者春游與政治并重？我覺着倒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就當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的對答來說，孔子「哂」了子路，「與」了曾皙，似乎談政治的失敗。但就出席的人數說，子路冉有公西華都談政治，惟有曾皙一人談春遊，幸而當時是談話會，若是正式會議，孔子宣付表決，則三票與一票之比，曾皙豈不糟糕！且就子路「率爾而對」的情形說，大有首先發言企圖操縱羣衆心理之計劃，以今日之眼光看之，實已深得民衆運動之三昧。所以冉有公西華於不知不覺中，跟着他談起政治問題來，可惜因孔子一笑，曾皙做了投機分子，以致功虧一簣，未能全場一致。子路知道當日的會議，無關宏旨，也就讓其馬馬狐狐的結束。否則，子路提議請主席宣付表決，或者質問主席爲什麼以笑來操縱會場，曾皙豈不又糟其糕！

可憐曾皙僥倖成功，還不知足，待子路再有公西華走後，尤復洋洋得意問長問短，以致孔子神情言語之間，大示不滿！如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若譯爲白話，一定是「也不外各說各的志向罷了！」試想，「也不外」，「罷了」，這些語助辭，是如何的難堪！又如曾皙曰，「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試想「安見」，「而非……也者」，這些語助辭，又是如何難堪！又如曾皙曰，「唯赤則非邦也與？」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試又想「非……而何」，「孰能爲之大」，這些語助詞，又是如何的難堪！我想曾皙當時碰了這些輓釘子之後，一定了解孔子并未一日忘情於政治，說不定有不少自怨自艾的話語，可惜記載論語的，沒有記出罷了！

實則，就孔子當初的動機說，問他們四位的，就是政治問題，試看「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盍何以哉？」就是要他們發表政見的意思。但是孔子爲什麼要譏笑子路而同情於曾皙呢？據我看來，并非喜作春遊，大約仍爲政治。第一，孔子當時周遊列國，懷才不遇，退而與門弟子講學，閉居無聊，設爲政治問答，此情此景，良可悲嘆，若果一味誇大，他人聞之，必將恥笑，故假辭同情山水，以遣愁懷！實則對於子路，固深許之，不過嫌其

言語不謙讓而已！第二，孔子之笑子路，乃是愛護子路，試就「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兩句話來演譯，大有一則嘆當局之把持，二則恐子路革命失敗，不能不勸其慎重，但又慮感覺煩悶，所以贊美曾皙，隱有安慰子路之意。第三，孔子之贊美曾皙，并非一定認爲春遊主張，高人一等，乃是覺着曾皙還能趨時，注意到浴泳，跳舞，唱歌，（舞雩，祭天禱雨之處，近有人解釋云，當初祭神，須有舞蹈，如八佾舞於庭，故名舞雩。）有了些工具，將來自易在政治上活動，然而又覺着此非正道，所以於同情之中，仍寓感慨之意，「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這是多麼的難過啊！第四，孔子大約還有一層意思，就是縱使握了政權，也應當隨時遊玩，尤其是暮春之天，藉以表示自己的「胸次悠然，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不規規於政治之末。」（朱子集註大意）

由上面所說理由看來，春遊與政治，在聖人心中，雖不敢說畸輕畸重，然而我們可以說，一定是兩者兼重的。現在暮春來了，一般要人們，不是遠赴西湖，便是近遊牛首，而且公餘有聯歡之社，跳舞有國際之場，沐浴有湯山之泉，實深得聖人政治與春遊兩者兼重之意！聖人對於子路有勇知方，加以譏笑，大約現時之爲聖人者，也是一樣譏笑的！

擁護政治與春遊并重的古今聖人。

## 南京的春天

春有孟仲季，這是盡人知道的，南京的春天，自然也分孟仲季呀！我寫這篇文章時，是陰歷二月，照時候說，只是仲春，那末，過去的有孟春，正過的是仲春，未來的還有季春呀！追憶過去，敘述現在，尙覺不難，只有未來的，叫我如何的去想像啊！但是，題目出定了，只好去想像吧！

一般人對於新年的觀念，是陽奉陰違，對於陽歷新年，是奉行政府的法令而過其年，對於陰歷新年，是違反政府的法令而過其年。孟春是陰歷正月，正是最熱鬧的期間，在前年以前，因為推行國歷，最爲起勁，到了元旦，每家必得開門，倘有不遵照的話，警察將門大拍特拍，你開了門，還得問你一聲豈有此理，至於火爆樂器，簡直不敢放，不敢響！自去年政府體察民情表示不干涉以來，情形就大不同了，今年是解放的第二年，所以尤其熱鬧！本來南京戒嚴，禁放爆竹，可是不惜干犯禁令的，不在少數，警廳因爲禁不勝禁，於是加以時間的限制，凡日出前及日落後，一概不許，可是違反這個限制的，仍然不在少數，這種倔強的

民族性，有人說，若善用之，很了不得，究竟如何的了不得，則又未見下文。

元旦，地下舖滿了兩三寸厚的雪，天上仍復雪花飛舞，家家關門閉戶，行人異常寂寥，這種清靜潔白的環境，在南京還是第一次見到，我很興奮，出外欣賞了許多時。各機關職員，則據我所知，因為表示遵從國歷的精神，大都照常辦公，不過請春酒，以及各種娛樂，則仍未能免俗！猶記我的朋友某君，有一則有趣的日記云：「今夜，某君招宴，敬陪末座，座中有軍長，有大將，有總指揮，有大亨白，有老牌三星白蘭地，惜無熊掌，為可憾耳！」至於元宵，雖然也一樣的舖滿了雪，天上的雪花，一樣的不斷飛舞，可是較之元旦，熱鬧了數千百倍，單就燈彩來說，白天到總理陵墓去「獻燈」，而且有許多標語，元宵獻燈，是紀念這樣，元宵獻燈，是打倒那樣，到了晚上，燈彩齊明，綿互數里，聽說走了兩點多鐘，方才走完，懿歎盛哉！可是那夜，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即監察委員杜仲處投後湖而死，很多的人說，杜先生的死，是因為憂憤國事，可是也有人說，恐怕有神經病啊！確實，天氣這樣冷，跳下湖去，縱然不怕受寒，也不怕得了腳氣，而且放棄大好燈彩不看，非有神經病而何！所以，我的朋友某君，又作日記云：「嗚呼，杜仲處，嗚呼，你看了燈彩才死的嗎？你沒有看了燈彩就死了啊？」這一問，問得很有力，杜仲處九泉有知，亦當引為知己。

仲春，在往年已經是很好的天氣了，可是今年，只有二月九日及十日兩天，倒還日暖風和，近日以來，又是雨雪霏霏！因為天氣不佳，使得人們的心境，也不快暢，而且又沒有元旦元宵的佳節，以資點綴，杜仲窓先生的投湖，又不能延至此時，所以，南京的仲春，倍感寂寞！雖有褚民誼先生提倡的毬子比賽，可是張先生交踢若干次，李小姐盤踢若干對，也覺得太單調！馮煥章先生在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席上，雖然發表其勸人戒賭的妙論云，「常聽人說，蔣先生不在京了，牌可以拿出來了，蔣先生來京了，快把牌藏起罷！又聽人說，段祺瑞先生每天還來十二圈麻將，而且還美其名曰衛生麻將，何況於我……」可是這種苦口婆心的勸勉，其效力亦復有限！我以為應時的美舉，就是春遊，仲春雖然尚有些微寒，然使天氣放晴，亦可將人們消遣麻將的情緒，移之於山巔水涯間去，就是踢毬子，也不必在中大體育館舉行，而可以在綠茵芳草間踢。

季春，我認為是春的黃金時代，幼年時，只喜歡孟春，因為新年期間，鮮衣美食，以及一切人為的娛樂，最為小兒女所歡迎，及至年齡稍長，遇到日麗風和，綠茵芳草，沒有一個不喜歡到郊外去游去的。我一到了季春，不覺將過去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回想起來，故鄉的小橋，蘇州的虎邱，杭州的西湖，鎮江的金焦，以及南京人所豔稱的牛首，像電影般的，一

幕一幕的在腦海中演映。只是在南京，友朋中大都是公務員，公務員對於游，大都抱三種態度，一種是不敢言游，一種是悄悄的游，一種是游必有方。第一種當中，有的是小職員，經濟有限，不敢言游，有的是革命者，怕人譏笑，不敢言游。第二種當中，有的愛侶相隨，不願第三者加入，所以悄悄的游，有的人事繁瑣，偷得禮拜半日閒，所以悄悄的游。惟有第三種當中，以京市名勝，或係習見，不足以游，或係平凡，不可以游，於是或憑弔故都，或考察西北，或慕泰山之雄偉，或羨西湖之玲瓏，不游則已，游必有方。予以爲游應當隨興之所適，稍受拘束或帶些許勉強，均易使游興減少，故對於三種態度，均只認爲各有是處。

講到名勝，南京可游之處不少，牛首山之遠眺，燕子磯之近觀，陵園之整潔，後湖之潏豔，果能游於物外，則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均有可資賞玩處，惟近聞牛首山頂，已謝絕游覽，斯則不無遺憾。

公務員喜游，而又忌諱言游，蓋當此國難期間，亦自有其苦衷，這個問題，若要討論，自非一兩句話所能解決，且非本題正文，只好待機再說，不過我認爲論語上載曾點言志一段，很可以供參考，「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游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不僅饒有風韻，而且在冉有子路公西華等大談國家大事的時候，公然與人獨



異，尤爲難能可貴，孔子力加稱贊，我以為更可崇拜，我們尊孔，我認爲要從這些處去尊，外國人有兩句俗話，「工作時工作，游玩時游玩，」這卻是一個很好的定律。

今年南京的春天，雖然已經過去一半，可是因爲氣候的關係，國難的關係，尙未有很好的材料，可資記述。再隔半個月，我想天氣應該好了，到那時候，我想一定有較好的材料，可供報告。不過，要得好材料，希望南京的同胞，多幾個會點，不要盡是些再有子路公西華。

二十五，三，二十。

## 夏日的南京（代京話）

允德先生來函，要我寫篇夏日的南京，這可把我爲難極了！他所說的夏，不知是孟夏？仲夏？抑季夏？又不知是去年的夏？今年的夏？或明年的夏？而且夏日的典故，在我的心中，也是不多，「夏日可畏」有不抵抗的嫌疑，「夏日炎炎正好眠」，又違反新生活運動的旨趣！至於夏日的南京，據說奠都後與奠都前確實有些兩樣，以前的人們，是「金陵懷古」，現在的人們，是「上京求官」，前者心靜，後者熱中，因人們心境的變換，遂致氣候於不同，然而這話怎麼好說，說了豈不有損官的威嚴。所以，總括一句話，夏日的南京，就是熱！熱！熱！

其實熱又何只南京！據老於江湖者云，長江流域之熱，以漢口爲最，重慶次之，南昌又次之，至於南京，不過居第四位。但是，就這幾天的寒暑表面論，南京的熱度，總是在百度以上，漢口重慶南昌，並不見得高過一百十度或二十度以外！所以，將南京降爲第四位的熱，我爲力爭首都的尊嚴計，是極力反對的。何況就社會和個人行爲的表現，南京的熱，也

熱的偉大，絕非漢口重慶南昌等地所能及！

南京各機關都置備寒暑表，可是他們感熱的程度，確因各機關而異！大約感熱最靈敏的，要算各學校，最遲鈍的，要算各軍事機關，至於各行政機關，則介於兩者之間。所以，學校能放兩三個月的暑假，軍事機關禮拜日上午還得辦公，行政機關則只有下午可以休息。至於中央黨部，本革命的精神，用科學的方法，非寒暑表達九十二度以上，絕難享行政機關同等之幸福。於此，若有人質疑，爲什麼不定九十度或九十五度而特定九十二度呢？此係專門問題，我非專家，恕難奉答。不過，就我所知道的，九十二度的標準，係取各部會處各寒暑表的平均數，聽說祕書處較熱，若以祕書處作標準，幾隨時有休息的可能。於此，若又有人質疑，這種辦法，不是很感麻煩嗎？可是，手續雖比較麻煩，而好處也不少，因爲算寒暑表的，日久可養成專門技術家，在中央黨部服務的同志，到上午十二點左右，總有一個希望，即下午是否休息。

至於個人因熱而發生的行爲，那就千方百樣各自不同了！行動最早而且最注目的，自然是我們林主席的廬山避暑，其他避暑廬山青島或莫干山的，也就不少！將來定還有不少藉口於晉謁林主席或蔣委員長商要公而赴廬山的。聽說廬山的房租，今年已較往年增高了好幾

倍，而且不易租到。說起廬山，是多麼令人嚮往啊！可是日前遇了一位外國教士，他反而對於廬山感覺厭倦，他說，我們到廬山是避暑，你們到廬山卻抱了皮包辦公。我說，能辦公就不錯，若果我們國家，也達到自由平等，自然也可以爲避暑而到廬山。某教士一笑領首，可見我的話是勝利了。此外不能避暑他地而留在南京的，則因政治地位或經濟情形以及個人的愛好而各不同，大概衣則分夏布長衫與洋線汗衫階級，食則分汽水與西瓜階級，住則分洋房與平房階級，行則分汽車與非汽車階級。至於消遣方法，游泳於體育場或業餘運動會之游泳池，打高而富球於五顆松，沐浴於湯山，兜風於陵園，此大人先生或貴族婦女之所爲也。徜徉於後湖，蕩船於秦淮，或飲冰於商店，或麻將於家中，午時高臥，傍晚談鬼，此一般中產階級之所爲也。在家赤膊，出門短褂，左手持西瓜，右手搖蕉扇，且嘆且喘，且行且啖，或坐於新街口廣場，或臥於門前竹椅之上，此一般老百姓之所爲也。卒之大人先生或貴族婦女無多，所以表現於大衆印象中最深刻者，還是各公園之游人，以及秦淮河之游船，燈光明亮，歌聲曼妙，徹夜不絕，最爲熱鬧！所可惜者，近以兩岸人家不能安眠，函請警廳加以限制，不無微憾耳。

因熱而受到的影響，爲旱與病。近來登載旱災的消息，幾於滿報均是，固然不止南京一

地爲然，可是南京因爲是首都，旱也容易使人注意。而且在這個旱的期間，有兩件非常驚人的大事，一是班禪大師令安欽佛丁吉佛分東南西北四方求雨；並派喇嘛八人至棲霞山誦經，不分晝夜，務須至大雨時爲止。一是社會局會同糧食業公會調查糧食的情形，說現在的糧食，僅能維持五十三日。就班禪大師求雨的動機來說，這種關心民瘼的精神，未可厚非，只是雨是否由求而得，這是要求班禪大師注意的。近聞在棲霞山唸經的八位喇嘛，因唸經已經一週，而甘霖仍未見降，擬移赴寶華山繼續祈禱云。棲霞山我曾去過，廟中沒有供奉龍王，這是我記得的，至於寶華山如何，我卻不知。總之，我覺着中華的民族，是靠天吃飯的民族，因爲二十年大水時，人民也一樣祈禱過。我們不知那樣上千天怒，不是大雨，就是大旱，天，你也太示人以不廣了！說到糧食，五十三天以後，就有斷炊之虞，這是多麼的危險啊！近日的米價，比起前十天來，已經高了兩元左右，照這樣的比例推下去，五十三天以後，縱令不斷炊，也買不起米吃了！我國既是靠天吃飯的民族，所以這種現象，我還得怪天。因爲在夏日，人的飯量既減，而且有西瓜冰淇淋等可以充飢，偏偏現時還有存米，五十三天以後，正是秋涼期間，食慾增進，偏偏那時絕糧，真是太煞風景！至於病，就我的直覺觀察，爲數不少，因爲我送一位朋友入醫院，這也客滿，那也客滿啊！我素來反對病，可是

在這種米價高漲行將斷炊的期間，我又相當的贊成病，病了就停止食量或減少食量，那末，五十三天的期限，或可以酌爲延長。報載，杭州長安有農人夫婦，因天旱而自殺，這種向天示威的精神，我雖然相當贊成，然而這種死的方式，我卻未敢苟同。所幸在南京，這種現象還沒有。

我很想另寫一篇「夏日的南京中的我」，只是一半兒怕熱，一半兒也因爲自己沒有驚人的事績可述，我在這個情況之下，只有一個理想，想學藏本先生避於紫金山，因爲我想紫金山一定比城內要涼快些！只是我恐怕豹狼對外人恭順對自己人不客氣，所以我怕。

好！這就算夏日的南京罷！

## 夏日的南京中的我

因爲亢德先生的約，寫了一篇夏日的南京，可是一個不當心，提到了夏日的南京中的我，又給亢德抓住了題目，要我寫這篇文章。

我很有自知之明！我在南京與我不在南京，南京並沒有兩樣。我春日在南京與我夏日在南京，南京也並沒有兩樣，可是倒過來說，在南京的我與不在南京的我，自然不同，春日南京中的我與夏日南京中的我，更有區別。語堂先生論小品文筆調，側重自我，好，就以我爲中心點罷！而且，不宜妄自菲薄，這是古人說的，我又何必自餒！

夏日來了，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何處避暑？朋友們來同我討論，有的贊美莫干山，路程既近，費用又少，有的贊美青島，市政完善，而且還可以洗海水浴，有的贊美廬山，啊，好偉大的廬山啊，好美麗的廬山啊，氣候涼爽，風景幽美，有天然的山水游池，不亞青島，計程一日半可達，亦與莫干山相差有限。當他們討論完畢，問我的意見怎樣，我說：「避暑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力求舒服，一是有山林氣，否則，我寧肯居住南京，揮汗喘氣。」自

然，我言外之意，他們都是懂得的。

現在是七月底了，我還沒有離開南京，恐怕此文與讀者相見時，我仍然沒有離開南京，朋友們都來問我，「爲什麼理由？」我說，「我沒有理由。」有位慣掉文的朋友，他說，「孟子不云乎，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你現在正是此等人，何必自苦若是！」我說，「我並不自苦，只是你將孟子的話漏落了一句，孟子是這樣說，我既沒有官守，又沒有言責，而且我有很多的銅鈿，所以我進退裕如，想到那裏就到那裏。」

實則，我若有官守，我若有言責，事體又好辦了！譬如，我若負軍事或黨務工作，我可藉口請示蔣委員長而到廬山，我若負內政或鐵道工作，我可藉口視察路政或市政而到青島，甚至我可以爲敦促黃委員長北上而赴莫干山，爲視察華北戰區人民疾苦而游覽西山，若果我位卑職小，不能自作主張，我就弄個隨員，一樣可以達到目的。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我只要會找題目，暑也避了，而且旅費也無須自掏腰包，真是一舉而數善俱賅！朋友們怪我自苦，我也不辯，我自苦的原因，大約就是「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吧？我想。

夏日的南京的氣候，並不因我不離開而減少其熱度，他一樣的熱，而且異乎尋常的熱，據天文台報告，爲六十年所未有，其熱也可知！我熱到不能忍受的時候，說也奇怪，我的思



想，忽然異常靈敏，我的感情，也覺異常衝動！當冰廠送冰來時，我見其高者如山峯，低者似平原，其溶化處，或肖瀑布，或像河流，我不覺神游其間，寒極而顫！不料一股熱氣，將我吹昏。我由熱風而聯想到熱帶，熱帶人民，並不因熱而絕跡，並不因熱而自殺，且因生活緊迫，長作一望無垠的沙漠旅行，他們之視溫帶，何異於我們之視廬山，人心貴知足，我又何必太息！涉想至此，方得片刻的暢快，不料一股熱風，又復將我吹昏。是時，某君來訪，黃包車夫以熱爲理由，堅請增加車資。我覺車夫在烈日薰蒸之下，佝僂奔馳，形似耕田之牛，狀如落湯之雞，勞累終日，得值不過幾角，一家數口，依此爲生，我雖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我思至此，心境泰然，不料一股熱風，又復將我吹昏！我乃爲之憤慨，忽觀案頭日歷，見今天才是大暑，雖立秋尙有半月，而且據流俗傳說，立秋後尙有二十四個秋老虎，我於是怪光陰過得太遲，恨不能卽到中秋，卽到重陽，或效東坡之承天夜游，或效孟嘉之登高落帽，我怪極而恨，乃實行封閉日歷，並告家人，切無啓視！我又見報紙上登載本月上半月熱度比較表，一至五日，已達九十幾度，五日以後，更在百度以上，我於是爲報復計，將報紙火而焚之，並將掛壁上之寒暑表，取而擲諸冰箱，移時檢視，熱度已降至五六十，及夜視之，幾至冰點，我乃如金聖嘆之批西廂，連呼不亦快哉！不亦快哉！我所居者爲樓房，我環

顧四週，我輕視房東，輕視建築此房之打樣及工程師！一間較大的臥室，自朝至晚，無時不在陽光直射之中，一間軒敞的會客室，正當西晒，下午四時至八時左右，此兩室幾不可以希夷停留，而且在八時以後，室外已經退涼，此兩室因為不易退熱，反較室外溫度為高，我嘗戲謂此兩室為火坑，有必不得已而須經過此兩室者，名曰跳下火坑，朋友等亦知我的會客室為火坑也，而減少往來。我雖覺人事稀疏，然因與熱無關，我仍然發恨，當日為什麼要賃居樓上？「六臘不登樓」，我為什麼連這點常識都沒有？我的思想，這樣的越想越複雜，我的感情，這樣的越變越緊張，母親深恐怕我因此而熱昏了，她勸告我說：「你定定心吧！心靜自然涼。」

心靜自然涼，這倒是一句經驗之談，可是我的心，如何靜得下來。我於是想，與其靜心，不如勞作，我仍如春秋冬各季，起床，吃飯，睡覺，我仍種菜，種花，喂貓，喂狗，我仍外出，購物，訪友，游山，玩水，我仍閱報，讀書，寫字，及替論語或人間世寫文章，我仍這樣那樣，一切一切。固然，在勞作時間，汗是越流得多，氣是越喘得兇，可是我顧不了許多，充其量不過多洗幾次澡。多洗澡也是運動，在這個熱天，以洗澡代運動，也未嘗不是一種辦法。我這樣的勞作，反覺着夏日無奈我何，我也似乎於此中得悟人類生存之道。不過

我的生活，終因熱的關係，不能如平日之有規律，譬如夜間睡眠時，或因熱而不能寐，或因蚊蟲之擾亂而不能寐，或因要人們兜風汽車之喇叭聲，使我由夢中醒來，因為這種原故，精神不免疲倦，因而常影響到飲食起居及工作。所幸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我不受什麼拘束，我能照樣的勞作，自覺已高人一等，生活雖有變遷，這是無關宏旨的，我想。

我自實行我的新生活（夏日勞作）以來，思想也較單純，感情也少激越，我已不厭天，不尤人，只想在紫金山找一個土洞，如藏本先生躲藏起來，渾渾噩噩，愈使我的生活，反諸自然，斯願足矣。不過我顧慮的，怕狼先生不講交情，至於憲警先生們的搜尋，我倒不怕。

二三，九，一。

## 無友不如己者

### ——兩種證據兩種說明

現在最受人歡迎而且推重的言論，我覺着有三，上焉者革命文藝，中焉者闡揚經義，下焉者順口接屁，我，上焉不敢談，下焉不願談，現在且做點中焉的工作。

「無友不如己者」，這不是聖人說的嗎？朋友，聖人的話不會錯呀！偏偏今版論語，有曲齋老人者，謂聖人之說此話，係因「免得受累」，而林語堂先生，更謂聖人此種造句，「顯見不通」，幸而言論自由，載在約法，更幸而曲齋老人等的說話，係在民國二十二年，否則，我真替他們擔憂。我慣尊孔，尤善讀經，對於正統派之解釋，「此章書是聖人勉人擇交之意」，固然不敢贊同，但對於曲齋老人等之解釋，「免累」與「不通」也覺得有點「那個」。在我的看法，聖人之說此話，一定不是「居吾語汝」的教訓，而是「喟然而嘆」的感慨！若當時有新式標點，一定不是那樣的「無友不如己者。」而是這樣的「無友不如己者！」事實

勝於雄辯。朋友，你聽着吧！

一、以說話爲證。「吾家太炎」，「吾弟行嚴」，「我的朋友胡適之」，此類口吻，朋友，你們猜猜，究竟是何種心理？嚴格言之，不外表示無友不如己者而已。以太炎行嚴兩先生之爲人，而猶不免於此，其他可想而知。猶憶某部小說，載前清末葉，巨盜李某，久拘未獲，役吏爲卸責起見，任捕一李某以進，縣官不察，嚴刑拷問，李某憤極大呼曰，「大老爺呀！你縱不看遠祖唐朝天子李世民的情面，也不顧家叔當今宰相李鴻章的寅誼嗎？」縣官罵曰，「胡說」，李某曰，「大老爺，怎見得皇帝宰相不是一家，而強盜就是一家呢？」縣官無以難，竟行釋放。是則善用「無友不如己者」之意義，且可免除禍患矣。故使太炎行嚴兩先生若有一人不幸而爲阿木林，我恐行文時，未必肯說「吾家阿木林」或「吾弟阿木林」也。又使巨盜李某，若已奉旨招安，編爲總指揮或軍長，恐誤捕之李某，又必受責爲「胡說」也。說話如此，誰謂「無友不如己者」不通！

二、以做官爲證。做官之條件甚多，吹牛其一，吹牛之方式甚多，滿口不離達官貴人其一。是故科員與科員談天，必涉及祕書科長，祕書科長談天，必涉及司長部長，司長部長談天，必涉及委員長院長，此理爲何？「無友不如己者」一語作怪而已矣。且也，達官貴人，

範圍至廣，品類至繁。使南天北地，隨意亂指，或雖指而僅及起碼人物，則聽者亦不注意，或注意而亦不甚起勁，必也，所指的達官貴人，一戒冷，二戒僻，三戒小，然後方能娓娓動聽，此理為何？「無友不如己者」一語擴大其作用而已。憶民國十八九年間，漢口流行一種竹枝詞，猶記一首云：「市長×××，說話把頭搖，開口總司令，閉口何芸樵」！此真善於做官者，故能大紅而特紅！然究其何以僅提總司令及何芸樵，而不及其他，則因我市長善讀論語，了解「無友不如己者」一語之運用而已。做官如此，誰謂「無友不如己者」不通。

或曰，如此說法，則吾人只有勝己的朋友，而無不如己的朋友矣！但世間對於不如己的朋友，普通亦呼之爲朋友，這又如何解釋？我敬謹對之曰，有。

一·古典派的解釋 你該知道，人們有五倫呀，朋友就是五倫之一，他的重要性，是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相等的。「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聖人已懸爲禁例，就是你的老婆是麻子，你的兄弟是蠢才，你也不應說，因爲隱惡揚善，聖人之道，何況家醜不可外揚，是我們的不成文法呢！朋友不如己，還有甚麼好說。所以，不否認他是朋友，已存忠恕之道，若照官場的先生們看來，這種不如己的朋友，簡直應該擱入取消派。

二·現代派的解釋 現在人們的生活，大都係集團生活，集團生活中，大概有三種人，

一，領袖（一般親切而通俗的稱呼，又謂之曰老板），二，同志，三，羣衆，勝於己而爲衆所擁戴者曰領袖，與本人半斤八兩不相上下者，曰同志，「不如己」者曰羣衆。我人常聞人言曰，「老李係老陳的羣衆呀！」「他們都是老×的嘍囉！」嘍囉者，卽羣衆也。故在今日狀況之下，除領袖或同志可稱爲朋友外，不如己者，亦可稱爲羣衆或嘍囉，界限分明，不容淆紊。難道羣衆或嘍囉可稱爲朋友嗎？那才真是笑話呢！——據說可以這樣的笑！

在這種年頭，做些闡揚經義的工作，我想，不僅必要，而且十分合理。

## 遊牛首山記

春牛首，秋棲霞，南京人所豔稱之勝境也。余旅京近七載，除棲霞曾數顧外，牛首則從未一遊，每至春來，聞人提及牛首之名，輒不禁悠然神往，顧或牽於人事，或憚於路遠，或以興趣之欠濃厚，或因氣候之不湊巧，以至耽延至今。

月來景色清明，人事稀疏，遊興煥發，大有蘇子瞻謀婦得酒之概，正擬一探牛首之勝，釋我七年纏結之懷，顧余家居城北，而山則在南門外三十里許，往返近百里之遙，絕非人力車所能勝任。欲向友人借汽車一往，又恐爲吳稚老所笑，蓋稚老有云，「豈必白坐他人汽車，始得謂之盡瘁黨國乎！」白坐汽車盡瘁黨國且不可，以之遊山玩水，更烏乎可，於是行之問題，從而發生。

四月八日，——乃陽歷，非我佛生日也。適值星期，晨起，忽何郭諸君十餘人來，約作牛首遊，余聞而色喜，不及進早點，匆匆隨之就道，蓋諸君均汽車階級，可以解決行之問題也。車出南門，——現名中華門，循京蕪汽車道前進，兩旁豆花盛開，麥蕙青葱，微



風吹來，香氣襲人，胸中塵慮，爲之一消！山林曠野間，時見農夫高歌，嫠婦啜泣，徒以車行甚速，不及細辨其哀樂。乃正欣然自得，左顧右盼間，忽見前一高山，塔屋雜存，余謂郭君曰，「此風景，或尙不惡。」言未畢，前面何君之車已停，但聞同行者歡呼之曰，「到了！」

下車後，鄉人紛來問詢，是否要其引路，余因常見引路者言語粗俗，足以減少情趣，故謝絕之。乃自告奮勇，與郭蔣二君先行，約十餘步，至山脚，有標語式之木牌樓一架，上書牛首山造林場并註某部長大名，實則字非所書，且名勝置此，徒使人見而不快也！山路不平，益以曲折陡峭，行走頗吃力，是日天氣炎熱，余衣履甚厚，故尤感勞頓。但郭蔣二君一鼓作氣絕不稍停，余亦不欲示弱，相與偕行。及抵玉梅花庵，余欲入內瞻仰，且以疲乏過甚，亦欲藉此小憩，乃郭蔣二君，力主先至山巔，再行徐徐而下，余正猶豫間，蔣君已拾級而上，相隔幾十餘丈，且在上大呼曰，「快來！快來！」余不得已，復鼓勇前進，至大雄寶殿，余又擬入遊，而郭蔣二君以外表剝蝕，內容可知，仍不稍留，循左旁石階，趨塔旁，始稍止，余亦趨而往。塔，年久日深，甄石多欹毀，郭君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墜之下，曷去休！」余曰，「豈有不自我先，不至我後，適於此時倒塌之理！」隨言隨入塔中，則見光綫

充足，建築玲瓏，惟無梯可登，略爲一憾！旋雖塔，復上升，歷文殊洞、辟支洞諸古蹟，門戶全無，灰塵寸積，無一可留戀者，乃更竭全力，以達山頂。山頂平坦，廣約十餘畝，有土塔一，高不及丈，旁立一木枷，聞爲測量之用，余等以行走過急，均感困頓，乃倚塔陰休息。

移時，精神恢復，緩步至山邊，舉目四望，但見煙雲一片，氣象萬千，甫經過之京蕪公路，蜿蜒於東北山麓，車馬奔馳，如同孩具，阡陌相連，不啻圖表。山南松林鬱茂，微風一過，有聲淙淙，如同流水，古人所謂松濤者，其此也耶？東南有一山，高度略遜，是上亦有一塔，與此山之塔，遙遙對峙，但不審其何名。西南則其他諸峯，僅及山膝，故能縱目遠觀，以窺長江，青山綠水，若隱若現，使傍晚登臨，則落日上下，漁火明滅，當更有無窮雅趣也。余流連欣賞，不覺喜極長嘯，始悟牛首之美，固不在其廟貌之新舊，塔式之美惡也。

正快意間，忽張君來，謂何譚諸君相候於玉梅花庵，催卽下，余以遊牛首僅及山腹，殊覺辜負此行，但無人爲之傳語，乃與張君偕返。正舉步間，忽晤同學何君，謂山之北側，有石累積，儼若牛首，乃相偕往觀，果見形像類似，其鼻眼處，各有狹長小洞，中注清水，以棍試探，竟不及底，大約山之得名，卽由於此。惟以其地險峻，未可久留，乃步至玉梅花庵，至則見諸友正啜茗高談，謂如此風景，烏可一遊，且以余之上下奔忙，認爲失計，余知

其不可曉以真情也，但微笑之而不辯！

是山俗謂牛首，而土人則堅呼爲牛頭，實則首卽頭也，土人之斤斤計較，殆含有文言白話爭辯之意味歟？又相傳岳武穆昔曾大破金兵於此，以地理測之，容或不虛，當此外侮日亟國勢凌夷之秋，憑弔往事，殊令人感慨不置！

正午，羣感饑餓，且以遊興已闌，不欲多留，乃相率下山而歸。

## 藏本尋獲以後

「唉！這次藏本事件真危險！」

「嘔！全賴總理在天之靈！」

當上月十三日藏本尋獲以後，一般人見面，問的多半是這樣的問，答的也多半是這樣的答！

藏本爲什麼要失踪？據藏本云，「我此行意義，我不願說，（言時淚下）回領館後，亦不願發表。」那末，藏本此行意義，我們是無從知道了！無從知道就讓他無從知道罷！

大家雖不去研究藏本的此行意義，對於藏本事件的嚴重性雖然只是唉與嘔，然而對於藏本此行之遭遇，如遇一似豹或野貓的巨獸，如脫去衣服靜待野獸之來襲，如自掘墳墓，此一生，均覺着異常悲壯，有聲有色，故南京人士，以此爲題材而討論者甚夥。茲就討論之有義意者，介紹一二，以示國人關心此事之一般。

自去春以來，因發現四方城狼食小孩事，於是紫金山有狼，已爲大家共知之事實，譚延

闔先生墓旁，更立一木牌，大書「山上有狼游人當心」，愈爲坐實有狼之絕好證據，故藏本說，他曾經看見似豹或野貓的巨獸，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推想其爲狼！

就算他是狼罷，若說是豹，那更厲害了！狼的野性，是人們都承認的。遇着比他弱小的或雖是龐大而能力不足以勝過他的，他總是一味的欺負，毫不客氣！乃此次紫金山上的狼，竟一反此常例，對於藏本先生，特別的有禮貌，這實不能不承認爲狼的偉大！所以，有人說，這個狼一定懂得外交，尤其懂得現時的中國外交，你看他運付事機，如何的沉着，如何的有分寸，外國政府對於警犬或軍鴿等有功勞時，常賜予金牌或銀牌的獎章，我們政府惜乎沒有，若有，則此狼一定可以得到等於青天白日章的榮典！又有人說，這個狼頗具有中國人和平寬大的國民性，據藏本先生說，「我將衣服脫下，予巨豹以便利，但巨豹來往數次，迄未見臨！」難道是巨豹或狼沒有看到藏本先生嗎？這斷乎沒有的事體，看到而復能明禮義守紀律，這實在是難能可貴！值得人們稱許！又有人說，此狼頗具有犧牲爲國的精神，狼覓食物，據我們推測，想來一定不容易，不料遇到現成的東洋料理，徒以愛國之一念，竟能以禮自繩，棄而不顧，實足以諷末俗而勵人心，假使可以明令褒揚的話，實值得明令褒揚！不過，我覺得榮典也、稱許也、褒揚也，未見得做得到，即使做得到，亦未見得爲狼所需要。

自去歲狼吃小孩的事件發生以來，聞陵園管理委員會，除一面布告人們當心外，一面并請打獵名手，設法搜捕，現在狼既有功於國家，似宜特予保護！再則我主張以後對於狼字，稍加尊重。譬如報載，鄂豫皖三省勦匪總司令部以豫匪張學良與副司令張學良姓名相同，通令各部隊，將匪改稱為張學狼。其實狼與良既不同音，且如紫金山上之狼，已非盡人所能學。我意，三省總部可以將豫匪張學良改為張學梁，蓋世人說賊，常曰，梁上君子，小醜跳梁，故用梁字最為適宜，不過，倘使三省總部的意義，是叫豫匪學紫金山上的狼，那末，我也贊成，因為含有一種勗勉的意義！

然而，朋友許君仍然堅持的說，紫金山上的狼，不宜特予保護，因為他專門欺侮本國人，如像去年在四方城吃孩子事，至今令人心悸！誠然，使紫金山狼跡全絕，以便有雅興的人們，得於黑夜之間，一如藏本先生登山遠眺，鑒賞燈炬輝煌的南京，全不受絲毫的恐怖，自覺盡美盡善，不過，以欺侮本國人為狼罪，謂當處狼以死刑，似乎太過，其實，欺侮本國人者，又豈狼而已哉！或曰，狼去歲與今夏的行爲，似誤解提倡國貨之意義，非罪也！

藏本先生又曾自掘其墳墓，自掘墳墓，普通是一種罵人之語，然而藏本先生竟躬親行之，所以我認為世間一切罵人之語，罵者實在不了解被罵者之苦衷。假使被罵者沒有苦衷，

罵也枉然，假使被罵者果有苦衷，罵也無用，藏本先生有甚慙苦衷，藏本先生既然「不願說」，我們又何必過問。不過，此次藏本先生自掘墳墓，因為沒有帶得有鋤頭，全憑兩手工作，實在太辛苦了！無怪乎藏本先生歸來，神情頹唐，身心疲倦了！藏本先生在山中所藏身者，爲一地洞，洞口甚小，人置身其中，頭部尙須露出，該洞四圍，均爲野豆及亂草所蔽，非特別注意，絕難發現，就其形狀觀之，極似權獸之巢穴云。聞陵園園工張某最初發現此洞時，係因上山游玩，見一鳥息於樹上，張某以石擊之，鳥落於地，張某尋鳥不獲，竟得此洞，因此洞之發現，乃注意於偵察，遂續發現藏本至劉鳳祥茶店午餐，因餐資無着，以金鈕作抵，茶店不受，請其下次再付等情事，於是而藏本因以尋獲，世事之巧，有如此者，向使張某不上山，上山而不打鳥，打鳥而鳥不落，鳥落而未嘗發現此洞，或且藏本不外出覓食，覓食而不以金鈕作抵，予偵察者一深刻印象，則藏本先生恐一時未易發現，則其事豈不危險！所以有人主張將紫金山所有山洞，一概填塞，似覺不爲無見！

藏本先生尋獲以後，現已平安回國了，各國都替我們道賀，我們自然更引爲欣幸！藏本先生說，「我今重回，貴國無負於我，我亦無負於貴國，」對的，我們很感謝藏本先生。只是須磨總領事說，藏本先生這回事體，「辱及君國，累及友邦，」我們覺着未免太客氣了！辱

及君國一層，我們未便參加意見，累及友邦一節，我認爲倒不在乎，因爲我們是不怕累的，假使若果僅僅是累的話。

奇怪，世界的怪傑墨索里尼對於此事，忽然發表談話起來了，他說，「日本對藏本之覓得，應感覺十分失望，蓋因此而失去一種機會，日政府已準備在中國中心成立日本警備隊。藏本之獲得，日本不過失去其機會，然其計劃，則僅暫時延緩而已！真的嗎？恐未見得，因爲我們對於藏本失踪，僅視爲藏本失踪而已！藏本尋獲了，日本應該歡喜，爲何反而失望，豈真是怪傑說怪話嗎？」

「唉！這次藏本事件真危險！」

「嘔！全賴總理在天之靈！」



## 雨花台上看風箏

是月也，楊柳青，雨花台上看風箏！

在先，本來不想去看，也不敢去看，爲的是：有人譏笑這是有閑階級的玩意兒。京滬報紙，更出其史筆的記載：「華北危急聲中，南京風箏比賽」，使人讀了，覺得有點內愧于心。此外，由舍間到雨花台，坐黃包車，傷仁，坐汽車，傷廉，在這二傷之中，均有背於新生活運動，這也是一些不去的附帶理由。

可是，我終於去看了，在四月十五那天。

這，說來話長。

第一，是憧憬着幼年放風箏的情景，及回憶着「楊柳兒青青放風箏」的詩歌。第二彷彿記得密斯林黛玉曾經說過，放風箏可以去掉晦氣。第三，是佩服褚民誼君關於放風箏的科學談話，「美人佛蘭克林嘗因此而發明電學，即今日之汽球飛機，亦實導源於此，且有用以載人升空照相，爲國防之助者。」第四，是無背於新生活運動，褚民誼君認爲現時不適宜於打

太極拳或踢毬子，所以提倡風箏比賽，這叫做事之宜者，義也，我若不去看，豈非見義不爲，無勇也。而且，十五日的公共汽車，據說，可以直達雨花台下，既不傷仁，又不傷廉，真是一舉而數善俱備，何況又有幾位同志之湊趣，這還不去，難道真如褚民誼君所說，「羣居終日，相聚賭博」嗎？

四月十五日，起了個絕早，與友人等候公共汽車於國府路，乘車者甚衆，我與友人實行精誠團結，奮勇當先，各據一席，方相欣慰，乃乘客源源而上，擁擠不堪，其情與景，不啻罐頭中之沙丁魚，屢想下車，又爲情勢所不容許，於是實行因是子靜坐法，直至到了雨花台，下了公共之車，才出了一口悶悶不樂之氣。

至第二泉，見評判員，比賽者，參觀者，濟濟一堂，四週茶館亦無空隙，我與友人不耐久立，乃就各與賽者手中，先觀各風箏式樣，計百餘種，出奇制勝，洋洋大觀，真是「有美皆備，無麗不臻」。移時，上山，見褚民誼君持其本店製造的綠綾蜻蜓，先行表演，許多人圍繞觀看，中華照相館并請其留影，褚君環顧觀者，請批評其風箏，觀者因其爲褚民誼君，且見其笑容可掬，均同聲說好。褚君更進而作講演式的談話，謂：「比賽風箏，不僅爲極合生理之運動，且爲極高尚之娛樂，放者往來奔跑，血液流通，觀者隨時仰望，心曠神怡，較

之各種球類，勞者過勞，靜者過靜，實覺猶有過之。」是時，各風箏已陸續升空，我乃與友人等徐徐漫步山頭，清風徐來，芳草如茵，遂就地坐下，及舉首鑒賞，見鷹，蝴蝶，蜈蚣，魚，貓，飛機等滿佈空中，迎風飛舞，幾可亂真！惟以風力甚弱，稍大件者，如百餘節之蜈蚣，十七丈之長龍，以及高至丈餘之秋蟬，均不能使之高起，雖經數十人之努力，奔馳二里之遙，然亦旋起旋落，我等乃就已起飛者，就各個人的意見，漫爲批評，乃均不謀而合，僉同意於雙燕之靈活，老鷹之肖妙，以及蝴蝶之美觀，至於飛機，不用「斗線」，僅以「引線」繫之，非老於此道者，不易辦到，蓋若用力學方法，求此力點，恐非易事啊！至十二時，因羣感飢餓，更以籌備會傳言，風力微弱，下星期日再賽，我等乃相偕而歸。

不料天公不做美，二十二日，天雨停賽，籌備會乃決定改於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八日止，每日下午五時至六時半，專門比賽大風箏，并定二十九日，舉行大小風箏總表演，如遇天雨，則總表演停止舉行。連日以來，我因身體微感不適，未能繼續往觀，但見報載，二十五日風力甚強，各風箏均能高飛，極爲精彩，尤以華僑之「中山有聲大嘴」爲最佳。蓋此風箏係依據數學原理，糊以國貨絲綢，中綴黨徽及航空救國四字，高約九尺寬約丈餘，飛放至二千餘尺之高，尤隱約聞其弦音云。

褚民誼君自提倡風箏比賽後，實至名歸，頓加若干雅號，如褚太極，如雜耍耍人，如萬能博士，如褚花面，如兒童導師，形形色色，幾與風箏式樣匹美。有某報更作一建議，謂何不<sub>一</sub>作一馬桶比賽會，亦擬比賽標準云，甲、刷得快，乙、倒得乾淨，斯則未免謔而害矣！

我很希望此次風箏比賽，大有助於我國的佛蘭克林的發明，否則，能實現密斯林的說法也好！不要如我幼年放風箏故事，老是使人憧憬着！

## 掃墓與教育

非我好選這樣的題目，因為關於現代教育的大文章，論語六十一期專號，已經應有盡有了！題目窄狹，容易說話，這是我一點私心。而且清明佳節，轉瞬就到，據說，在「每逢佳節倍思親」之原理下，清明，不僅適宜於個人或家族掃墓，而且適宜於民族掃墓，那末，用這樣的題目，還含有點綴時令的意味。

爲什麼掃墓？怎樣掃墓？和掃墓與家族及民族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我想，將來的教科書，或許編入，但是求之現在的教材中，似乎還未發現，然則將教育與掃墓拉在一塊，豈非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我曾聽教育家說過，教育可以就其性質，作若干種類的區分，就我記憶力所及，和我大膽的判斷，掃墓大約可以歸入社會教育。

掃墓的性質確定了，掃墓與教育的關係怎樣呢？我本擬發表一點意見，但恐於義末周，貽笑方家。好在今年是第一次民族掃墓節，一定有不少的講演和論著，闡發掃墓的道理，本期論語出版後數日，即是清明佳節，讀者無妨耐心等着。但是我雖不敢發表意見，然近來因

爲善讀古版論語之故，覺着孔夫子所說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足以充分表示掃墓在教育上的價值。

不過，慎終追遠，民德是否即可歸厚，這話有點那個，好在今年掃墓節後，常有事實作證。待到明年此時，我輩再寫此類文章時，就可以假借一句現成的文化用語，「事實告訴我們」了。

以上算是總論，以下再作點漫談吧。（有人說，我這樣寫法，不合文章的格式。朋友，你就不將他看作文章吧。）

我也贊成清明掃墓，因爲他含有社會教育的意義，而且當春明景麗的清明佳節，不去掃墓，又做什麼？一首通俗的古詩說，「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種做法，雅是雅極了，可是不能啓發孝思，增厚民德！放風箏嗎？今世沒有弗蘭克林，以之作科學之用，充其量，只可如大觀園中各位密斯所說，可以除卻晦氣；或者如我們褚祕書長所說，是一種平民化的運動，然而仍不能啓發孝思，增厚民德。所以，清明掃墓，是一種合理化的佳節消遣法。

還有一層好處，無論處如何順境的人們，難保沒有一點抑鬱或牢騷。在小孩子的時代，

隨時隨地，不妨張口號陶。若在成年以上，而子攸關，既不可以效小孩子之所爲，而且環境複雜，忌諱甚多，尤不敢公然落淚。有了清明掃墓的規定，平日受了長官或同事的非難，或者受了公婆或小姑的厭氣，都可以借題發揮，放聲大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或將稱許乎「民德歸厚」！真是一舉而數善俱賅！惟哭的範圍，似宜加以斟酌，若夫禮記所載，泰山之側，婦人之哭，其聲雖哀，吾竊不取，因其公然謂苛政猛於虎，大有借掃墓作政治宣傳之意味，此哭的變體，清明政治下所不容許者也。

或謂以上漫談，與教育無關，若不割愛，似覺畫蛇添足，我則以爲不然。「提倡正當娛樂」，此社會教育家之口頭禪也，以掃墓代飲酒和放風箏，正符提倡正當娛樂之旨，何謂與教育無關！至「憂能傷人」，乃係古今推重的格言，因掃墓痛哭的關係，使胸中抑鬱完全消滅，實大有裨益于人生，更何謂與教育無關！

謹用「人生於世何也蓋」的作法，爲之結束：「由此觀之，掃墓於教育上之意義，豈不大哉！」

## 牆的悲哀

自從宰予先生睡午覺，我們受了孔老先生一個流彈，人們提到牆，便覺着有點糞土的意思；又由『不可圯也』一句話的演繹，認為我們尊範不敢承教。雖然時至二十世紀的今日，地在大中華民國的首都，我們的本家，有的本質變為水門汀，有的面目飾以泰山甄，但是人們對於我們的認識，仍然夾雜不清，這種封建思想，實是錯認者的一種恥辱，我們既無法聲辯，只有置之不理。

我們很歡迎革命，因為宣傳革命的黨部，或軍隊裏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真能實施革命者平等的精神，打破階級觀念，不管我們構成的原素，是洋灰或糞土，都給與同等待遇，毫無軒輊，每當『革命紀念日』，替我們加上了新衣，點綴以壯烈的辭藻，據他們說，這還有個最漂亮最流行的名詞，叫做什麼『標語』，而且說，作用甚大，可以救國。

當民國十六年，我們初次穿上了這種新衣，也猶如那時將士們背上武裝帶一樣，人們見到了，總是肅然起敬。有的挺胸拍肚，大聲疾呼：「同志們，努力，照這樣做去！」有的異



常侷促，連目光也不敢正視。我們彼時真覺着得意揚揚，風頭十足！每遇着氣候微有變換，恨不得將新衣妥爲收藏，以免受風雨之剝蝕。

後來不知怎樣，人們也漸趨於勢利，我們每次換上新衣，他們也少注意了。不僅向日之尊重我者，加以輕視，卽向日之畏避我者，亦且胸掛機關證章，搖搖擺擺，在我面前踱來踱去。我覺着這是一種侮辱，正想提出質問：「尊重我的先生們，這不是你們所反對的人們嗎？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我話沒有喊出，已聽到太息之聲；「唉，這些調兒，誰做誰是傻瓜。」打倒，首先打倒這些打倒者。「老是這些舊東西！」我當時很覺奇怪：「先生，你真是不明是非，別的我且不說，我敢發誓，這衣不是舊東西，是昨天才換的啊！」但是，到了此時，我的自信力也發生動搖，人們既然不歡迎，無妨讓風雨剝蝕掉。

一次，真可說是浩劫，警察先生竟和我們過不去，帶了溼的掃帚，硬的鐵錘，向我們挨門排戶，實行示威。漫說你身上穿的是新衣，就是披着的是塊破布，他們都不讓你過去，用掃帚蘸上那惡濁的水，向臉上或身上撲來，等待幾分鐘後，更用鐵錘亂錘，可憐拉掉衣服還不要緊，最可痛的，是肌肉也聯帶受傷，身體微弱的弟兄，竟因此而殉難。據說，這是因爲某某團來華，恐怕服裝不雅，貽笑大方。然而我於此發生一個不可解答的疑問，就是替我

換衣的人們，爲何也不說話，到底到那裏去了？

我方喜從今以後，遂我初服，守我方正之身，無以外表炫人，誰知時運不濟，命途多舛，近日以來，我身上又穿上了不少的新衣，點綴以不少的辭藻，什麼『紀念五一節，要……』『恢復五四運動的精神，打……』『洗滌五七國恥，還……』我雖然鑒於往昔的浩劫，心中不免警惕着。然而在這個年頭，所謂國難期間，我也很想忍辱負重，聊表共赴國難之微忱。以爲人們果然照這些話語，身體力行，我雖受些犧牲，也還不無代價。不料就近日觀察所得，真正令我失望！人們的注意力，不特絕對的不能如民國十六年的熱烈，而且其間還夾了些輕視，譏諷，於是我覺着新衣儼若囚服，恨風雨之不早降。

至此，我不能不悲哀了！

我也有自知之明，因爲我不像靈谷寺之牡丹，姚黃魏紫，足堪欣賞！也不像玄武湖之垂柳，搖曳多姿，動人憐愛！然而我所悲哀的：給我更換新衣的人們，爲何明知他人不甚歡迎我，還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和精力，來替我裝飾？再有那般一向同情我的人們，爲何也頓易常態，不能貫徹始終？

痛定思痛，我想，還是聖人之言，深有至理，敬告各位先生，不用管我是泰山輒或是水門汀，請你們牢牢記住「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的格言罷。

## 慰中央考送歐美留學歸國之失意者

往歲中央考送歐美之留學生，近已陸續歸國，惟對於事業方面，有飛黃騰達者，有偃蹇不遇者，亦有雖得一官半職然而位等閑曹者。昨有某某數友，上述之第二三種人也，過余寓而憤憤焉。余自愧人微言輕，既無力以延攬，亦乏術而推轂，除妥爲安慰外，茲摘錄其意，公之論語，以告諸有同病者。

君等前此之被考送出國也，其操行標準，非×院長之得意傑作所謂以勞苦功高計分者乎？（註一）勞苦功高之義，雖解釋略有懸殊，而字面固無稍異，是則君等固經中央註冊之老牌勞苦功高中人也。以君等牌子之老，而又鍍以黃金之色，（註二）秉國政者，理宜爭相羅致，然而君等歸國，竟不見用，竟不見重用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然，勞苦功高，今世恭維人之第一流語言也，君等得之，亦可炫耀於鄰里鄉黨矣，不得志，又何憾！且以君等勞苦功高者而不見用，而不見重用，則是現時政治上人物，就常理推之，不外二種：一則超乎勞苦功高之上，一則不逮勞苦功高者也。若屬前者，則是君等之資格尙差，「倒霉」，

宜也。若屬後者，則是君等之資格有餘，過猶不及，「倒霍」，亦宜也。

且君等不聞諸革命名言乎？「革命無報酬」，君等前此被考送出國留學也，中央係根據「救濟失學革命青年案」而爲之，倘當時中央無此決議，則君等將永爲革命而失學。中央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年費鉅金，實施救濟，使君等得以安然出洋，學用抽水馬桶，（註三）是中央對於君等，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打破革命無報酬之全國記錄矣，乃君等尤作彈鋏之歌，食魚思家，不亦令當局有好人難做之感慨乎？

意者，君等之不得志，或其咎竟在於留學，亦未可知。夫失學一事，在個人立身言之，雖屬一可悲之事件，然在現時謀政治飯碗之觀點言之，並不一定認爲可悲之事件。聞君等未出國之前也，亦曾各有其職務，今乃以留學之故，反而失所憑依，君等午夜思之，或不無昨是今非之感。然若君等能於此中再加追究，當日何以能易得飯碗，而今日反覺難求，則亦可以了然於失意之所在矣。或曰，君等蓋長於科學之學，而未長于官場之學也。此言似有至理，望君等銘諸座右，即日將老招牌「功高」二字藏起，對官場之學，努力下一番「勞苦」工夫，夫如此而不用，然後可以盡天下之能事而無憾矣。惟學時是否碰壁，是在君等好自爲之，余恕不能保險也。

免哉，諸君。

(註一)勞苦功高計分方法，係將四字拆開，凡曾任祕密工作者爲勞，自己或家族因革命犧牲者爲苦，辦黨或民衆運動有成績者爲功，曾任省市黨部委員者爲高，至于中委，更高高乎在上也。

(註二)俗謂出洋留學爲鍍金，茲謹借用。

(註三)留學生善用抽水馬桶，見本刊第一期。

## 改變作風

宇宙風出版，囑我爲文。我苦於無從着筆。回憶今年四月，因外子職務之改變，京中某報副刊，曾漫話及我，且說我今後或將「改變作風」云云。其言殊爲幽默。今見宇宙風之一風字，遂聯想及於此段故事，故即借用「改變作風」爲題。惟宇宙風當發刊之始，遽以「改變作風」爲文，得無有所忌諱否？

一部詩經，最值得諷誦的是那幾類？固然，有不少廟堂之士，說是雅，說是頌，但是我則以爲「風」，最值得吟味。詩經國風衍文有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又云「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謂之變風。」就這兩個定義來說，無論是風或變風，其重要使命，在於將社會的痛苦，政治的缺點，以幽默的文字或詩歌，表而出之，藉作譎諫，以爲改進社會政治之一助，故其功用，較之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之雅，與夫「美盛德之形容」之頌，實高出萬萬倍。又就風之本體而言，我以爲變風較之正風，更值得吟

味，因為正風雖亦不少譬喻或凌空的寫法，然而多少帶些紳士面孔，不如變風之自由。

改變作風，與詩經所謂之變風，當然并非一體，一般人所謂作風，與詩經風之定義，當然亦有出入，但是我以為風之爲風，不在文章之格式，而在文章之實質，倘格式更動，而實質仍舊，不能謂之爲改變作風，卽就改變作風言，有時因環境困難，或國情之不許可，迫不獲已，權將作風改變，似亦無可無不可。最近論語載林語堂竹話，或病其瑣屑，不知林語堂曾云「因不配談中日邦交，國家大事，現在也只能做這種文章而已」。若許我犯論語戒條的話，林語堂做這種文章，正是林語堂的聰明處，否則，刊物停頓，個人吃虧，殊覺大背古「風」，兩不幽默！我年來也因鑒於說話之不容易，故只好默爾而息，若果廣義言之，由京話而不話，是亦我之作風改變，無待乎外子職務之改變而改變也。

常聞人言，這個年頭，說話不容易，記得最初論語徵求各地通訊時，有某君亦云，南京通訊不能寫。我不揣冒昧，公然寫京話者近兩年，幸被話者，尙能大度包容，總算不幸中之大幸！我覺着京話一類文字，不過使一般憂國憂民的大人先生，於治公之餘，調節其心思而已，連「以風刺上，注文譎諫」的意義，都不敢存，然而仍有不少朋友，過於認真，幾要使我幽之則可，默則不能。古人明哲保身，爲處世之要道，試問我不改變作風，更待何時。且

縱眼一觀，大之如內政，外交，小之如起居，飲食，因時間之不同，尙且不惜改變作風，區區個人，又何不可。

但是作風雖然改變，然而我希望能無背於詩經上風之定義，更希望能使言之者無罪，至於聞之者足戒與否，我還未經考慮，暫不列入希望中。



## 變風

爲不忍拂宇宙風編者之盛意，寫了一篇改變作風，乃承編者提議，謂可以變風爲題，請我以後源源寄稿，我也覺着變風二字，饒有意味，頗可值得一寫，不過，仔細一想，似乎又不能寫，因爲個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國家的環境之困難，較之往年，似有過之而無不及，往歲寫京話，尙感取材之不易，而況變風之材料，較京話爲尤難。但是，進一步想，又似乎不能不寫，因爲天下大事，尙顧慮不了許多，區區文章，又何必深謀遠慮，可寫時則寫，不可寫時則停，豈不乾脆！三思而後行，還是寫的成分，占了優勝！

郁達夫梅雨日記七月五日文中有云，「晚上涼冷如秋 今年夏天，怕將遲熱，大約桂花蒸時，總將熱得比伏天更甚」，果然，九月十日及十一日兩天，天氣忽然轉變，竟仍熱到百度左右。夫「夏日可畏」，衆人所知，惟時已過立秋，已過白露，避暑者業經歸來，喘息者亦經安定，僉以爲天時從此日趨平和，不致再有炎鬱沉悶之苦！殊氣候轉變，仍復無定！暘暘秋陽，竟同仲夏！日來與友人閒談，或謂天時若此，人事可知，吾人不應因夏日之酷熱而

畏縮，亦不應因事過境遷而歡喜。善哉斯言！假使孔子聞之，必曰，始可與言詩也矣。

南京賑災游藝會，爲籌款起見，請梅蘭芳博士來京演戲，盛舉亦壯舉也。當排戲時，曾議及霸王別姬一劇，惟以金少山因事羈滬上，不能來，於時霸王人選，大成問題，有人以某要人荐，某要人亦躍躍欲試，不料此訊傳出，羣情大譁，甚有責某要人將「炸鍋」者！我竊代爲不平。夫演戲目的，不外娛樂，好，固可使人欣賞，倒好，又何嘗不可轉移空氣！且「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他人願充綠葉，竟亦不許，無乃過苛！再學術全靠繼往開來，培植提攜，是亦吾人之責，又何必拒人太甚！惜乎一般人見不及此，使紹興楚霸王，不能與紹興司馬懿并傳，深爲遺憾！

汽車夫推斃警察案，報載地方法院業已起訴，一般人士，以事涉離奇，對之極爲注意。實則怪事年年有，惟有今年特別多，此不過怪事之一而已，稍注意則可，極注意似可不必！我記得警察之爲警察也，必先教育於警察訓練所，且上焉者尙有高等警官學校，我不識彼等教育課程若何，我以為最好能加添論語一科，因爲論語有云，「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倘警察深喻此旨，必能套此文章曰，「爲警不難，不得罪於黑牌汽車」，故即不幸而死，其死亦或較爲幽默！

審計部某廳長，因求外放爲審計處長不得，乃轉而謀審計部次長，因謀之過急，謀之過凶，遂被監察院以「越位妄干」提出彈劾，次長之好夢未圓，且并現職而亦去，俗所謂「偷雞不得蝕把米」之類是也。此事發生後，一般人士亦引爲茶餘酒後談話之資料，實則某廳長亦不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而已。夫廳長之升次長，并不算爲越位，請託提拔，亦不能認爲妄干，至少在今日之政治場合中，此理由尙站得住。倘某廳長所謀一帆風順，恐羨慕者有之，稱許者有之，甚且趨炎附勢者亦有之矣。試問今日之達官貴人中，有幾位不「越位妄干」者乎？

年來提倡國貨，舉國風行，南京人士，曾有國貨公司之組織，顧名思義，其使命可知也。乃公司營業，以去年爲最佳，今年以來，日漸衰落，昨見其近數月來營業狀況表，四月爲三萬四千八百元，五月爲三萬一千五百元，六月爲二萬一千元，七月爲一萬七千八百元，八月爲一萬三千九百元，長此以往，更不知如何演變。我以爲此表雖係一小小統計，然由此可以看出人心，看出國情，看出其他一切。

二十四年十月。

## 談時代

古人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時代漫畫發刊，徵稿於予，予既不善畫，又不善詩，奈何！無已，其惟以文代詩，以詩代畫可乎？

時代是甚麼，我以為他是一位善跑者。他的成績，永遠保持全世界最高紀錄，不僅錢行素孫桂雲，劉長春，金仲康等望塵莫及，就是汽車飛機的速率，也無能出其右。

然則我們對於時代，應該抱甚麼態度呢？

時代是一天一天推進的，孔老夫子對川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感慨，很足以作時代的描寫。在政治組織和行動上，偶然可以見現時的政治與過去的政治，容有類似共同之點，然在物質建設方面，時代總是日新月異的。我們要做現時代的人物，就要努力完備現時代人物的條件。但是事業無窮，人壽有限。所以，我們對於時代，就不能不加以愛惜，尤不能不加競爭。我們對於時代愛惜和競爭，就是對於我們的生命愛惜和競爭。

超時代的理想，人們目之為烏托邦，不及時代的行爲，人們目之為腐敗者，若要激不

隨，恰到好處，就得要做到最時髦的格言，「抓住時代」，或「把握着時代」。但是怎樣去抓住或把握着呢？固然各種的先決條件，如勇氣智慧等武器，不能不具備，然而對於時代的火候工夫，也要特別留心。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就是告訴我們怎樣去抓住或把握着的要訣。所以，你僅對於時代競爭，而不能抓住或把握着時代，你的事業，還是不算偉大的成功。

不過，你只要能夠和時代競爭，已算難能可貴了。我們知道，新舊時代的分野，雖不若漢疆楚界，判若鴻溝。但是時代絕不像路局，可以因人們政治地位之不同，而爲之另備專車，以相期待。我們若不積極努力，隨着時代前進，則時代將會離開我們，使我們永遠成個時代落伍者。所以，我們縱不積極的爲事業着想，亦當消極的爲免除恥辱，而與時代奮鬥。時代性質的重要若此，而其善跑的本領又若彼，那末，我們就應「加油」，「打氣」，奮勇直前，愛護時代。這就是我們對於時代應抱的態度。

我們與時代競爭，有沒有一「捷徑」或其他「妙訣」呢？有，孫中山先生昭示我們——「迎頭趕上去！」

## 全運識小

在十月裏，全國運動會的空氣，充塞了整個的南京，若仿宣傳人員的口吻，應該賜予嘉名，「運動的十月」。

可是，談運動嗎？運動會的意義，各要人已發揮盡致；運動會的消息，各報紙已專刊掲載。不談運動嗎？國慶紀念節，中央明令停止慶祝，你談，你就違反了中央臥薪嘗膽的苦心。總理倫敦蒙難紀念，雖然可談，但是談多了，要人們將疑惑你譏諷他們不能效法總理大無畏的精神。此外，可談的事，未嘗沒有，但是，如某次長代日本武官雇飛機前往新疆，雖爲陝甘人士所反對，然而事關機密，予何敢言！又如鐵道部之全國鐵路沿線出產貨品展覽會，雖然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然而涵意重大，又非京話所能盡言。無已，還是談談運動會罷。

十天的會期，三十幾個參加單位，二千餘名男女選手，與夫將近二十萬的觀衆，南京自有「熱鬧」以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談，真是俗話所說，「談何容易！」所幸，記者的京

話，並無一定範圍，而論語社同人，又不欲出一運動大會專號，說不完全，也不要緊。而且曹雪芹寫紅樓夢，借重一位劉姥姥，記者當運動會開幕之日，也見到某要人的一位姑娘——啊，錯了，應本中央黨部的稱呼，稱爲女工友。——好，就借重這位女工友爲起筆罷。

大會場中，有東西司令台各一，開幕之辰，東司令台爲主席會長院長部長委員及特別來賓起坐之所，西司令台則較爲普通，故有東風壓倒西風之勢。東司令台中，有雅座數排，位以桌椅，舖以白布，殊爲雅潔，坐其位者，有蓋碗茶喫焉。因待遇之參差，於是凡登台者咸思座，然座位有限，而第二第三第四諸排之左，又規定爲外賓席，以是後至要人，守秩序者，則直赴普通之座，有非坐雅座不足以顯其要者，則就外賓之席，實行侵略。有某中委，攜女眷二，孩童二，女工友一，因後至，乃趨第二排就西賓席而高坐焉。於時衆目睽睽，紛紛置議，旁坐某君曰，某中委之舉動，不僅未可厚非，且應一致擁護也，率女工友入司令台，其有平等之意味乎，據西席而有之，其有打倒帝國主義之意味乎。

九時半，林主席入場，軍樂大作，以示歡迎，但司令台上的人們，對之僅行注目禮，或點頭以示敬。忽聞聲起座中，大呼曰，「站起來，大家站起來！」並憤憤而說明曰，「對待國家的元首，那有這樣的不懂規矩！」羣衆聞聲，咸相起立，有某某中委及某某院長，曾起

立而坐，旋又由坐而下而起立。有認識大呼者之人曰，此國民軍事教育處長某君也。余曰，某君可謂克盡國民軍事教育者矣。或曰，「也是一般人奴隸性太重，昔某委員長爲主席時，凡入羣衆會場，見者莫不起立，尤以一般官兒立得最整齊。」余曰，「今日林主席來，首先起立者，固一般無官階級也」。

開幕典禮第二項，爲裁判員及運動員繞場一週，各單位依照報到先後，魚貫由大門而入，軍樂前導，步武整齊，觀衆精神，頓然興奮，舉欣欣然有喜色！當每一單位經過東司令台時，台上人們，咸鼓掌一次，以示歡迎。及東三省，哈爾濱，熱河，各單位經過，掌聲如雷，歷久不絕，一時空氣悲壯，且有爲之落淚者，「知恥近乎勇，」其斯之謂歟！至東三省哈爾濱熱河各位選手，曾於場外，散發傳單一種，說明彼等此次參加大會的意義，「目的不在錦標，而在於力爭版圖的顏色。」故吾逆料觀衆熱烈歡迎彼等時，彼等之心目中，更不知若何悲痛也。

移時，外賓陸續前來，因原設坐位，多爲各要人所侵略，故設法增加桌椅，第一排左側之要人，不得已而起立讓坐，然因外賓來者甚多，坐位仍不敷，於是大衆目光，復集於攜帶女工友之某中委身上，某中委似亦有所感覺，乃並二童於一席，並遣女工友於普通座焉，



噫，亦似欠平等矣。

旋由王世杰致開會詞，褚民誼報告籌備經過，林森汪精衛孫科邵元冲先後演說，蔣中正亦有一電致賀。汪氏聲音洪亮，態度激昂，且立意新穎，故為聽眾所注目。當講至警策處，如云，「今天，有東三省的選手在，有哈爾濱的選手在，有熱河的選手在，我們看見還是悲痛呀，還是歡喜？」「諸位選手的使命，不在錦標，而在振起全民族的精神，」我們要使中國，由一個綿羊，變為一隻老虎，」使得在座的日本來賓，均為之面面相覷，留心細聽。

是日，秩序欠佳，當末項首都各小學表演太極操時，大門口閑人阻塞，致小學生不易入內，以至經過一點多鐘，始行集合整齊。又因西北角少數觀眾，攀登看台而下，狂奔入場，致場中紊亂異常。所幸各小學生表演成績，尚屬優良，聊足以慰觀眾之心。惟終因管理不善，以致下午演出看客墮台慘劇。

憶秩序紊亂時，予亦在台上，頻聞太息痛恨之聲，予亦以為應該責備。比返家，至歸途中，竟聞人責備台上觀眾複雜，及起坐無定者。始知怨人者人亦怨之，不禁懷然於論語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之古訓。

二二，十二，一。

## 恭賀新禧

彷彿纔讀過論語新年特大號不久，不料日子真快，又是一年，論語社同人未能免俗，擬出第二次新年特大號，而且徵稿於余，這確使我爲難極了。

說甚麼好呢？

想了許久，覺着不如直捷了當，以「恭賀新禧」爲題。

但是王君反對，謂「恭賀新禧，禧從何來？」

其實，王君也太認真了。本來善頌善禱，是中國人的特長，何況恭賀新禧，乃是一句成語。譽人之子女曰「長命富貴」，未必卽不夭且貧也。譽人之結婚者曰「百年偕老」，未必卽不中道仳離也。譽人之父母曰「福氣很好」，未必卽不受少爺奶奶的氣也。推而廣之，骨牌中有至尊，麻將裏有發財，然而推牌九者，未必至尊，打麻將者，亦未必盡能發財也，王君又何必太認真呢？而且偌大的中國，豈果無一二喜事，足資恭賀，王君又何必灰心呢？且就我的觀察，新禧之來，雖未可知，然而舊喜中，確有不少足資恭賀者，吾人又何必不做一番

「溫故知新」的工夫，聊資慰藉呢？

南京市政府會議議決，凡該府公務人員，月薪在八十元以上者，須添製京緞漳絨或建絨馬褂一件。（聞行政院亦擬仿行，但不識辦到否？）穿馬褂不足奇，不過一個機關，全體職員，齊齊整整，穿將起來，確有些洋洋大觀了。該府穿馬褂的動議，雖爲提倡國貨，然而不早不遲，適逢年頭歲尾，這確令人回想到幼年過新年時穿紅長袍着黑背心的滋味了。有了馬褂，又欣逢元旦佳節，自不能不袍兒褂兒，擇個喜神方向，到大街上走走；在路上會見親戚朋友，又不能不鞠躬如也，緊合兩手，高舉齊額，歡呼之曰，「恭賀新禧！」雖謂恭賀新禧，因馬褂聯帶而出，嚮便有馬褂而不穿，穿而不適逢元旦佳節，或者兩者俱備，而又不向人恭賀新禧，豈不太煞風景，失禮之甚。

新年的風俗，雖各地不同，然而考究「喫」，則彼此皆然。就喫的質料說，大都直接間接，與麥有關。如麵也，餛飩也，餃子也，麵筋也，窩窩頭也，固屬麥之主要食品。他如酥糖，蝦球，蛋糕，餅果等，亦非麥不爲功。至如貼春聯，封喜錢，其所用之漿糊亦有賴於麥，是麥之有裨益於新年，誠所謂大矣至矣。惜乎我國所產之麥，品類既雜，量又有限，故過年者，類多苦之。去歲美麥借款既告成功，則今新年之麵食，自不愁沒有美滿之解決。馬

掛穿上，麵食有着，是民生問題，已解決其大半，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故元旦佳節，若尙不歡呼「恭賀新禧」，實屬大悖人情。

且也，聞海關報告，我國進口貨中，有意國大勳章一枚，業已起運在途，不久即可到達，據說，此項勳章，乃意相墨索里尼所贈，聞之殊深歡喜。蓋領受外國勳章，已覺不易，何況勳章之上，還加有一大（上海人應讀爲肚）字，更何況所贈大勳章之人，乃舉世所稱怪傑之墨索里尼。此種舉動，是否含有怪味，吾不得而知之。但接受勳章者，既爲我中國人，大而言之，似乎關係國家體面，小而言之，則我人似覺亦有榮焉。然則此一種勳章之接受，盛典也！國難家仇，不難報復。是故今年之元旦，不僅衣食有着，而且適逢盛典，又焉得而不恭賀新禧？

王君聞予滔滔不絕，不覺爲之首肯，惟王君仍有未能釋然者，彼云，恭賀新禧，未嘗不可，但滿洲有所謂傀儡政府，福建又有所謂人民政府，而胡漢民先生與西南各中委，又尙未能齊集中央，奈何！予曰，不然，張繼等業已南下，中央軍亦經調集浙邊，滿洲問題，因牽涉較大，故解決較難，然而不久的將來，或者將來的不久，以上一切問題，或均有一解決希望。舊聯有云，「松，竹，梅，歲寒三友；桃，李，杏，春風一家」，此非解決以上各問題

預兆乎？謂予不信，請將舊聯改易數字，即可見其妙處矣。

蔣胡汪本屬三友，

華閩滿遠是一家。

朋友，你試想，新聯貼好，麵食喫飽，馬褂穿上，勳章掛起，搖搖擺擺，行於通衢，此非過年的現象乎？衣食足，禮義興，難道尙不足以言恭賀乎？

喂，朋友，恭賀新禧！

二三，一，一。

## 陰陽歷新年之比較

寒夜無聊，圍爐漫話，羣謂陽歷之新年甫過，陰歷之新年正來，雖提倡陽歷，政府已有明令，然使用陰歷，風俗仍難遽變，何不就兩者之優劣，作為討論之資料，衆曰善。

法學家張君，首先發言，「我們要討論一個法律問題，先要認識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卽是這法律是否違反善良風俗。現在我們因為提倡陽歷之故，不惜政令皇皇，對於陰歷，百般摧殘，我覺得似乎太過，要知過陰歷年，或過陽歷年，均於善良風俗無關啊！」

長於地理學之張君言曰，「我國地居溫帶，歷代以農立國，而農產物又以米谷為大宗，當九十月之交，米谷登場，持往交易，換取現金，購買應需各物，及籌備新年用品，惟過陰歷年，始能恰到好處，若過陽歷年，則有籌措不及之憾。既曰過年，理宜隆重，不應草率，故我以為陰歷較陽歷為佳。」

五公公曰，「我一向都認為陰歷好，去歲我過的就是陰歷年，當時我貼的春聯，是——  
你愛摩登，可遵陽歷；

我是老朽，且從夏制。」

一時哄堂大笑。五公公曰，「有甚麼好笑！你們真的講得出用陽歷的好處麼？不過趨於摩登而已。」以『摩登』或『老朽』爲陰陽歷取捨標準，到也新鮮別緻。

同學何小姐曰，「我認爲陰歷年的好處，就在於天上沒有月色，人間燈火齊明，才感覺有異樣的興趣，嚮使如陽歷新年，三十夜有出月亮的可能，豈非除夕變作中秋，未免太煞風景！」

小朋友卓君曰，「先生教我們要用國貨，我記得陽歷又有人叫國歷，既然是國歷，那末，就應該提倡陽歷纔是。」我當爲之辨正，謂我國數千年來，用的都是陰歷，世俗所傳陽歷爲國歷者，係陽歷業經國家正式採用爲歷本之故。卓君卽掉轉語調曰，「那末，我們應該用陰歷。」

一時全堂空氣，均趨重於陰歷年，惟監察委員楊君獨持異議，謂「就監察權說，陽歷年較勝陰歷年。灶君，玉皇委任之監察委員也，過陰歷年時，率於臘月二十三送之上天，除夕再行接回，連往返路程在內，月大不過七日，月小則僅六日，灶君既苦於陳訴之匆促，而玉皇亦感於聽聞之麻煩。若夫陽歷，則十二月爲三十一日，時間既較陰歷多一日或二日，則彈

効之案，亦必較爲詳盡及廣大，不至僅及於縣長而已。當此五權試行之初，似應以過陽歷爲宜。」

王君見忽有兩種意見發生，恐彼此感覺不快，乃起立言曰，「不管陽歷與陰歷，我們所希望的，是要怎樣纔能過快樂年。要過快樂年，不用說，首要在民生，我們理想中的民生標準，我認爲——

衣——南京市政府的馬褂，

食——棉麥借款的美麥，

住——南京中山門外小茅山官邸，

行——航空公路獎券所購置的飛機或汽車。

民生問題解決了，過陽歷年也好，過陰歷年也好，過陽歷而兼過陰歷年更好，否則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也行。

全堂寂然，似覺不努力於國計民生，徒爲陰陽歷之爭執，均屬多事。



## 我與論語

未下筆前，心冬冬的跳，在論語兩週年時，這類題目，最易爲人所採用，雷同，豈不糟糕！繼想我雖人人可稱，然而我之爲我，未必人人一樣，論語尚有古版本之不同，「我與論語，一側重自我，即使雷同，又有何妨？」

就認識說，論語出版了兩期，才由友朋的介紹，買了來看，當時頗覺相見恨晚，不無微憾，幸論語大度相容，竟因此而成了莫逆之交，我認識了論語，所以就認識說，是論語認識了我，不是我認識了論語，倘遇文藝作家，必改題目爲論語與我。我兩認識以後，覺得論語的口吻，意見，主張，處處均與我相合，同時也覺得我有許多「老實的私見，」沒有發表的機會與地方，於是隨便寫了一則「居然中委出恩科，」投到論語去，不料竟然登了出來，而且還要我繼續撰稿，我一則閒着，二則感着興趣，也就答應下來，光陰好混，不覺就是兩年了，就情感說，還是用我與論語的題目，來得親切些！

可是，問題因此發生了。不知是我連累了論語？抑或論語連累了我？責備我最厲害的，

是一般以革命自負的朋友，他們怪我不去談民族復興，二次世界大戰，莫索里尼，希特勒，而談烟的作用，主席購物，夏日的南京，他們說我清談誤國，并引晉朝的先例作證；義正辭嚴，令我不能置答。但是愛護我的，又屢屢對我樹起大拇指頭，他們以為中國過去太為禮教所束縛了，坐如尸，立如齋，簡直像木偶一樣，因為生活之沉悶，遂使得思想迂腐，體力衰弱。故認為幽默是救時良藥，我能從此方向努力，就值得表示好感；情深意摯，也令我不能置答。我處於兩種意見之間，真是左右做人難，有時也很想振作一番，不過又感覺慚愧，因為談革命既不內行，說我之寫文章係為「救時」亦非本意。但為免除麻煩起見，起初在客廳裏掛上了一副「得過且過，自然而然」的對聯，近又將袁中郎詩「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旁人道我真瞶瞶，口不能答指山翠。」製作中堂。

論語兩歲了，就中國雜誌界的平均年齡來說，論語已屆壯年，或者將入老境，若以之比擬於人壽，則論語尚屬嬰兒，不過往昔我們中國之為父母者，每喜將其嬰兒裝作成年，衣則長衣，或加小背心，或加小馬褂，教則令其循規蹈矩，不要亂跳亂鬧，以致小孩子一點天真，都因之而埋沒。論語年歲雖不多，已具有特殊之個性，我希望大家善為愛護，無使其入於雜誌界之老老，或中國過去時代對於嬰兒之小老。

# 一部特別憲法

## 一 引言

某友攜來一書，封面題目「中華民族憲法私議」，旁註小字兩行，一爲「甲戌仲夏」，一爲「一個退避三舍者作」，我對於憲法本係外行，惟友人對於此部憲法，似乎異常熱心，堅囑我務必看看，我迫於友情，又見此書作者，既曰「私議」，又自謙爲「一個退避三舍者」，似覺不看，亦似辜負他人著作苦心。乃披閱一過，頓感興趣味無窮，未敢自私，謹鄭重介紹於論語讀者。

## 二 目錄

此部憲法，最能引人入勝者，首爲目錄。茲恭錄之如左：

### 中華民族憲法私議目錄

#### 緒言

第一章 總綱三條 第二章 人民由自與自由十二條 第三章 國民經濟與經濟六條 第四章 人民平等與等平三

一部特別憲法

- 條 第五章 國民自治與自治三條 第六章 機關與團體權限三條 第七章 中樞制度七條 第一節 國民政府 第二節 中樞立道院 第三節 中樞考德院 第四節 中樞行仁院 第五節 中樞司義院 第六節 中樞監禮院 第七節 中樞三民社 第一目 中樞民族社 第二目 中樞民生社 第三目 中樞民權社 第四目 中樞三民社連環性 第八節 國民大會 第八章 省之制度六十條 第一節 省立道院 第二節 省立道會 第三節 省考德院 第四節 省考德會 第五節 省行仁院 第六節 省行仁會 第七節 省司義院 第八節 省司義會 第九節 省監禮院 第十節 省監禮會 第十一節 省五權會議 第十二節 省民官大會 第九章 縣之制度 第一節 縣民政府 第二節 縣道德院 第三節 縣行仁院 第四節 縣禮義院 第五節 縣三民社 第一目 縣民族社 第二目 縣民生社 第三目 縣民權社 第四目 縣三民社連環性 第五目 縣民大會 第六目 區五三會 第一目 區道德會 第二目 區行仁會 第三目 區禮義會 第四目 五三會議 第八節 區民大會 第九節 村三民社 第一目 村民族社 第二目 村民生社 第三目 村民權社 第四目 村三民社連環性 第十節 村民大會 第十章 附帶理則五條 以上十章 部二百二十五條

查現時立法院審議中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稿審查修正案」，全部條文，不過一八八條，此部中華民族憲法私議，竟達二百二十五條，誠偉構也。

就此部憲法全體言之，其最精彩處，厥爲緒言，緒言凡三千言，我初覺其過長，全錄之恐佔論語篇幅。繼想，論語讀者，若僅見一點半點，一定以不獲窺其全豹爲憾！且此部憲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誠所謂游夏不敢贊一詞，我何敢妄爲割裂！惟有請求論語編者，不吝篇幅，賜予登載吧！至緒言中妙處，我特加以圈點，以示奇文共賞之意云爾。

### 中華民族憲法私議

緒言

本憲法何爲而作乎？謂爲解內憂而作也可；謂爲除外患而作也可；謂爲救未亡之中華民國而作，或謂救已亡之中華民國而作，甚至謂救世界，平天下，而作，皆無不可。

此作，自形式觀之。可謂爲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由精神察之，可謂從性之外內主仁，文武憲章也。若自由觀察之，謂爲一貫之道也可，謂爲一貫之德也可，謂爲一貫之仁，之義，之禮，亦無不可。更或謂爲一貫之立，一貫之考，一貫之行，之司，之監，亦皆無不可。

按五權憲法之名，本爲中山先生所創始，而三民主義之實，亦爲中山先生所告終。

惟此名實終始，而中山從無一貫之理論，未免爲學者所不取。且於孔子一貫之理論，間有衝突，尤爲賢者所遺憾。今舉其衝突之事實，而改革之。并繼續其使命，論語其原因，學庸其結果，代作一理論，作爲本憲法之緒言，宣我國光，傳我道統。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之行政與司法，不能不謂爲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以今之內憂外患觀之。豈但勢必至於民免而無恥。且恐至於無恥。而民猶不能免也。今依老子道德仁義禮之次序，而改革之。立法改爲立道，而天下有道，世界自平矣。考試改爲考德。地上有德。而社會自泰矣。行政改爲行仁。而君有仁。其國自治矣。司法改爲司義。而臣有義。其家自齊矣。監察改爲監禮。而人有禮。其身自修矣。如此改絃而更張之。無論天之大張，地之小張。以至於人類萬物之開張闢張。未有主張不能一貫者也。況中山先生之理論乎。

觀察中山先生之理論。所以未克成一貫者。論天時。因其早死十年。未遇今之內憂外患。無以促其主義復禮，而主仁也。論地利。因其長在國外。而短在國內。只知立革命去水之法，以爲出路。而不明立大學之道，以同行易也。論人和。因其以夷變夏。未以夏變夷。只知考從性言式之試，以爲入門。而不明考中庸之德，以監知難。

中山先生之理論。其理已具，而論尙未備者。一爲革命之理論。二爲三民主義之理論。三爲五權憲法之理論。今依科學之方法。按一陰一陽之道。以一理而論其三。名曰。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理論。以使結洋式繩之徒。亦知吾中國原有從性之外內主仁，文武憲章也。其理論如左

### 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理論

#### 第一節 革命之理論與三民主義之關繫

自知難言之。革之所以爲革者。外表也。證反之。內裏也。命之所以爲命者，表而出之也。反證之。裏而入之也。

之。之所以爲之者。進化也。證反反體之。退變也。此之也。必須克之敬之。始有革命之可言。然何克之而又何敬之哉。夫克之者。是父有武德。率性而革命。暫生其子也。其出路。惟精可以通之。但精者。青米也。青而不黃服。米則不誠實。不自種其業而母用之。是輕氣而大泡。不能成何革命也。婦敬之者。是母有孔道。從性而革命。克強其子也。其出路。惟一可以貫之。但敬者。苟文也。苟而如。若不結果。文雖清楚。而不明白。不黃種應欽而父與之。是養氣而學子。不能成孫革命也。

由行易言之。革命之所以爲革命者。內子外表而出之也。在大言革命。可謂外子革命也。在婦言革命。可謂表子革命也。在天然進化而未得出路時。可謂惟微之道心也。在自然退變而未得出路時。可謂惟危之人心也。人心在其夫。可謂人夫心也。人夫心。卽密司太太積極革命心也。人心在其婦。可謂夫人心也。夫人心。卽太太密思消極革命心也。人心之革命是如此。道心之革命又如何。道有天道。地道。人道。萬物道。之分行。心亦有天心。地心。人心。萬物心。之分易。人之道心。卽血管內心也。內心有紅血球白血球之分行。以爲易。紅血球可謂陰血球也。血陰而球行所易者。白血球也。白血球可謂陽血球也。血陽而球行所易者。元氣也。元氣。卽電氣也。電氣有動靜二馬力之行易。馬力行動而爲陽。其理有上下曲直之風流。其則有左右從革之交流。馬力行靜而爲陰。其理有上下炎潤之磨擦。其則有左右日月之震盪。陰陽馬力。有老少之行易。其少陰電氣。上炎而曲者。卽喜氣也。其少陰電氣。下潤而直者。卽怒氣也。其老陰電氣。由外曲從於內者。卽衰氣也。其老陽氣。自內直革於外者。卽樂氣也。有氣則有數。有數則有質。有質則有力。有力則有量。一馬力量。可謂馬夫之定數也。二馬力量。可謂馮婦之定質也。馬夫革命之始。必有如科學之電子。

馮婦革命之終。必有如哲學之元氣。此電學科哲元子。可謂生元也。此生元，可謂哲生也，其哲，生生無已，卽民生也。而民。生生無已。卽民族也。民族種子。有先白後黃之生成。此夫婦兩權革命，大和而共產也。中山先生言革命而創造共和。所以定用三民主義之理。其氣在斯乎。

### 第二節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五權憲法的關繫

三民主義之定理。自難知之背景論之。三之所以爲三者，定、數、也。數、不、定、則、無、三、。民之所以爲民者，定、質、也。質、不、定、則、無、民、。主之所以爲主者，定、力、也。力、無、定、則、不、主、。義之所以爲義者，定、量、也。量、無、定、則、不、義、。是則三民主義之定理。可按其背景，釋爲數質力量之達道也。

同此釋道。而以人需之儒道論之。義量有行量知量之分。主力有知力行力之工。民實有父質母質之合。三、數、有、父、一、母、二、之作。而中山先生言革命。其心理建設。所以主張知行分工合作者。其意在斯乎。然人欲知行分工合作。能不需用五權憲法也耶。

### 第三節 五權憲法之理論與三民主義之背景

五權憲法之定理。依三民主義之壓景。由易行論之。五之所以爲五者，半、數、也。數、不、半、則、無、兩、極、，權之所以爲權者，兩質也。質不兩，則無輕重。憲之所以爲憲者，理力也。力無理，則不性命。法之所以爲法者，則量也。量無則，理不從革。是則五權憲法之定理。可釋爲半數，兩質，理力，則量也。簡言之。可謂半兩理則之達德也。

同此釋道。而以爲我之儒道兼夫博愛之耶道論之。以法則量。故有物理事理之分。以憲理力。故有率性革命之工。



以權兩質。故有輕水重養之合。以五乘三。故有曲直兩極之作。行曲則能盡其孝。可多結果子，爲我而善後。知直則能盡其忠。以率性革命博愛而親先。

#### 第四節 三與五之關係

三與五之定理。自地道合作論之。三五兩數相加則爲八。此半斤之定數也。相乘則爲一五。此兩極之定數也。極雖直爲一大五而無三。內使三以孝弟革命形於外。陽極則曲爲一小五。實爲三之半數。其五反爲忠信之從性。而誠於中矣。此三五相加或相乘。惟精可以通之。

#### 第五節 民與權之關係

民與權之定理。由天道作合論之。民權兩質相減。一係爲政在人之罷選。一係爲治在法之創復。民權兩質相除。一爲先罷免，而後選舉。一爲先選舉，而後罷免。一爲先創制，而後復決。一爲先復決，而後創制。罷選選罷者。國父國母，自由由也。創復復創者。民夫民婦，平等平也。此民權相減相除。惟一可以貫之。

#### 第六節 主與憲之關係

主與憲之定理。以人道分工論之。主力之主。有半君主，半民主，合適之分。主力之力。有數知力，數行力，分之工。憲理之憲。有半文憲，半武憲，合適之分。憲理之理。有萬事理，萬物理，分之工。此分工而合適之。可謂古月胡適之也。古月合而成胡。其所以適之者。是主憲之理力有朋自遠方來。而見青天白日自生清明也。理力自生清明。白日不亦樂乎。樂則適之也。

適之廣東。則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適之廣西，則可曰。黨力惟險。神力惟顯。惟天惟地。可行厥山。論語其兩廣東西合作曰。窮人心力惟危險。神道心力惟微顯。惟精天。惟一地。可允執行厥中山。

#### 第七節 義與法之關繫

義與法之定理。以自然作工分論之。義量之義。有半仁義。半智義。合宜之工。義量之量。有知難量。行易量。分停之分。法則之法。有半國法。半家法。合宜之工。法則之則。有一事則。有一物則。分停之分。此工分而合宜停。可謂今日武宜停也。今日分而用武。其所以宜停者。是義法之則量。無友不如己者。而見滿地紅糧，自通中華也。義法自通中華。紅糧過則米勿憚改。米過而不改。紅糧則不能美滿。美不能滿。意則不能真。親則不能善。共則不能和。產則不能大。是謂過矣。

宜停其紅。則可同其顏。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宜停其武。則可來其蘇。曰。耶之爲主也。善乎大學。見美金。露華華黃白。使人瓜分矣。學庸其紅武。則可夫使其顏回回顏。如後來其耶穌。蘇聯華拳華曰。耶回之爲主人也。善擇乎大中庸學。得一美金善。則露華華拳華。黃服膺白。而使佛颯分之矣。佛分其颯。是法失其瓜矣。法失其瓜。義則可惜斯蒂矣。主義法惜斯蒂。則佛道亦可薪傳而並立矣。

中華民族紀元二十三年六，二五。一個退避三舍者自識

#### 四條文之一斑

條文甚多，錄不勝錄，茲擇其尤者摘錄兩條，惟如此辦法，殊無以對作者及讀者。

第一條 中華民族立國，以左列之三五達道，三五達德，組成國體，命名爲中華民國。

一、三民五倫達道

二、五權三端達德

三端：曰智，曰仁，曰勇，

第四條 人民無論男女種族宗教階級職業之區別，對於國法家法社會律，皆有自由之人權與自由之民權。自動謂之由自，被動謂之自由。

第十六條 國家應立經濟制度，以濟生民，使其衣食足，并應立經濟制度，以理民生，使其知禮義，

第二四條 人民五倫之中，各有老幼兩端，平等則其理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平則其理爲祖父教育吾幼於先，子孫孝養祖父於後。

第二五條 國民自治自，或他人治自，與自治他人，應組織社會團體，以行其政權，并應組織國家機關，以使其治能。

此外條文，可資鑒賞者觸目皆是，誠有美不勝收之感，限於篇幅，只得割愛，罪過罪

過！

五、「一個退避三舍者」是誰？

讀者鑒賞奇文後，必欲急知「一個退避三舍者」是誰？要知此公不僅有奇妙之憲法，而且更有奇妙之名片，我敬請論語編者，將名片之正反面均印出，讓作者自己介紹自己罷。

河北省水利協會理事長  
天津越越正式報社社長

# 武宜停

正 面

天津 特二區福安街德安里電四局一一三  
北平 寓 東皇城根三十五號電話東局五九六

反 面

# 武夫

本名桓字毅亭河北香河人與  
廣東香山孫文知行分工合作  
提倡世界文人大戰以消滅世  
界武人大戰為宗旨故名宜停

我謹向論語讀者建議，諸位鑒賞此奇文後，請無亂笑，以示敬意。蓋據友人語我云，此中華民族憲法作者武宜停君精神強健，且善言談，絕不類有神經病或神經痛者。且武君爲某軍長之老師，聞某軍長現正紛作荐函，介紹晉謁當局，大約卽爲佩服其憲法之獨具隻眼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信然！

京  
話

一月二十六日，雪在空中飛舞，茫茫大地，鋪上一層潔白地氈，我正披衣起床，欣賞風景，忽然王君匆忙走來，一見大呼曰：

「外面罷市了，不曉得爲什麼？」

「真的嗎？」從來鎮定的我，也開始驚訝了！「不會罷！因爲從沒聽到一點動靜。哦，不要是休業一日，紀念山海關失陷罷！」

「不然，」王君說，「因爲滿街沒有革命標語，也沒有人講演及散傳單。」

「那就奇怪了！不過、罷市兩字，請勿亂說，因爲亂說就是造謠，造謠就是反革命啊！」

「不是亂說，確實家家關門，不信，同去看罷。」

「開門囉，開門！」「碰！碰！碰！」警察先生不僅大聲疾呼的叫喚，而且手舞足蹈的打門。

我爲好奇心所驅使，上前問警察先生，「爲什麼他們不開門？」

「爲其不開門，我們才叫喚了，還問爲什麼？」我不料碰了一個橡皮釘子。

「碰！碰！碰！」聲音越打越厲害。

「那個！再打我亂罵囉！」那家裏居然發出了反響，這實在是大不敬。

走到了大行宮，一家酒館門口，貼上一張「修理鍋鏟，休業三天」的紅條。折轉至太平路，又看見幾家鋪面，也貼上類似的紅條，語氣也相髣：「整理內部，休業三日」，「清理帳目，休業五日」，「改良營業，暫行休業」……

我與王君越糊塗了，互相詫異着，難道一家修理內部，別家的內部也修理嗎？還有那些不貼紅紙不加聲明的，又有什麼毛病呢？

「嗶哩啾啦！」忽然對門一家放起爆竹來。

警察先生勇猛的上前，揪住了放爆竹的那位「小少爺」，一面大罵：「上所去，誰叫你過舊歷元旦？」

我和王君才恍然大悟。原來今天是舊歷的年初一，我笑謂王君曰：「記得土地廟有副對聯：

噫，那裏放爆？



哦，他們過年。

不料我們相信陽歷的新人物，竟變成陰歷年的舊土地了！

二二一、一，二六。

## 二

文無定法，想到那裏，寫到那裏，倒也痛快！可是偌大的南京，每日事件無慮萬千，我雖然自有取捨，然而就我認爲可寫的，也就不少，照普通通訊慣例，似乎先天時而後人事，好，禮從俗罷！

我國地居溫帶，縱然廣東較熱，北方——不指出地方名稱，仿春秋筆法，誌隱痛也——較冷，然而平均言之，大體相似，所以若問南京氣候怎樣，可以概括答覆，與你們住的地方「差不多！」但是究竟差到什麼程度？這可舉靈谷寺住持上書請林主席賞牡丹事爲證，原函云「穀雨後五日，寺中牡丹次第開放」，此言穀雨後天氣晴和，花木欣欣向榮也。「京內外人士，連日絡繹而來，……車如流水馬如龍」，言景色宜人，游客衆多也，「惟不見我主席命駕來遊」，則言韶光雖好，然而「至人無異趣」，亦有不表示歡迎者也。

我前請論語社每期送林主席論語一冊，記者按語云，「據說論語刊行以來，京中要人皆已人手一冊，贈亦讀，不贈亦讀，所謂不脛而走，自會走入國府也。」或謂論語記者大言不

慚，自吹自擂！但我昨過國府，見門前旗幟，業已改換一新，詢之某君，據說係因論語十五期敵人京話之功效。若果某君所說，係屬可靠之謠言，則此事雖小，似可爲論語入國府之一證。我敘述此事時，同時致敬禮于國府從諫如流之庶務先生。

四月中，拓魯生在文廟舉行其個人書法展覽會，有對聯一付，對於少年新貴以及詩人騷客，可作當頭棒喝，聯云：

功名豎子早遂

詩賦壯夫不爲

於此，聯想及一趣事，春初，友人李君往遊蘇州，謂在虎丘道上，見有數人頭髮被額，舉止瀟灑，一望而知其爲文藝界中人，忽聞一人云：「車夫呀，你何不在你的足力可能範圍內，增加點速度罷！」回首視之，原來此君落後。但此君雖力加催促，然而車夫之徐徐而行也如故，嗟彼車夫，負詩人多多矣。

四月廿六日，國府招待記者室，及參軍處值日官室，屋頂外面正中，忽發現尺高火焰，一時府內人員，齊集觀看，府內消防隊，奔往施救，乃火焰不灌自熄，最奇者，屋瓦完整如故，室內亦無他狀，且無電線裝置該處並未損壞。此事發生後，人人懷疑，或謂大仙作祟，或則以爲乃象徵國事，謂不施救，火或竟然延燒，出力施救，火神亦有所畏懼云。

近來娼禁問題，成爲南京社會問題之重心，記得京市代表大會，提出娼禁補救辦法案，男代表多主張開娼，有兩女代表力爭不獲，竟至放聲大哭，最近市政府召集政軍警聯席會議，對於開娼問題，幾乎由問題而變成沒有問題了。某市政當局，素來古板其性，方正其行，亦公然援引英之倫敦、法之巴黎，謂妓院林立，無法禁止。於是激怒了婦女會的委員，乘五月一日勞動節之餘暇，在世界飯店招待記者，除由唐國楨女士報告該會態度外，劉巨全女士演說，謂「南京商業凋敝，另有原因，固非幾個婦女爲娼，即可造一新經濟狀況，假使此說能成理由，則救濟中國窮困，直可令全中國婦女全操是業，卽予亦願跳入火坑」。李峙山女士演說，「解決性慾問題，非開娼所能濟事，苦力無此閒錢，公務員可帶家眷，大學生正須努力於學，……」觀劉李二君所言，誠所謂快人快語，然亦見其憤激之餘，不暇擇言了。

五月以來，南京漸漸熱起來了，起初，大家還漫不經心，到了十二日以後，天氣陡熱，我也沒有去查什麼寒暑之表，只聽一般人說，已經超越過八十度以上。走到街上，已見人穿了夏布之衫，進到菜館，又見人開了電風之扇，我雖然覺着，脫了駝絨，逕穿夏布，似乎有點紊亂了衣食住行中衣的革命時期。然而熱是事實，穿了厚衣服出汗，既不經濟，又且受苦，於是只好趨時，將夾衣束之高閣。不料十七日夜晚，忽然雷電交作，風雨齊來，昏昏欲睡的人們，不覺爲之發揚淬礪！次日讀報，知三牌樓廣東山莊門前平屋內，二人被雷殛斃，洪武路某號肉攤一人觸電慘死。記得一月以前，三個狂風暴雨中的女性，曾在某校公開表演，不識這次南京天氣之急變，以及死於非命的人們，有無文藝家肯出其餘暇，來寫三個狂風暴雨中的男性？但是這樣一來，街頭巷尾，又表現了二八月亂穿衣的景象。

五月九日，林主席啓節赴陝，有院長委員隨行，據說，此行目的，係視察洛陽行都，及建設西安陪都。誠然，在此嚴重時期，平津危急，南京首都，自不能不作準備，這不特是朱

柏廬所說宜未雨而綢繆，無臨渴而掘井的普通意義、恐怕還含有長期抵抗的意味在內罷。說明白些，就是「小子，你再兇，我就算讓了老家，然而我還有行宮及別墅呢！」西北被災久矣，開發西北之聲，又復甚囂塵上，建設西安陪都，或者還有救濟西北等等重要意義呢！這真是一件極重要而刻不容緩的事！

南京市府，照例每一季有一次大掃除，以孟仲季來算，五月恰好是夏季之中，五月十五，又恰好是夏季之中之一日，所以，夏季大掃除，就在五月十五這天舉行。事前，各街滿布標語，警察逐戶通知，臨時，各清潔隊全部出發，各校各宅亦分別動員，事後，各報大字記載，匯文女中，且由市府派員檢查，評定比賽成績，為最優等第一名，南京總算是從此清潔了！五月間的紀念日，大多在月頭月尾，中旬要算最寂寞的了，有此一番大掃除，不僅衛生，而且熱鬧！我寫至此，忽然吳君來訪，他說：「當大掃除那天，我正坐了一部黃包車，在街上走着，只見清道夫們，掃清垃圾後，將掃帚倒擱在肩上，車夫又沒命的將車拖向他們旁邊過，以致我滿身黏了不少的垃圾。這還不算，忽而來了一部洒水汽車，汽車夫先生，故意向人多處斜着走，而且加重了壓力，使水洒在人身以上以為樂，可惜我才做的新衣，就這樣完了，你還在這裏替他們宣傳。」我說，他們掃除，係掃除街市垃圾與行人無關；其

實，你身上既有了垃圾，何不就便請他們掃除掃除呢！

由掃除又聯想到自來水，南京飲水，素不講究，江水而外，井水塘水甚至秦淮河水，都有人用或吃，自有自來水以來，已一月有餘了，人們仍然守舊，對於自來水，并不表示十二分的歡迎，我起初以爲是南京人的慣性，或者是自來水質不好，但是實地調查，并不如此。後來見市政府對於自來水的減價，并限制水爐茶灶，須一律用自來水，方才忽然大悟，知道衛生與金錢成正比例，市政因衛生才恩威并用，從此以後，南京的衛生，可以楷模全國了。

最近南京人們，引爲快慰的一件事體，就是胡立夫業經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當去年淞滬之役，胡立夫公然爲虎作倀，明知「要受民衆的反對，政府的督責」（胡氏語），偏要在上海組織北市地方市民維持會，勒索敲詐，無所不爲。及經捕獲，而江蘇高等法院竟仁愛爲懷，判處無期徒刑，一時人情憤激。記得陳獨秀對記者言，亦以胡氏才是危害民國，乃竟蒙寬容處決爲憾，現在想陳獨秀聞之亦當爲之釋然了。但據傳說，京中近日已來大批女漢奸，冀以色相勾引，偵察重要消息，轉送敵方。此事若確，則胡氏之死，并不足以資警惕。然而做漢奸的，爲什麼竟不怕死，公然深入內地？甚至堂堂皇皇的首都。亦且大批前來？再漢奸不用男性，而用女性，而用色相足以誘惑人的女性，這又是何所見而如此者？此中原故，殊足耐

人尋味，不僅胡立夫一個之生死存亡問題而已，朋友，請你對於胡立夫之死，且慢引爲快慰。

廿二，六，一。



#### 四

與大人先生素無往還的我，某日公然接到了一張請箋，具名的是當今主席五院院長及蔡吳李三位先生，箋云：「六月一日至十日，舉行當代畫宗劉海粟先生近作展覽會，陳列劉先生傑作三百點，敬請評覽。會場，花牌樓中華書局新屋。」我當時看了請牋後，馬上就有幾項淺薄的感想：第一，不期然而然的竟聯想到秦瓊賣馬時的名言，「提起此馬來頭大」。第二，他人是「三百點」，而且是一「傑作」，我胸無「點」墨，怎敢「評」覽？第三，中華書局新屋，聽說建造不錯，我也想去看看。還有一項超越範圍的感想，即是徐悲鴻離京了嗎？他是幾時出國的？

又不知過了好幾天，我生性健忘，幾乎辜負了主席們盛意！幸而我的朋友某君死了，我到花牌樓去買挽聯，路過中華書局新屋，看見幾丈長的竹布，上面寫着仿宋體的大字廣告，才想起了展覽會還在開着。我於是順便踱進去看，誰知要買什麼兩角小洋的人場券，據說這是爲賑救東北而發的一點善心。我本來是慈善慣了的，不料此刻忽然作怪，那兩角小洋，幾

乎幻影起來，大於門外的仿宋體字，我於是向後轉，不料有一位莫虛友的同事，來招呼我進去，到使我不好意思謝絕。中華書局的新屋，兩面當街，光線異常的好，屋內的東西，因光線的幅射作用，也都呈了異態，我才知道美術上對於選擇光線，認爲第一要着，良非無故！至於「畫宗」的一傑作，本刊業經介紹過，敵人滿擬贊揚，只是近日嘴痛，笑不得！不過那天敬謹參觀以後，有一個至今尚無解答的疑問，即是：「當代畫宗」稱路易賴魯阿爲「漢學大師」——見「當代畫宗」之路易畫像及題詞——不識路易賴魯阿也一樣的印送小冊子及令其門徒宣揚否？

六月五日，中央黨部紀念週，汪精衛先生報告中日問題，極能近取譬之能事，對於河北停戰協定與東北四省之關係，他說：「譬如有一個人，住着一間房子，硬被別人佔去了，和他講理不聽，和他打架，反被他打出大門，摔到街心，身負重傷，動彈不得，暫時躺在街心，這自然是倒霉極了，但這個人並沒有承認將這房子讓與他，尤其將房產契據交給她。」對於中國請國聯主持公道，日本輿論橫加誣蔑，則解答之：「日本以爲中國還是沿用夷制夷的老法子，這是絕大的誤會，中國如果無端挑撥各國，加危害於日本，自然是中國不對，然事實並不如此，乃日本加害於中國，例如一個人被危害的時候，不能禁其不呼救。」這兩

個譬喻，真是恰當極了，我們自然相信汪先生的話，是不錯的。只是我不解的，第一，幼時聞一故事，某宅寶匣被盜，主人夫婦焦灼萬狀，其子笑曰，無關緊要，鑰匙尙在家也。一時傳爲笑話，不知此故事何以可笑？第二，某鄉婦途遇瘋犬，被其囓傷，鄉婦哭喪着臉，質問瘋犬，我未嘗惹你，你爲何囓我。路人聞之羣謂其愚，不知其愚何在？

近來南京因爲重劃黨區，區分部區黨部執監委員均全改選，同時六月十日是原定爲全國臨時代表大會現改爲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代表之期，於是南京的黨務，驟然緊張起來，而旅館業及菜館業，亦因此而生意興隆，所以有人說，若果常常選舉，亦爲推進黨務及繁榮市面之一法。

吳稚暉在中央大學講演，大意說六十歲以上的老頭子，應該鎗斃，因爲中日之戰時，汪蔣兩先生，均不到十歲云。關於亡國之責任，一向是你誘我推，吳先生總算是樸直可喜，不愧自命劉姥姥。不過吳先生還是不澈底，六十歲的界限也太廣，恐怕未見得個個肯願意鎗斃罷。還有一層，吳先生也未能深謀遠慮，國府主席的標準，不是要年高德劭嗎？若果六十歲以上的人都鎗斃了，有誰來作主席？縱謂不得已而思其次，然而六十以下的，大都血氣方剛，你不怕他們因爭主席而打架嗎？

南京對於自來水事件，近來越鬧越離奇，有以井水冒充自來水者，有於自來水中攪雜穢水者，更有偏僻之地，人民因震於自來水之名，而怪水之不肯自來，乃於夜深人靜之時，破壞龍頭，竊取自來水者，雖經市政當局，恩威并施，然仍無效！近聞市政當局，頗覺以此為難，擬組織挑水伙，挨門排戶，實行送水，但是大多數老百姓不表同意，因為送價較買價尤昂啊！有某衛生家因此大發脾氣，說南京人不要命，不講衛生。

三中全會，有某某委員等提議澄清吏治及切實懲戒貪污兩案，經交國府轉令立法院擬具意見，立法院提交大會，有某某等主張制定懲戒貪污之特種法規，又有某某等反對，謂此非法律制定與否之問題，乃是事實上法律能否執行問題，果能切實執行，則現時刑法民法業已具備，至官吏及黨員犯罪，較常人罪加一等，亦經明文規定，更不虞有偏頗不足之憾。雙方言時，均隱隱約約涉及實際問題，儼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之概。爭論許久，卒以不另製定特種法規者勝。予聞之，亦覺不特別製定為佳，并為之高唱韓憑鳥鵲歌曰：

南山有鳥，

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

羅當奈何？

三二，七，一。

京  
話

一三九

## 五

南京一般人民，近來惴惴不安者，一爲天上的太陽，一爲長江的大水。他們不知甚麼叫做水位，更無錢購置寒暑之表，只憑着感覺及視察，作測量的標準。你只要到下關江邊及太平橋附近，便聽見一種慘痛的呼聲，「天，再漲，水就要上岸了！」你若坐上黃包車，便聞着一種悽惻而緊急的喘息聲，「唉，今天交關熱！」他們似乎知道的，僅是「命苦」，不敢怨天，更不敢尤人，唯一的希望，卽是天公做美！至於水位曾一度漲至五三·七公尺以上，較之二十年最高水位，僅差一公尺；室內熱度達九十八度，室外在百度以外；你若和他們談起，他們聽也不願聽，儼然這是吃飽飯無事做的玩意兒。

南京地勢低下，長江水位稍高，輒有倒灌秦淮河之可能，近來，南京工務局爲求安全起見，特將通江之閘，加以關閉。可是這樣一來，稍有微雨，於是溝澮皆盈，而其涸也，又不如孟老先生所云，「可立而待」。

趙帥秀詩云，「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既然溝澮皆盈，蛙便應運而生。

只是我所不解的，據近日的經驗，似乎南京的蛙，比別處爲多，豈蛙亦知南京爲中國之首都乎？陸游對蛙，印象太壞，他說，「無賴羣蛙繞舍鳴」，可是就我觀察，覺着適得其反，蛙竟是一個「現代化」的典型人物。（以蛙許人，重視之也。）蛙爲兩棲動物，活動範圍，遍及水陸，雖不能騰雲駕霧，微有遺憾，但已覺得茫茫大地，無所往而不適了！且蛙知機待時，當秋冬春各季，立即潛伏，一至夏季，便爾來蹤去跡，隨處可見！又蛙更能「把握着時代」，青草池塘，固是佳居，潢汙行潦，亦可寄跡，但求一枝有託，不妨大放厥詞，雖鳴聲過多，如陸游之輩，罵其「無聊」，然而其爲蛙者，絕不以此灰心，愈鳴愈繁，愈鳴愈高，使聞者不能不聽，積久而漸相安，所謂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蛙亦可以自豪歟！至蛙開發殖民地之精神，亦足使人驚服，不管赤日當空，抑或大雨傾盆，長途跋涉，無遠弗屆，甫有聚渚，立成蛙居。且一有憑藉，立即大事繁殖，不僅爲其自身計，並爲其子孫萬代計，民族性之偉大，於動物界中爲巨擘焉。蛙對同類絕不相殘，得一地盤，絕不自私，試觀一塘之微，居蛙動逾數十，且攀親及戚，源源而來，黎元洪所謂有飯大家吃者，不徒於蛙類見之。再蛙對於議事，力守民主精神，一蛙動議，羣蛙「閣」閣，絕無會而不議之憾。蛙有美德如此，而世人不諒，反從而加以責罵，我殊爲蛙叫屈！然而世人雖厭蛙，但終於爲蛙聲所屈

伏，蛙非現代化之典型人物而何？若起太史公而對蛙加以贊美，必曰，蛙亦人傑也哉！

京中各機關，自減成發薪以來，各公務員時興浩嘆，看戲由特等減為優等，打牌由廿元減為十元，以致頭等戲院，迫而減價，麻將運動，時感「才難」。昨日某機關職員，聞本月份薪水，可望加發二成，喜極之餘，特仿等因奉此歌，吟詩一首，云：

照得本月薪俸，

據稱加發二成，

事關同人幸福，

着呼萬歲三聲！

航空救國獎券，自發行以來，風行全國，京中人民購買，尤為踴躍異常，據確實調查，係因前次鄂豫皖三省救濟獎券第二獎，為中央組織委員會職員所得，一般公務員受此暗示，旋紛紛組織團體，徵集同志，合力購買。又以購買十張，加送一張之故，於是團體人數，旋為十或十之倍數，其最大者，甚且多至五六百人，可謂洋洋乎大觀矣。至其辦法，由發起人徵集同志，彙收股款，購買獎券，妥為保管，所有同志名單及獎券號數，則由發起人以油印或石印印就，分發各同志，以徵信實！其規模宏大者，甚且厘定章程，相互共守。組織完



密，辦事周到，所謂辦事科學化者，其此之謂歟。開獎日期定於七月三十日，現因爲期甚近，一般人咸存中頭彩之希望，各處談話亦幾以此爲資料，當此天氣炎熱之際，得此爲精神上之自慰，是亦消夏之一法也！預料本刊廿二期出版時，已有若干新興富戶對飛機表示敬意者矣！

二二，八，一。

## 六

溽暑困人，正以爲憾！乃七月二十以來，天公做美，薰風時雨，不時下降，方幸可以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不意連日讀報，知廬山正有重要會議，而上海小報，更日肆曉舌，謂某部將易人，某省將改組，頭頭是道，一若親身參預者然！我遵論語古訓，欲做一思不出位之君子，乃友朋之急進派，公然以「迂」目我。且某友以大義責我曰，「子奚不爲政？」我不獲已，爰仿孔家腔答之曰，「古詩不云乎，不識廬山真面目，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法佔粵海九小島事件，要算塘沽協定後最值得注意的外交事件了。可是九小島在那裏？有的說是西沙羣島，有的說，不，是珊瑚羣島，可是究竟是「珊瑚」或者是「沙」，據說，外交部參謀本部海軍部西南政務委員等尙在緝密調查中，在未明瞭確情以前，「暫時不急予表示態度云」。唉，我一向都恍惚，到現時才真感覺着我國土地之大，大得連版圖領土都不容易知道！至於法國爲甚麼敢佔領這九小島，申報記者，曾代揣測其意，曰：「中國可以放棄蘊藏豐富之東三省，寧獨不能割愛一叢爾荒涼之島嶼？可以斷送三百餘萬方里之廣漠，寧獨

不能拱讓一平方英里之塊土？可以置二千四百餘萬人口於不顧，寧獨能保護此棲流荒島之少數漁民？」假設這揣測不錯，倒要當心其他之趁火打劫？否則，以後，……？

張溥泉先生在中央黨部報告，有云，一東北四省，已被日攫去。河北亦已入日本半奴隸的狀態，但即此半奴隸之狀態，亦係華北當局叩頭作揖得來。余爲此語，非批評外交，乃申敘事實，良以情勢所迫，不得不如此耳。」我覺得這是「真話」，值得作「義務的宣傳」。又記得北平各團體，曾爲收編李際春事，通電有云，「如李際春可以收編，則郝鵬可以釋放，胡立夫亦當含冤地下。」本來胡立夫臨死時曾大聲呼冤過的，李郝二君事，總算「應」過了。我覺得這也是「真話」，也值得作「義務的宣傳」。以前，我們總感覺着說「真話」的太少，有此二事，不能不說是政治的進步！我這也是一「真話」，請無誤會。

監察院監察委員劉三，彈劾江蘇民政廳長趙啓驥，關於賣官鬻缺事件，以「買者既不敢聲張，賣者更不肯洩露，以故得據極難」，故於正文後面，並附其意見曰：「年來政治日見萎敗，而贖貨心情，愈演愈工，若必刺得契約以爲憑，則永世無發覆之日矣。」有人以爲這幾句文章着實不錯！據監察院消息，此案係根據人民控告，證據正在偵查中。大公報曾著社論主張澈查，說這不僅是蘇省一方人士的期望而已。我們拭目以觀其後吧。

戴季陶先生，鑒於中日戰事發生以來，將士人民，死傷不少，不禁悲從中來，特發起「普利法會」，以謀追悼超度。業已分啓全國各地佛學會，佛教會，勸令各地佛學弟子，誦經諷懺。本來，戴先生做事是有始有終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戴先生曾師日本人對付成吉思汗的故智，發起仁王護國法會，大做其金光明道場。現在對日事件，總算告一段落，自然應有此新的主張，以作結束。本人身逢盛世，得親先後兩大法會，本想作幾句贊美詞，可是慚愧得很，本人對於佛學，是一個門外漢，本人常聽到僧侶及齋婆們說，神仙中本事極大的，是如來佛和觀世音，不知這次普利法會，是唸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嗎？抑或是南無阿彌陀佛？

報載，外國和尚先後兩批來滬，聞將來本京寶華山出家。乖乖龍的冬，我雖非佛教徒，聽了也自歡喜！第一，證明「佛」的重心，已由印度移入我中國，尤其是南京的寶華山，第二，佛法無邊的佛爺，公然呵護我國，這實與國之徵！第三，向來只有中國人到外國讀書，現在也有外國人到中國留學，真是一種光榮！第四，唐三藏及其高徒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諸位，必定含笑天上，說，「也不枉我們師徒當年辛苦一場！……」漪歟盛哉！

近來，南京常演着喜劇和悲劇。

汪院長兩赴廬山，多倫城再度失陷，雖也是喜劇和悲劇，然而事既關乎全國，性復涉及政治，稍越「京話」範圍，不必說。我現在所要說的，喜劇方面，是國府內院，譚墓階前，蓮花競並蒂；悲劇方面，是中山陵內，新街口旁，哭聲頻相傳。

本月七日，京中各報載，國府內院林主席辦公廳前，植荷兩盆，往歲均開單朵，今年忽奇花大放，左盆生並蒂蓮兩對，右盆生並蒂蓮三對，娉婷多姿，嬌豔欲滴，襯以綠色之荷葉，如玉妃之映翠蓋，林主席時加賞鑒，認為祥瑞，並留影以作紀念云。我當時覺着：看並蒂蓮，這倒是個很好機會，可是繼而一想：我非要人或次要人，如何進得國府大門？後來又見報載，譚院長墓前，所植荷花，亦復蓮開並蒂，而且甚有一蒂三花者，可是花開不久，概行凋謝，因不結實，故只讚一光桿云。譚墓，什麼人都可往游，但記者既不早說，致令我又失一賞花機會。

對於蓮開並蒂，如林主席認爲祥瑞者，固不乏其人，但亦有持反對論調者，其理由以譚墓係屬陰宅，乃亦有此，縱不視爲妖孽，於事亦屬平常。且有好事者，窮究花種之由來，據云，中山陵園旁周家花園有此種子，無論何人種植，植之何地，均可使蓮開並蒂，並不足奇云。我以爲好事者太「缺德」，反對者，亦掃興，他人視爲祥瑞，視作祥瑞可也。且老主席治國之餘，寄情花木，何幸有此精神之寄託，乃復爲之揭穿，無乃不仁！又有以此種祥瑞，如果屬實，亦僅偏於婚事，而與其他無關者。此說近於中立派，不否認其爲祥瑞，亦不承認此祥瑞與國計民生有何關係，比不上堯庭奠莢。婚事與年高德劭之主席是無關的，至於譚院長呢，生前已不作續弦之夢，死而有知，亦不致頓改初衷，忽然風流起來。於此有位很革命的同志，爲我言曰，這是象徵革命之花，三花生於一帶上者，表示三民主義也，並蒂之花五對者，表示五權憲法也，現時憲法在制定中，故開此花，以示慶祝。我聞言而大悟，且了解吳經熊張知本兩位憲法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必須各擬一份憲法草案之理由，原來因爲並蒂之故；而陳長蘅氏最近在時代公論發表的「再來一部憲法草案」，或是想如譚墓前之三花一帶吧！我敬祝三花鮮豔，不要只賸光桿，更不要如紅樓夢所云，變了花妖，駭壞了大觀園的哥兒姐兒們。

中山陵園，近忽有豺狼爲患。上月，鄉中某姓小孩，竟爲所噬。現陵園警衛處，招集獵戶，實行撲滅，曾以羔羊兩頭，繫於四方城下，意欲誘而殺之。據土人云，該地本有豺狼，自設置陵園後，禁止獵狩，故日趨於繁殖云。本來，中山門外現已成爲南京唯一名勝，自不容於豺狼當道。且顯者隨時往來，脫有不幸，亦且關係黨國安危，撲滅之，理也，亦勢也。不過，就豺狼言，彼以爲託庇於中山陵園，生於斯，食於斯，長於斯，子子孫孫，可無憂矣，不料偶動貪念，依勢凌人，竟至亡命無所，豺狼有知，當亦後悔。或謂豺狼之遭撲滅，要亦禍由自取，夫中山陵園之環境，既日近於美化，而復禁令獵狩，更覺有所保障，彼豺狼應如何小心惕厲，嚴守秩序，愛護其所恃以爲倖存之生命線，而乃不知檢點，狐假虎威，欺侮游人，其遭撲滅，抑又何惜！再中山陵園，每日游客無慮數百，工作者無慮數十，乃豺狼竟不敢攫其鋒，僅至噬食一鄉村小兒，欺善怕惡，尤爲可鄙！但據土人所說，則豺狼之存在，已遠在數年以前，於此更令人感慨萬分。鳥獸之不可同羣，孔老夫子，亦曾痛論及之，管理陵園者，胡不早加撲滅，致令養癰貽患！現時既已決心撲滅，率性一不做二不休，不僅狼子狼孫，一律剷除，卽凡類似豺狼野性難馴之動物，亦宜悉舉而殲滅之。

至於新街口事件，係龐姓新造市房，因營造商偷工減料，監督疎忽，突遭坍倒，壓死工

人四名，鄰近小孩一名，傷十五人，此爲首都空前慘劇，故發生後，遐邇震驚，圍而觀者數萬人，各報亦競相記載，不厭求詳。死，本來是慘痛的事，雖有順逆之不同，然其狀況之不幽默則一。聞壓死四人中，有一人僅掘出一條腿，人身則不見，回憶某君所著一條腿小說，不覺趣味迥異！南京自建都以來，舊宦新貴，競相投資，或憑借靈通之政治消息，或憑借優越之政治勢力，廣置地產，多多益善，甚至有一人而購地至二三百畝者！以致地價日漲，新街口廣場附近，奠都前每畝不過百餘元，前歲即漲至三萬餘元，然而，其次焉者，欲求尺寸寸地而不可得。至於私人建築物，自住者力求結實，牟利者一味「馬狐」，此又爲一般鐵的定律。賃人屋者，既出重價，而且受氣，「找房子比找官做還難」，已爲南京最普通之流言，我常與友人言，做南京人，或在南京做人，真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龐姓新屋之坍塌，不過其最著者耳，類乎此者之隱患，恐隨時隨地，均潛伏着。聞市政當局現正追究承包人楊茂記，決弔銷其營業執照，又聞市民以工務局主管簽發建築執照之某科長，毫無工程智識，決請撤換，我認爲都對，然而又認爲都不對。還是戴季陶先生有先見之明，將總理遺教藏之塔中，要談「平均地權」嗎？請待千百年後，第二雷峯塔之坍塌。



## 八

入秋以來，京中天氣，仍復大熱，每日中午，寒暑表仍常在九十度左右。一般科學化的機關，遵守九十度以上停止辦公之原則，下午照常放假。人們因為夏天受暑氣的薰蒸，蚊蟲之騷擾，滿以為到了此時，將所欠的睡債，全部還清，不料溫和的秋風，隱含着輕微的冷氣，偶一貪涼，疾病以生，我便是罹此「秋難」的一個。報載中央醫院衛生事務所，在八月初一星期中，診治此種病症，達萬餘人。其實若統計南京全數病人，為數當在四五萬左右，因為就以我而論，即是不住任何醫院而在家調治者。

最討厭的，痢疾與他病不同，肚裏常常想瀉。坐馬子看論語，在平時是最舒服不過的事情，到此刻亦感覺煩惱了。馬子雖非高官厚祿，然而到了要瀉的時間，總覺非他不行。所抱歉的，是馬子未在旁邊時，急想尋馬子，到坐上馬子以後，有時尚能暢所欲言，有時真如俗話所說，連半個屁也放不出來。然而旁人見了坐上馬子總以為或在瀉矣，抑誰知尚有隱痛存焉。

監察委員高友唐，以某案提出後，某省委員辭職，以相要挾，認爲「頗有以槍桿壓迫監院之勢」，主張監委總辭職，以申法紀。又有人勸其少發表談話，高云，「我有我的說話自由，不能因我是監委，而不准我說話。且禁監委說話，亦無明文規定。」時人譽之爲快人快語。或謂高先生姓氏雖高，世故欠深，孔二先生之爲聖，在乎知「時」，高先生何不默爾而息，若心感覺不安，竟可彈劾幾個小小縣長，「既英雄，又穩當！」這必然是高先生未讀論語之過。我則以爲不然，孔二先生亦嘗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則孔聖之「時」，亦不能盡作滑頭解釋，高先生或是善讀古版論語，而未曾讀現代論語之過，假使他讀過現代論語，必定使他的彈劾案，更來得幽默些。

某君有古畫一幅，相傳爲周顛仙所繪，索價巨萬，近更遍求名家題辭，以重其價。于右任先生題云：

神仙塗抹無真假，

史傳傳聞費考量，

絕世英雄明太祖，

廬山勒石更荒唐！

昔宋太祖既定天下，爲收拾人心起見，推崇陳希夷爲仙爲佛，以示其立國也，隱有上天相助。明太祖師其故智，以周顛仙方陳希夷，更於廬山勒石，以欺世人。實則周顛仙有無其人，尙不可知，縱或有之，然而是否能畫，亦屬一大問題。于氏受人請託，未便拒絕，但又不便贊美其畫，乃從而否認其人其事，亦足見其詩意之幽默矣。世之借光文人學士，以自詡其能畫者，讀此詩後，其亦有感於中？

八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先生在行政院紀念週，報告外交方針問題，指摘數人對外交的誤解云，「我曾聽見人說，我們練好三千架飛機，定能報仇，這真是廢話。」又云，「如今有些人說什麼親甲派，又有些人說親乙派，其爲廢話，較前尤甚。」汪先生敘述這般廢話後，特爲申述云：「須知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如大病臨危，除了對症下藥之外，一切飲食，只能清淡，若驟然滋補，不但無益病體，反致促其死亡。」有人說，汪先生這段申述，似亦近於廢話，其然豈其然歟？我於此謹作介紹，未敢批評，蓋冀免於廢話之譏也耳。

報載短跑名家孫桂雲女士，投考燕京清華兩大學，均不幸而落第，以金陵女子大學空氣新鮮，決南下入金陵女大，聞學校當局表示歡迎，允准免試入學云。免試入學，一般人頗多訾議，以爲開一惡例。我則以爲不然，試將南京空氣，加以分析，幾爲一吹一與「拍」的成

分所充斥，故三缺一者，跑也。若得孫女士來京，告以如何跑，怎樣跑的種種方法，使人領受其心得，則將來遇有緊急事件發生，或者荷包充滿時，便可玩一套三十六着之上着，托庇租界，或優遊海外，縱案情敗露，亦不致於吃虧，是跑之功用，不僅意義偉大，而且在今日之南京幾爲運時良藥，金女大此舉，真可謂功不在禹下。

第二次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又開始發行了，聞購買者之踴躍，較第一次尤有過之，且因每號分爲十條，故凡有大洋乙元者，亦可一試其運，可謂普及而公允者矣！我因鑒於前次購買者期待中頭獎之熱烈，及不忍見開獎後失意之痛苦，主張開獎日期，延長一百多年。這樣一來，買獎券者，可以終身度日於快慰的希望中，即使不中，區區乙元之值，也早已取回來了。

## 九

天氣爲點綴着秋的景象，似乎不能不將寒暑表溫度降低，早和晚，常常起一陣微微的風，三日或五日，又常常下一點毛毛的雨，山川已現蒼老之色，草木亦呈蕭條之象。人們的情緒，滿擬隨氣候而轉移，誰知經委會擴大組織呀，蘇省府即將改組呀，鬧得滿城風雨。你想，南京既是政治中心，一般住居政治城中的政治人物，又焉能避去這些政治的風和雨，於是乎熱鬧起來。你假如以人事去測天時，你必認爲這是初夏，而非中秋！

說到政海的浮沉，使我又聯想起吳稚暉的妙語了。九月初，宋子文氏返國，黨國羣彥，聚於廬山，會商國是，吳稚暉亦前往。雖吳氏一再聲明，其去廬山也，爲與靜江先生作伴，其留廬山也，爲陪石曾先生遊玩，但當其去來也，記者不能不問，問又不能不答，於是一「違雅教」的吳氏談話，又散見於各報。其答「政府大改組」之問，則曰，「我以爲政府有如土地廟，廟內的土地菩薩，似不宜常常搬動，攪得人心不安，還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好。」這話是超脫極了，但是吳老先生或者未深察土地菩薩的苦衷！嘗聞舊都來人言，雍和宮有一

關帝廟，前門外亦有一關帝廟，當初計議建此兩廟時，一般人咸以雍和宮內者，必較前門外者爲佳，抑誰知後來香火之盛，卻適得其反。幸而廟雖兩地，主人則一，香火雖有盛衰，然而調盈劑虛，挹此注彼，以關雲長之英武，當不致沒有辦法。但使雲長有靈，目視同一之身，而待遇判若霄壤，亦必以人心勢利爲憾。吳老先生不知曾聞此故事否？如果聞之，請問以關雲長之一小小兼職問題，尙不易解決如此！則天下如許不同之土地廟，如許不同之土地菩薩，如何能禁止他不搬動？如何能禁止他不攪亂人心？進一步說，如果不搬來搬去，何以能成其爲廟宇政治！搬來搬去，在搬者固覺着有事可爲，卽被搬者，亦覺着另有希望！只是拭目一看，滔滔者，天下皆土地菩薩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土地——包括土地公公婆婆而言——盡歡顏！

「經亨頤氏，近在中央紀念週講演「精誠團結」，頗多耐人尋味之語，如曰，「現在黨國情形，仍是十分嚴重而且沉悶，咸相戒無多言，噤若寒蟬，不好隨便有什麼表示，但我以爲不至引起糾紛範圍以內，彼此交換意見，是於黨國前途有益的。」又曰，「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現在如此殘殺，莫非荀子之說爲然歟？」又曰，「近年來種種亂事，好像有週期的，一如前幾天颶風過境，入秋以後，每年如此。」又曰，「連夜蟲聲唧唧，以蟋蟀置盆內，引以

細草，張牙狠鬥，原來好鬥是動物的本性，人也是動物之一，難道不鬥不成其爲動物嗎？」又曰，「精誠團結，就是一句倫理的法則，不比得水蒸氣自然凝集而爲雨，用不着提倡團結，至於人類本是不易團結的，所以要有這一句倫理的法則來促進。」又曰，「團結有兩種方式，一是彼此相互犧牲而團結，一是我絕對不犧牲，要他人完全犧牲而與我團結。」最後談及政權公開問題，則曰，「政權公開這句話，我覺得很費解，決不能澈底的，如果要澈底政權公開，可斷言必須在軍權公開之後。」綜觀經氏所言，不僅其言足以興，抑且其默足以容，經氏豈亦論語派中人歟？我因感覺要人們不肯說真話，故凡有真話，必爲盡情介紹，然非喜作文抄公也。

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日期，自經陳濟棠李宗仁蔡廷鍇等電請蔣汪延期後，頓成爲一問題，現已由中央常會加以討論；本週當可決定，記者擬此稿時，尙不知將來情形如何，但記者敢爲預測，必致展期無疑。蓋一則可以塞陳等之口，二則本屆中委的壽命，可以藉此延長，又何苦而不贊成，這真是一舉兩得之事。只是苦煞了一般準備競選中委者，所以我相信這般人必痛恨陳等無疑。但是，大會嗎？吳稚暉說，「實在說來，開大會並沒有大不了的。」胡漢民對於大會日期，由其談話中看來，——見各報載——亦不十分重視，那末，又何必

斤斤計較，傷了和氣。我想，還是大家早日聚會聚會罷！

鄭毓秀博士侵占公款案，由上海地方法院移交江寧地方法院辦理，惟因行蹤不明，屢傳不到，該院不得已，改用公示送達，然仍鴻飛冥冥。據中央社十五日電訊，謂鄭博士寒日乘意大利郵船赴羅馬，行前曾在石塘大受親友餞別云。聞哉鄭博士，但是苦了地方法院，因為傳票不能出洋啊！記得英諺有云，到了羅馬，便學羅馬人的做法。羅馬人亦有犯侵佔案者否？如有，是怎樣的逃避法？是否僅到他國了事？如有可以重返故國的妙訣，希望鄭博士學。幾年後大約仍可回國的。

南京中央醫院，是政府創辦的，胡文虎君曾捐巨款數十萬，建造大廈，一般人以南京醫藥，素不完全，故對於中央醫院之成立，僉認為疾病者之福音，不料創辦以來，醫師護士，習於傲慢，漠視人命，對於病人，輕視侮辱，甚且有拳打病人之事，社會輿論，率表不滿，南京市黨部乃呈請中央澈底改組，一時人心稱快！乃該院對之，仍不注意。據新中國報載，九月十六日有一貧苦病人，無錢住院，自來討藥，病急，輾轉呻吟于地，無人過問，隔夜竟乃斃命云。又各報載該院助產學校女生高凌雲自殺，延請該院醫生五人診治，竟不知其服何毒藥，以致無法救治而死。重富輕貧，官吏常態也，無才而驕，亦官吏常態也，今該院兼而



有之，確乎不愧爲政府醫院也，院中醫生，我以爲應一律授予官職，庶幾名實相副，小百姓不致誤入以終。

二二，十，一。

一〇

中秋到了，似乎因月兒的感應，人們的行爲漸趨於統一與光明之途。

真的嗎？誰說不真！

最使人歡欣鼓舞的，黨國要人們已經精誠團結了！「精誠團結」一語起源何時，恕我無暇作考據工夫，就我的直覺揣想，大約自有國民黨以來，就有這一句話罷！然而黨是一天一天的發展，「精誠團結」確未能隨黨以俱進，只害得重情感的朋友們，暗暗流淚，直至上月，經亨頤先生尙大講其精誠團結之詞。可惜經先生的演說，稍爲講早了一刻，若到中秋來說，豈不是上應天時，下洽人事嗎？有人說，科學家討論事理，最切要的是拿出證據來，你說了這許多，試問精誠團結的證據在那裏？我敬謹答曰，在紙上，在京滬一帶的報紙上，不信，請看林煥廷先生追悼會啓事，發起人爲林森，蔣中正，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等，朋友，我雖未能將發起人一一題名，但是，若問精誠與團結，可從等字作文章。——好一個「等」字，若用外國文字寫起來，第一個字母，一定是大寫，我想。

其次，近來各省之對於中央，雖不若衆星之拱北辰，但聞均已改易初衷，敬禮有加了。聞某要人云：「自麥棉借款成立以來，其始雖有持異議者，然一經解釋，莫不加以諒解，惟近接各省請求分配此款者，函電交馳，絡繹不絕，觀其措辭，則異常客氣，稽其用途，又十分正大，只是借款不過二萬萬，而要求者已達十萬萬，奈何！所幸前此各要人集議廬山，決定一重要原則，卽此款絕不分散，」云云。我聞之大不謂然，夫各省而能無憾於中央，已覺難能可貴矣，今乃從而敬禮之，爲中央者，應如何從而獎勵之，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豈不水乳交融，實行其「安內」之一要義乎？乃不此之圖，以款不分散爲幸，而抹煞他人之客氣，我竊恐他人不客氣時，則所謂幸者將一變而爲不幸。故欲幸中央之幸，而客氣其他人之客氣，我主張再借棉麥十萬萬元，應此急需。

以上是人事的統一，可謂圓滿極了，至於天呢？不用過慮，「花好月圓人壽，」他沒有不圓的，尤其是中秋。

南京自奠都以來，建設事業，突飛猛進，各機關爲表示其建設能力起見，首將各機關官署或官邸，建造一新。故欲考查南京建設成績，只須參觀各官署或官邸，卽可得其大概也。查南京官署之建築成功者，計有鐵道部，交通部，司法部，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等，正在

建築中者，計有外交部等，正在改造門面者，計有行政院，教育部等，美輪美奐，足增各主管官之尊嚴，所以，我對於各機關建築官邸，雖然我與建築公司或各機關之主管長官無關，然而總是喜歡與人爲善，表示贊成。日昨有一位似乎星相家而兼統計家者云：「我不解爲什麼各機關長官喜歡建築或翻造官署，且就過去的經驗言，類多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如鐵道部交通部外交部等是。據我看，大約南京的官兒，犯了土星或木星的關係罷，所以大興土木，官運以卒啊！」醫卜星相，據說，劉紀文任市長時代，曾經主張取締的，那末，其言不足齒數。但是，就假使星相家此言而對，我亦仍本與人爲善之懷，表示贊成，因足以增進各主管官之尊嚴啊！又聞各主管官云，「建築或改造官署，非僅爲己，實係使『市容』光明啊。」此言亦對，我亦贊成。

報載，下關惠民河船中，私售鴉片者，達三十餘隻；又南京市黨部某委員，在第一區代表大會報告，第一區私售鴉片者，聞警廳調查，有七百多戶。南京有六十八萬人口，約二十萬戶藉，區區煙戶，自然用不着顧慮的，何況設有禁煙委員會，而警廳對於煙禁，又異常的森嚴呢！光明在前，自不愁市民會墮入黑暗途中的！

以上是人事的光明，亦可謂圓滿極了，至於天呢，「月到中秋分外明，」更用不着顧慮

的。

或曰，汝上所云，固足以上應天時，下洽人事，其如所陳事實，不甚真實何？余曰，不然，古人有云，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我有也！但能做到如此如此，不真實又何妨，苛求何爲！朋友，中秋佳節，你過得快樂嗎？

，  
二二，十，十六。

## 十一

重九日，友人贈我菊花多盆，蓓蕾初放，秋色繽紛，惜無白衣人送酒，不無美中不足之憾！雖然，以近日世事而論，美中不足者，又豈少也哉，以大喻小，予又何憾。

邇來政局之感覺震撼不安者，厥爲宋子文氏之辭職。當此問題未解決以前，京滬道上，徒傳宋氏之消極，而宋氏之爲何消極，則又言人人殊，或曰，與外交問題有關，或曰，與財政問題有關，又有自負消息靈通者，則曰，與軍事當局有關。而其影響所及，遠之爲滬上公債價值之低落，近之爲財政部辦理移交之緊張！予幸而未會服務財部，更幸而未做公債生意，爰遵孔二先生不在其位不謀其事之旨，爲之鎮靜而緘默者彌月，茲宋氏之辭職業經中央政治會議，及中央常務會議議決照准，並任命孔祥熙氏繼任矣。惟就宋氏言，前次出使歐美，載譽歸來，既借棉麥五千萬美金，且發行公債一萬萬，在常人觀之，風頭既然十足，財政不虞虧蹶，似亦可以無憾矣，然讀其辭呈，一則曰，一艱難維持，心力交瘁，一再則曰，「在此盤根錯節之會，益覺才絀力薄，一則其絃外之音，仍有美中不足之憾。以宋氏而且如

此，其他又復何言！

禁烟委員會前請國府轉向中央政治會議提議追加二十二年度經常費每月三千三百元一案，現經中政會三七九次會議否決。其否決理由，爲主計處初審時，認爲值此厲行緊縮之際，應共體時艱，撙節支配，中政會更以禁烟委員會目下事務並不甚繁，預算所定經費每月八千元，既係根據會查實况擬列，自無率請追加之理。觀其否決語氣，似有大不謂然者，故某報標題，謂「禁烟會不識時務」。予素同情弱者，不禁爲之嘆曰，嗚呼，禁烟會豈真不識時務也哉！夫煙——非紙煙也——爲國之大禁，設專會以主持其事，以示政府之決心也，會有委員長委員及職員等，亦國家之官吏也，有機關自然有官吏，有官吏自然有事務，此又一般的普通原則也，且自有特稅處或特貨等名詞以來，而禁烟會之事務始不甚繁，禁烟會非欲自減其職務也，禁烟會所認爲之「禁」，適爲其他機關所認爲之「益」，禁烟會「心照不宣」，亦可謂能見其大者也，乃禁烟會別具苦心，呈請增加區區三千餘元經費，照理，中政會亦當「心照不宣」爲之通過，以博重視煙禁之美名，不意出人意料竟不核准，「好人難做，自古已然，不知禁烟會接到訓令時，亦有美中不足之感歟？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自下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被劫，警察前往捕盜，時有主計處

職員四人，赴府東街友人喜宴，道經該處，竟被誤拘，幸真盜被獲，得以證實非是，乃由主計長陳其采君保釋外出，惟國府職員，羣情不平，現正呈請林主席迅速澈究，恢復名譽，並撤辦出事地點公安分局長云。此幕捕盜趣劇，尙不知將來如何演變，惟以警察捕盜，缺乏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怪！但就事而言，明明政府官吏（職員四人均佩有證章），硬指其爲盜匪，似覺幽默萬分，豈此警察亦係賣柑者滑稽之流歟？惟此事似亦有可以原諒者，報載當時搶匪共五人，均胸掛證章，除捕獲李開新一人外，餘均漏網，主計處四位職員適於此時經過，胸中亦掛有證章，無怪發生誤會。特四君當日歡欣鼓舞，共赴喜宴，滿擬大鬧新房，殊不料郎當入獄，一嘗繩索滋味也，天下事美中不足者，大率類此。

陳去病先生死，王藝圃氏弔以聯云，

在革命黨中，是一個乾淨人物！

從南社集裏，見許多傳世文章。

陳君從事革命，凡數十年，在南社中，亦係一位老資格。與陳君同時革命，或且後於陳君而入黨之徒，飛黃騰達者已不知若干人。惟陳君則始終憑其舊文學，任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以終。且死後確實蕭條，尤非吳稚暉之挽陳炯明者可比。雖革命者之言曰，一革命是不計



報酬的」，然而介之推之死，千古惜之，亦緣人情有所不忍耳！王氏謂陳君爲革命黨中一位乾淨人物，確屬的論，惟以乾淨二字，讚美革命人物，則亦可以發人深思矣。中山先生主張人盡其才，陳君懷才不遇，其亦美中不足也歟？

國術考試，直接拔取真才，間接提倡體育，其用意原未可厚非，然而比試之後，總不免於鼻青臉腫。「程豔秋先生」在國民大戲院演戲，揚言爲戲曲學院籌款，看者異常踴躍，乃因違反南京市統一募捐辦法，竟至迫令停演，凡此種種，無往而非美中不足，獨怪一般政治人物，凡事力求完滿，其亦不思之甚歟！

二二，十一，十六。

## 十二

春牛首，秋棲霞，是南京人所豔稱的名勝。入秋以後，我每擬一遊棲霞，乃不料均爲病魔所阻。今者，北風怒號，已顯示冬的到來，棲霞之遊，惟有待諸明年。但不識明年之棲霞，與今年之棲霞，有無異同否也？

「讀卷篝燈倦倚樓，夜寒人靜不知秋，」此高等考試中典試委員長之「秋闈雅唱」也。試政爲五權之一，故關防不能不特別嚴密，各典試委員公餘之暇，發爲吟詠，原較諸打八圈麻將各有興趣之不同。不過我們讀其「雅唱」，如曰，「鴻博七科次第開」，「公卿半出白衣郎」，「願求忠孝狀元郎」，不禁有回溯科舉時代之感。「我的朋友胡適之」，反對舊詩，反對用典，似不爲無見。雖然，未可以辭害意也，現時「公卿」，其有幾人出諸「白衣郎」者乎？「鴻博七科次第開」，雖未必即得「忠孝狀元郎」，然而由此使一般有學識者，漸入「仕」途，亦未始非清明政治之一法。但是，考試固然重要，公務員之保障，亦不能忽略，否則一朝天子一朝臣，仍難保一劣貨幣不驅逐良貨幣也。

近來藝術界最有趣的事件，恐無過於王祺梁鼎銘等之阻止劉海聲赴德也。中德美術展覽會，定於明春在德舉行，現我國籌備委員會，將已徵得之作品，派劉氏先行攜德，王梁等以籌備委員會事前未曾公開徵求，恐將來展覽，不足以代表中國文化，反而貶低國際地位，乃一面大宴記者，一面分赴行政院及教育部請願，更揚言若劉氏悍然赴德，將向歐洲各國登報否認云云。現劉氏已於十一月十三日行矣，王梁等之做法如何，且拭目以觀其後。惟予以爲王梁諸人之反對，實覺多事。劉氏非所謂「中國文藝復興大師」與「當代畫宗」與「藝術叛徒」，甚至所謂「藝術流氓」者乎？卽此頭銜，不必談其人，不必談其畫，已足以代表中國矣。予以爲最好以劉氏此等頭銜，用以代畫，赴德展覽，不必公開徵求，定能宣揚中國文化，增高國際地位也。

南京市政府爲普遍提倡國貨意義於民間起見，特於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止，舉行提倡國貨運動週，除貼標語講演等應有文章外，并於十一日夜間，舉行提燈大會，參加者約萬餘人，是夜沿街參觀者，人山人海，途爲之塞，十餘年未見之龍燈，重於今日見之，可謂盛矣！自經提倡以後，人民對於國貨觀念，確實較爲深刻，宣傳貴通俗，此點大可作今後宣傳之參考。標語中發人警惕者甚多，至如一愛用洋貨，卽是賣國，二洋米粒粒都是攻擊農人的

砲彈，」則不獨警惕而且幽默。蓋愛用洋貨，莫大人先生若，大人先生之西裝及汽車，非洋貨耶？準此意以言之，則大人先生幾無時而不存賣國也。至謂洋米爲攻擊農人的砲彈，其意若曰，農人不能吃洋米，非農人固亦可吃洋米也。又有某部長某夜講演於國民大戲院，歷數我所着之衣料，所食之米麥，住屋之木材，道路之車輛，無一而非洋貨，言時憤激異常，予旁座某氏冷笑曰，「然則部長的汽車呢？」

日歷一天一張的揭去，揭到現在，大家都以為時日無多，可以歡歡喜喜，平平安安，將本年渡過。抑誰知李濟深陳銘樞等，不甘寂寞，在福建製造將來的史料，使得較為安定的南京政府，又復熱鬧起來，外國人常說我們貴國同胞，對於時間，不甚愛惜，據此看來，此話不能成立。

本來，安內攘外，是立國原則之一。我們貴國，前年有九一八之變，去歲有一二八之役，今年有長城各口之戰，就外而言，似可以盡攘外的能事。惟「內」則自擴大非常以來，冷落久矣，福建之所謂人民政府成立，其亦恐政府不獲盡安內之責，而故造此事實歟？

正寫至此，忽王君入，鄭重而言曰，君子明哲保身，你既以國家不能歡喜平安渡過本年為憾，則個人應有所警惕，胡為而大談國事也。予為之一怔，且回憶去年此時，論語大談灶神吃磁粬及元寶糖故事，覺王君所言，似有磁粬及元寶糖滋味，馬上掉轉筆頭，「話」及其他。

上週，立法院討論頒給勳章條例，聞頗多趣談。緣此案前曾提出該院，經決定緩議，嗣中央政治會議重行交議，謂爲「增進外交」起見，不得不然，故該院重付討論。有甲委員云，此時非論功行賞之時，我主張還是緩議。乙委員云，我們既然討論，不能不慎重，以免重蹈北洋政府時濫發勳章之弊。丙委員云，我覺着用不了十二萬分重視，你可以將他看成小孩子所掛的銀牌或金鎖一般，不過好玩罷了。丁委員說，第一條「凡中華人民有勳勞於國家或社會者，得由國民政府授與勳章」，所謂勳勞的標準，既不易定，而第四條又說，「特任初授三等，簡任初授五等，荐任初授七等，委任初授九等」，似所謂勳勞，純係代表階級，不如逕訂之曰，凡公務員一律授予勳章。聞當丙丁兩委員說後，全堂哄然大笑，我則以爲丙丁兩委員所說，頗具真理。至甲委員所說，我極端反對，誰說此時不是論功行賞時間？攘外安內的事實，觸目皆是，攘外安內的人物，觸目皆是，不有懋典，曷昭激勸。好在條例業經通過，我已不必再爲廢辭。

南京勵志社，砥勵軍人學行，聯絡軍人情感之一機關也。社中訂有十誡，由蔣中正先生親書，懸諸壁間，使見者觸目興感，用意不可謂不善。乃該社備有客房數十間，無論社員與非社員，均可賃租，友人某君，平時喜吸香烟，適與該社戒條衝突，顧亦賃租其間，予甚怪

之。某君曰，勵志壯士誠，爲不賭博，不飲酒，不說謊，不吸煙，不借錢等等，予雖未能完全履行，然已能實行其三分之二矣。予曰，卽此，亦覺難能可貴，請問能實行者，係那幾條？某君曰，誠條計十，每條三字，共三十字，每條之首，均貫以一「不」字，共有十個「不」字，我將不字概行取消，豈非實行其三分之二乎？予曰，君其統計專家乎？

某院某君，從事革命數十年，馬來羣島，頗負盛名，惟文字欠佳，往歲爲某院長羅致左右。一日該院祕書處，忽接某君手書使條二紙，一則爲今夜宴客，請派院中警士，前往維持秩序；一則爲請派汽車七八十號前往應用。祕書處某職員閱後，以文字不甚明瞭，請示於該院祕書長。祕書長，固甚幽默者也，亟往詢某君，曰，先生今夜所請之客，其均爲暴徒乎？先生請客之目的，其爲與人決鬥乎？先生并預防一旦失敗，其將乘車逃走乎？某君曰，否，何所見而云然也？祕書長曰，先生請客而需警士「維持秩序」，客非暴徒而何？先生要七八十號汽車，非大批暴徒決鬥，甚且準備逃走而何？某君聞之，頻頻道歉曰，錯了錯了，係請兩名警士前去招呼，并借七十八號汽車用而已。

南京爲政治中心，消息雖多，然而關涉政治，常有不便說不能說不忍說之苦衷。讀者諸君，無以爲我的「話」少，遂謂「No news is good news」也。予於篇首說及送灶事，此時若

在陰歷，則送灶之期，行又至矣。憶某君有送灶詩一首，其結尾兩句云，「玉皇若問人間事，只道文章不值錢」。予說話不少，敢云與世道人心，有所裨益嗎？

二二，十二，十六。



## 十四

今天是民國二十三年元旦，依普通的慣例，似乎應該先說一句「恭賀新禧！」

其次，照一般黨八股的文法，應緊接兩句名言，「檢閱過去的錯誤，厘定未來的方針。」  
「京話，過去有無錯誤，我可不知，但在「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的戒條下，不用檢閱，我相信是不錯的。至於厘訂未來的方針，我本想約集友朋，開個設計會議，但是約法沒有在身邊，萬一弄不清楚，無法保障，那才得不償失，所以，只好付諸闕如。好在這不是宣傳文字，沒有援用黨八股文法之必要，就是錯誤不檢閱，方針不厘訂，也不要緊。

京話的錯誤，雖然不去檢閱，但是黨及政治工作的錯誤，有人指摘出來的，何妨順便談談。

福建事件發生，戴季陶先生在中央報告，認爲事變的起源，由於黨的疲憊。他說：「在很久的日子當中，我看到各地人心，似有動搖的情狀。從黨內看到黨外，許多人在那裏恍恍惚惚！對於當前的大道，應該怎樣走，沒有一個確實的打算，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沒有一

個正確的觀念和意志。由於這一種恍恍惚惚的心理存在，大亂子的發生，終不能避免的。現在我們看到大亂，已在福建發動了。」又說：「在很久的日子當中，有很多地方，對於紀念週，彷彿有點厭倦的樣子，厭倦就是信心低減的徵象。信心低減，就是國家最大的危機。」誠然戴先生對閩事的分析，是不錯的。但是爲什麼各地的人心會動搖？許多人會恍恍惚惚？黨員對紀念週的信心，爲甚麼會低減？再進一步說，黨及政府爲甚麼不設法釜底抽薪，弭亂未然，終令大亂發生，無法避免？這些問題，本來太大了，不易答覆，我也不想以這些大問題，窮究於戴先生。但是，就生理學和心理學方面研究，我覺着人心動搖，心裏恍恍惚惚，以及信心低減，都是神經衰弱的現象。醫治之道，厥爲使神經活潑。但就我的經驗，最能使神經活潑的方法，無過於讀論語。戴先生「對於當前大道，應該怎樣走，」既未告訴我們，那末，我貢獻以讀論語爲救濟之法，或當蒙戴先生採納罷。

戴先生愴懷國難，正想從黨員的心理建設着手，所以對於黨員之厭倦紀念週，認爲是國家最大的危機。不料事有湊巧，考試院舉行第二屆高等考試及格人員授給證書典禮，贊禮者於行禮秩序中，對「靜默三分鐘」一節，不及數秒，遽贊「默畢」，戴先生雷霆大發，除將承辦典禮人員記過外，並與鈕副院長自行檢舉，呈請國府，予以記過處分。戴先生用心之

苦，真可以撼天地而泣鬼神，我方以爲國府必能承認戴先生之苦心，痛快的給予戴先生一個大過。不料國府會議後，頒給指令云，「贊禮失儀人員，既經由院記過示儆，已足以糾正差謬，整肅禮儀，所請予以處分之處，應毋庸議。」這未免大題小做，辜負戴先生的至意了。記得第一屆高等考試，戴先生也曾因爲計分錯誤，呈請政府予以嚴厲的處罰。並記得戴先生當日在國府報告計分錯誤時，說是五權爲總理所特創，甫行試驗，卽有錯誤，如何對得住總理等語，言時聲淚俱下。亦可見戴先生做事認真之一斑。這次戴先生向國府報告「失儀」經過，不知道也曾聲淚俱下否。有人說，這或者是考試院的風水不利，然歟？否歟？

立法院五週紀念，張溥泉先生演說，謂中國現時的政治，是半截政治。甚麼是半截政治呢？他說，中央與省政府，乃是意志機關，縣政府以下，方爲執行機關，總理云，縣爲自治單位，其對縣之重視可知。乃現時一般覬視位置者，羣趨於省與中央，一旦得志，則閉門造車，亂擬方案，不問縣的需要若何？以及縣政府能否執行？一旦失意，不是高呼開放政權，就是設法興風作浪，這樣，當然使政治半身不遂，形成半截政治。張先生所說的理由，姑不具論，惟此半截政治一名詞，我覺得很新穎，很切實，很足以耐人尋味！同時由半截政治，使我聯想到埃及金字塔的人首獅身神像，我覺着那神縱是半截人體，但下面總還是個完全的

獅身，所以他雖然各樣一半，然而一樣的受人崇拜。我們的政治怎樣呢？果然是健全的半截政治嗎？不要使那半身不遂的症疾，日益蔓延啊！

前年轟動一時之招商局舞弊案，當時均以爲係陳孚木李國杰二人所爲，乃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央日報，忽將前年十一月十三日李國杰致交通部長朱家驊書影印，始知其內尚有主動之陳銘樞在。其書云：「國杰處此權力壓迫之下，不得已於簽訂契約時，向營業公司商取規銀七十萬兩，當經密告營業大班薩德利，以此款係陳真如陳孚木所索，如不照付，即不能成立契約，經薩諒解，惟令國杰出具招商局收據。」云云。自然在現時發表這封書信，正是適得其時！不過往年的陳銘樞，也僅僅一個部長而已，爲甚麼當時就要替他隱瞞？難道部長以上犯罪，就可有受優待的資格？李國杰也是貴族後裔，乃竟不加以矜憐，難道又怕李鴻章「威靈顯聖」？吾人由此一來，可以推想類乎此者，尙不知有若干，是則爲李國杰可惜，亦屬多事。

以上各事，雖屬一言一語，均有根據，不虞有妄論國事之嫌，究之微覺帶有三分道學氣，現在且以立法院之竹枝詞一首爲殿，想亦閱者所樂讀乎。

立法院委員王琪，每開會，喜說話，然因鄉音未改，故話雖多，而意不易達也，聽者苦

之，速記員更無從下筆，有某君善謔，爲作竹枝詞一首云：

開會欣逢王老琪，

綿蠻不能盡其辭，

蔡璋欲記無從記，

咬斷洋鉛筆一枝。

註：蔡，某院之速記長也。

一三三，一，一。

## 十五

這大約是新年的過錯吧！起先接論語社編輯部來函，詢問三十三期的京話，已否付郵，當時我還疑惑是編輯部的一種政治手腕，以爲三十三期的京話作得不好，而又不便於明說，特借口沒有接到，後來續接來函，證實確是沒有接到，我才相信不是「自己的文章不好」！然而那封信到那裏去了呢？莫非郵筒也過新年，還沒有擇吉開張嗎？抑或天氣冷了，郵政局人員拿去當燒火的材料？果然如此，那是京話之榮，值得贊美的。

說到天氣，果真冷起來了！天冷，我不恨他，我恨他的，是他這一冷，確帶有些「階級意識」，這話怎麼解釋呢？你看，好好的一個社會，確因他這一冷，使得一般窮苦的人們，對着那高樓大廈的火爐煙管，不住的羨慕起來，彷彿多看上幾眼，就得到無限的安慰！

童子軍募集寒衣，慈善家施捨糧食，雖然爲甚麼，姑且不去管他，然而貧民確得到相當的實惠。可是有些大人先生們，又要去討論什麼「動機」，而且喜作苛刻之論，說是什麼沽名釣譽。但是「電影皇后」胡蝶來了，每天表演兩小多時的白話劇，代價八百餘元，還有人

嫌其太少！兩塊錢一個坐位，在這種舉國經濟破產的狀況中，總算可觀的了，還有人嫌其太低，國府明令新年不得過於鋪張，然而對於胡蝶卻不妨大捧特捧！中央飯店兩次三番請求設立舞場均不允許，可是爲歡迎胡蝶却不妨在某某巨廈中舞至深夜！以前北政府官吏捧戲子確目之爲腐化，可是一樣的捧胡蝶捧程硯秋，却美其名曰，鑒賞藝術。這是革命的動向轉變吧？抑或是文化的進步？不過由這種事實的反證，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中國不窮！尤其是首都南京不窮！

孔部長爲中央日報元旦題詞，將財政分爲革命的財政與建設的財政兩種。近來財政部發行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庫券一萬萬元，其用途爲「償還銀行舊欠安定金融」。有許多學者，爲研究事理起見，紛紛加以討論，有的說，這是革命的財政，有的說，這是建設的財政，又有人說「償還銀行舊欠」，是革命的財政，「安定金融」，是建設的財政，故此大庫券，並有兩種性質。我非學者，亦不敢批評學者，誰是誰非，我實不敢妄贊一辭，只記得商人們過年，最喜歡聽的，是一恭喜發財！現在且借來對我們政府用一用，至於辭之工拙，文之雅俗，則非所計也。

過新年須穿馬褂，須穿南京市政府式的馬褂，這是在本刊新年特大號極力主張的。不

意消息傳來，南京市財政局賀祕書赴地方法院報告小黃洲農民請願經過，事畢出門，竟被無知者流，將其奉令特製穿着未久一件簇新之馬褂撕破，而且時在陽歷十二月，離新年已是不久，這真是太煞風景，令人可恨！聞地方法院主張重懲暴徒，我覺着是很對的，不過地方法院所持的理由爲「公然在法院門前行兇」，我則頗不謂然。要知禮樂與文化的關係，極爲重要，戴季陶先生於中央日報新年特刊，已爲文詳論及之。穿馬褂，禮也，穿國貨馬褂，愛國行爲也，毀其馬褂，是謂失禮，毀其國貨馬褂，無異搗亂國家，不責其大，而斤斤於法院前不准行兇，殊欠失當。且也，賀祕書爲市政府職員之一，毀賀祕書之馬褂，卽無異使市政府全體之馬褂，爲之參差不齊，妨礙觀瞻，莫此爲甚！罪大惡極，尤無可道！故嚴懲暴徒，不成問題，所應特別注意的，是馬褂的賠償問題。倘此問題已於新年前解決，則亦已矣，否則因馬褂被撕以致不能過快樂新年的各種損失，我以爲也應歸諸於暴徒。或者由市政府明令賀君，特准其穿新馬褂，補過陰歷年，這也是一種寬大的辦法。

說到國家前途，一般人總是喟然長嘆，覺着傷感的多，可是全無辦法嗎？也不盡然。卽以報仇雪恥而論，可資談助者，也就不少，就文字言，有明恥教戰的文章，就方法言，有念佛却敵的先例，現在聽說更將發行觸目驚心的國恥郵票，這大約是胎息夫差報仇的微意，使



人用到郵票時，就有一番刺激罷。不過望善用之，免蹈標語覆轍，積久而失其用，反害得一般清道夫常常兼任清除牆壁之勞。不過人心如此，倘是能以國恥郵票，坐收救國之功，則我希望還是注重標語政策，大街小巷，多製幾幅標語，既新鮮，又光亮！

近來南京市黨部與南京市政府爲了小黃洲農民請願，及新訂房租標準，雙方關係人員，一再在報端發表談話，針鋒相對，我們老百姓讀了，彷彿覺得他們彼此傷了和氣似的，我想石市長不是中央委員嗎？賴祕書長不是南京市黨部的監察委員嗎？都是自家人，何必太認真？總之，這怪小黃洲農民及南京房客不好，換句話說，就是老百姓不對！你想，去夏江水泛漲，洲頭崩潰之地，雖達四百餘畝，然失業者不過十六戶，一百四十多人，這有什麼希罕！照常理說，南京市政府就不管用，你們也不過向河神訴冤而已！乃政府德庇下民，允爲另撥八卦洲地，而你們還要選肥擇瘦，硬請撥小黃洲尾的蘆地，這不動政府的怒嗎？何況那些蘆地，據說是要護蘆保埂的呢？所以，你們來請願，莫說，「經令飭衛生事務所派員檢驗」，又「不厭求詳會同市黨部常委前往檢驗」，據報并無受傷，縱令果然受傷，亦屬咎由自取，夫復何尤！試問不打你們還打誰呢？至於市黨部三常委的談話，雖屬證明事實，替老百姓吐一口氣，然而因此對市政府予以反證，似亦有失家醜外揚之意，三常委其以我言爲婆

婆媽媽乎？又反對新訂房租標準事，日來房客協會，正在大發宣言，大事請願，而且其宣言中，有「今者，行政院竟爲市政府所矇蔽，令飭施行，苛政猛虎，不寒而慄，助紂爲虐，苦我市民，」等語，各報刊載，我雖佩服政府之不加干涉，給言論以自由，然而鑒於小黃洲農民事，我還是奉勸房客協會諸君當心，因爲你們若果鬧出亂子來，你們挨打，還是小事，倘因此再使我們的黨部同政府失和，豈不罪過。

四中全會定於一月二十日開會，我作此篇京話時，離會期尙有數日，但預計此京話刊出，當已在大會閉幕後，會的情形怎樣，我們雖不敢先作預言，但就近日報紙上某某幾位要人的談話，可決定大會的結果，正如他們的談話一般，一方面要改革中央政制，一方面却反對說，這不是對事，而是對人。

## 十六

論語前有出陰歷新年特大號之擬議，我身邊沒有陰陽合歷，費了不少工夫，才探聽得二月十四，就是陰歷新年元旦。照論語出版日期，則適本期與讀者見面，當在新年初三，論語既對於陰歷新年，一般重視，似宜再來一套「恭賀年禧」也。

半月來，南京的空氣，幾爲四中全會所充塞，要人們之來蹤去跡也，旅館業菜館業之生意興隆也，新聞記者之辛苦採訪新聞也，三四等要人之乘機活躍也，真是形形色色，皆大歡喜！及至敵人屬稿之日，尙傳某要人之出處問題，某部即將易長之消息，豈真「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歟？

四中全會中，佳聞軼事，頗爲不少，某君之頌詞，尤爲膾炙人口，其詞首段云，「全會開幕矣，這一回，紅中開槓，欣然有喜！我坐在其中從頭望，馬褂長袍濟濟，夾幾個西裝知己，亮光頭，到而今，所餘無幾！」或問，「紅中開槓，作何解釋？」某君曰，「此四中也。此頌詞一如宣言，可以活用，一中全會，可云紅中單釣，二中全會，可云紅中成對，三中全

會，可云紅中成坎。」或問，「設有五中全會，將奈何？」某君云，「到時另有妙文，或另推他人起草。」

四中全會提案，以中央大學，遷移郊外，最惹人注意。我也僅在報上，見其案由，至於爲什麼要遷移郊外，或非遷移郊外卽不可成爲中大之理由，我既未曾拜讀，亦不敢妄爲談論。不過，有幾位朋友，常來嘵舌，似亦覺言之有理，茲特略爲介紹如次。甲說，四中全會，使命何等重大，胡爲而論此不急之務？乙說，中大遷郊遷城，教育部卽可決定，胡爲而提出四中全會？丙說，現時中大設置城中，并無害於中大，亦無害於政治，爲什麼定要玩一回遷地爲良？丁說，中大現時各種建築，約在數百萬元，遷郊外，另起爐灶，在此國庫艱難中，試問如何籌措？且遺下現在校址，又作何用？其實，四君所云，均係一孔之見，僅就中大而言中大，要知四中全會，其所稱爲「全」者，恐另含有一種無事不談之意，此次大約是沒有教育提案，所以非提出不可呢！你看，擴充肇和中學，不也是四中全會之又一案嗎？

四中全會後，有某記者訪某中委，詢其感想如何。某中委笑云，「一種對策，兩項意見，個別談話，各自分散。」此事曾掲載新民報，惟將「對策」誤爲「方案」，且次序微有顛倒，特補記之，以存其真，且以示四中全會之偉大。

希特勒與戈林齟齬，消息傳來，某要人喟然嘆曰，不料希特勒戈林也學我們！我想，若起金聖嘆於今日，定必拍案叫絕曰，好一個學字。我又想，在最近的將來，德國人民口中，或者也大喊其口號，「精誠團結！」或者，也派張溥泉先生之流，到各地去請客。

一夜，蔣介石先生宴客於勵志社，座中皆要人，酒半酣，孔庸之先生忽請爲黃河水災募捐，首蔣氏，蔣揮筆助五千元，次及左右，因蔣五千，未便過少，然又慮其過多，無法措籌，一時愁眉雙鎖，面相相覷，但捐簿傳至面前，又不能不寫。有某要人曰，「疏遠蔣先生，固然不好，接近蔣先生，也一樣的不好。」

二三，二，十六。

## 十七

寫此文時，適值陰歷除夕，雖無爆竹之震耳，確有燈彩之怡情，良以陰歷新年，政府雖經明令禁止，然因積習相沿，一時尙難改革也。特爆竹乒乓兵兵，不易藏拙，燈彩斯斯文文，尙可取巧，故多數人家，寧可爆竹不放，而燈彩確不能不掛，我初疑其有背功令，繼始明瞭深得處世之法，蓋中庸所謂其默足以容也。

政府爲革除陰歷起見，對於各機關職員，則禁止其元旦請假，對於商店及民居，則禁止關門閉戶，張貼春聯，敲擊鑼鼓，迎神賽燈，及燃放鞭炮。政府之用心，可謂至矣盡矣！特以今日之情形測之，元旦日各機關之職員，雖不一定即能全不缺席，然而商店民居門首，未必不貼「修理內部暫停營業」之字條也。禁者自禁，行者自行，斯亦國中一般普通現象，所謂各行其是者非耶？

近來京中最鬧熱事件，除陰歷年節外，要以達賴大師追悼會爲最。追悼會期，訂於二月十四日即陰歷元旦日舉行，其情形若何，雖有待於事後之記載，然就籌備處之啓事觀之，致祭

者有二十二個單位，致祭人員，自主席以至於民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句，不好借用。）致祭服制，除軍人另有規定外，一律藍袍黑馬褂，而且追悼會所，在考試院考場，誦經禮懺者，爲我班禪大師，漪歎休哉！想我達賴大師既已超登佛界，定能慈悲爲懷，解決我康藏糾紛，和好我班禪大師，而能來格來馨也。

在達賴大師追悼會前數日，尙有丘元武君追悼會，丘君之追悼會，係友人所發起，雖無達賴大師追悼會之盛大，然因其歷年從事黨務工作，友朋尙復不少，且因其死事慘酷，聞者均爲憫惻，故憑弔人數，亦復不少。會場內外，遍懸輓聯，其中以中央宣傳委員會文藝科一聯，極爲人所注意，其文云。

怕說話，何必辦報！

能衛黨，所以成仁。

聯語雄壯，我極佩服！惜此聯爲中央宣傳委員會文藝科所輓，若出之於新聞檢察所，豈不甚佳！不怕說話，固爲辦報者應有之態度。然而如丘君這樣的追悼會，開多了也足令人頭痛！

監察委員周利生，以察哈爾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任用「棄職失土」之湯玉麟爲總參議，并呈請政府取消湯氏以前之通緝令，認爲破壞國家法紀，向監察院提出彈劾，聞監

察院業經通過，呈請國府轉送政務官懲戒委員會懲戒云。或謂周君惡作劇，這樣一來，豈不拿難問題給政務官懲戒委員會做。或又謂周君的個性，太不「現代化」了，監察委員田炯錦在我爲什麼請求保釋金樹仁一文中，有兩層感想，說得最好，他說「（一）居今之世，只要有錢，如湯玉麟輩無論若何剝削人民，祇要能將錢各處亂送，雖滔天大罪，亦可赦免。（二）須要有勢，如方振武吉鴻昌以及從前和中央爲難的一幫軍人政客，縱使失敗，但因其有潛勢力在，仍可要求給予名義，發給資金出洋，歸國之日，當局要人，猶須與之敷衍。」是的，周君太硬性化了，若此案不提出，縱不能見好於宋哲元湯玉麟，而宋哲元湯玉麟之心目中，至少將周君與其他委員一般看待。

監察院三週紀念，該院某君宴某委員於浣花川菜館，席次，某君引前清某御史言曰：「上焉者，民生國計，中焉者，尋及苛細，若我輩者，不敢放屁！」一時哄堂大笑，咸贊其引用得體。

聞王陸一君言，前此彼與張溥泉馬超俊陳肇英諸君南下，某次，吃牛舌，王問陳曰，此是何物？陳君急遽之間，竟將其舌伸於口外，而以手指之曰，「唔，唔，唔！一旋自會悟，急將舌縮入口中，王君曰，「將菜收回，難道不許人喫了嗎？」此事雖近於諧謔，要亦黨國



名流之佳話，當不至目爲「幽默文學」之病也。

近有友人自蘇來函云，「前曾懷疑吳儂何以能輓語，研究數年，迄未解決，昨過觀前，乃於無意中得之，蓋蘇州人不分男女，平時喜吃瓜子，運用舌根，圓轉自如，積日既久，不覺語意綿蠻，若以舊文描寫其吃瓜子本領，可曰，中國人而不善喫瓜子者，蓋有之矣，未有蘇州人而不善喫瓜子者也。」吳儂輓語，友人謂得力於喫瓜子，理由是否正確，我非「吳儂」，不敢妄斷，然其說新穎，特爲介紹，以供一般研究語言學者之參考。

二三，三，一。

## 十八

我寫上期京話，適值舊歷除夕，雖見各家燈彩輝煌，卻無爆竹聲響，方喜政府勸導禁令之功，業已納民於軌物。不料夜闌人靜，爆竹之聲，忽然疏疏落落，或遠或近，終宵不絕，我方驚服人民之大膽，同時又耽心此輩之不免於逮捕，殊不知次日打聽，竟爾平安無事，我甚異之。嗣聞人言，行政院曾有密令至各省市，請各地習俗，有驟難改革者，亦不必嚴刑峻罰，積極取締云。此言不審確否，若果屬實，我以為在行政院之施政上，此舉值得大書特書，因為確能看到民衆的心理也。今後行政院，果能本此進行，又何患一切施政，不能推行盡利！我爲此言，若有人誤認爲僅在擁護陰歷新年，我亦不辯。

陳果夫先生發表對於舊歷意見，主張以陽歷爲主，一切紀念日，概從陽歷，至關於各種佳節，則仍依照陰歷，酌量採入。此項意見發表後，贊成者頗多，現聞行政院已交內政部核議，大約可望施行。我常以爲革故鼎新，應當從民生國計入手，更應當分別緩急，擇要施行，至無背善良風俗者，大可不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積極攻擊。果夫先生大約亦有此種感

想，故能調和兩者，折衷辦理。我甚望內政部早日核議，採納果夫先生之建議，則今年除夕，我將買十萬爆竹，約齊果夫先生大放特放也。

立法委員某君，喜吟詩，其春節戲作云：「今年新舊兩新年，一遇日虧一月圓，新歷月明除歲夜，舊歷日晦履端前。翻新花樣年年異，依舊桃符歲歲鮮！轉覺新元成舊套，虛文只見賀年箋！」我不敢謂某立法委員個人之意見，即可以視作法律，但是新元成舊套，徒見賀年箋，倒是確實的事實。不過，事實雖然如此，然而新元又不能不照舊來他一套，奈何？王君云：「政府要我們過陽歷新年，但是又不熱鬧，陰歷年雖然熱鬧，但是政府又不許過，所以，名是兩個年，反不如一個年的好！」這也可見人們對於過年趨向之一斑，因此，我對於陳果夫先生的意見，更希望能夠早日實行。

京戲近在南京，似乎相當的盛行，這大約是「京」字的關係罷！你看不是有些人已叫京戲爲平戲了嗎？這又不是明明告訴我們，京戲應該流行於南京的絕好證據嗎？因爲京戲應在京流行，所以明星大戲院，南京大戲院，陶陶大戲院，世界影戲院，國民影戲院以及勵志社等，都先後開演京戲，而梅蘭芳博士，程硯秋先生等，也都惠然肯來，某名流某女士等，更也粉墨登場，「獨樂樂不若與衆」，若起孟老先生於今日，必曰，漪歟盛哉！可是梅蘭芳等

雖好，因戲票太貴，我不敢看，某名流等，雖然也好，因為有詩為證，我不忍看。詩曰：「名流博士賑黃災，要人粉墨上戲台，京戲翻作紹興戲，不禁倒彩滾滾來！」（此詩南京新民報曾登載過）以上云云，係就京戲之程度言之，若以某某等次要人歡迎之程度作為區別標準，則胡徐諸女士可列首位，梅程二君恐尚屈居第二，至金少山王泊生等應悔錯學了門類，或者要怪錯投了男身！

自石瑛辭去了南京市長，繼任人選，傳說紛紜，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後天是丙，再後天又說某巨公堅絕留石，害得為甲乙丙者，心猿意馬，而市政府職員，更覺坐臥不安。南京是這樣的南京，官吏又是那樣的官吏，我想，這等問題，誠如吳稚暉先生所說，不過是廟中土地的搬動搬動，但是因為牽連太多，所以，希望搬動土地者，不管怎樣搬動，還是早早決定的好。

汪精衛先生在行政院紀念週，講演生產建設，列舉三點希望大家努力實行，其結論有警句云：「幸毋以生產建設為口號，作報章刊物之點綴品，希望諸位能澈底明瞭，努力苦幹。」有人說，這是汪先生的自勵語。又有人說，不，明明說「希望諸位」，這大約係對各部會長官之勉勵。但又有人說，不，這個「諸位」，不是指各部會長官，而是指一般職員，因為各

部會長官，豈有不知生產建設重要之理？然更有人說，不，這不是指一般職員，因為他們負不了這大的責任，這一定指的是全體國民。我想，有汪先生在，不比作四書集註，要慢慢去揣測，不過，「以生產建設爲口號，作報章刊物之點綴品，」這敢說，是一般編撰報章刊物的人們，所不敢爲的。

二三，三，十六。

## 十九

說也寒愴，要不是滿街貼了造林的標語，恐怕是否造林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可是，林，雖然年年的造，而能其爲林者，恐怕除中山陵園以外，其他尙不多見。然而中山陵園之林，是否由於一年一次經要人們於植樹典禮中種植而成，恕我未會調查，不敢妄加論斷。但是，我以爲以後的植樹典禮，能在中山陵園以外的地點舉行，似乎比較有意義。而且「我愛其禮」，士大夫之言也，「十年樹木」，到底又是一回事。否則，必如王藝圃君所云，「而今又逢植樹節，滿山依然是樹秧。」

華北各黨部，近日聯電中央，呈請停發航空公路獎券，其理由分國家社會兩種，關於國家者，謂「前三期盈餘，共僅二百餘萬元，在國家所獲無幾！」關於社會者，復分之爲兩項，一爲「助長賭風」，一爲「增進人民僥倖心理」。聞中央對於此事，頗感困難，卽一般人民，對此舉動，亦覺表示遺憾！日來數友閑談，認爲「茲事體大」，中央似應從長計議，因爲盈餘無多，或者由於推銷未得其法，應交財政部縝密研究。卽如第二期獎券，分條出售，已較

第一期「科學化」，倘能再將一條分而爲十，或且分而爲百，又何患不能普及全國，使盈餘爲之銳增。至助長賭風及僥倖心理，此乃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夫獎券名義，非所謂建設航空公路者乎？故購獎券者，傳令嘉獎之不暇，何忍再加批評！此等正面理由，已足使獎券永遠存在，固無須乎「辯證法」而始知也！爲維持獎券信用計，爲使獎券生意發達計，中央應對華北各黨部詳爲解釋，使無誤會，則「建設幸甚」，「黨國幸甚」！

日昨過某書局，適新任新疆建設委員某君，正大購其新疆地圖，及詢有無新疆地理志，我趨前賀曰，「你真是一位有心人！」某君素坦白，卽率直答曰，「不瞞你說，我實未到過新疆。然而委員中類乎我者，人數不少，我能虛心研究，雖不敢強似別人，或者尙不致於漫無頭緒。」我笑曰，「誠然，古人閉門造車，至今傳爲佳話。況仕而優則學，又爲聖賢所容許，更何必引以爲憾！」好在南京尙在造林，建設新疆，總比造林又緩一步。

報載南京市政府兩個統計，頗引人注意。一則，謂京中各機關汽車，共三百餘輛，約值百餘萬元；另一則，謂市民所需肉食，分豬牛羊驢馬五類，每月宰殺平均數目豬九千頭，牛千頭以上，羊四百頭，馬驢各六七十頭，屠宰稅全年約七萬餘元云。一般平民，對此數目，極爲驚訝，然而觀乎一般大人先生，每週必赴上海，對於南京物質環境，每嘆其設備太差，

則是平民之驚訝，在大人先生心目中，未免過於「眼淺」。

友人某君，新任電影檢查委員會委員，我問其會中興趣若何，他說，「忙得很，自上午十點鐘起，一直累到天黑，最傷眼睛不過，以前曾經有兩位委員，因為勤於工作，幾乎將眼睛弄瞎。」繼而他又似乎嘆息似乎批評的說，「這近於庸人自擾！」我不知某君是因為剛纔就職還沒有感覺興趣呢？抑或是根本怕累？不過，電影，社會教育之一種也，政府組織專會辦理，其重視社會教育可知，且會昔為內政教育兩部合組，今則進而為中央宣傳委員會主辦，其重視之程度，更可想見！寄語某君，幸無厭倦，立法院正通過卹金條例，眼縱瞎，又何妨。且不檢查電影，更有什事可做？

下關煤炭港貧民朱某，竊取車站所遺煤屑，擬攜至市場出售，為警士劉某警見，喝令站住，朱即反身飛跑，劉尾追不捨，并放手槍三響，據云，一彈誤中朱之大腿。事出後，京中人民，議論紛起，僉謂竊煤小事，何至開槍。或曰，因其所竊者為煤，故不免於倒霉也，或又曰，劉警應該明令嘉獎，因深識用槍之法。且能於三槍之內，有一命中，足見訓練有素。

有某君幼子，因食花生米哽塞喉道，送鼓樓醫院診治，因醫生手續錯誤，竟至殞命。某君憤極，訟於法院，乃法院認為過失殺人，無罪，予以不起訴處分。南京新民報記載此事



時，特爲大字標題曰，「醫死人無罪，打死人僅屬過失」，弦外之音，似有代鳴不平者，實則，法院所判，豈有不平之理！嚴格言之，此事罪在某君，蓋向生處求生，或且難保意外，豈有向死處求生，竟有倖存之理。不聞夫閻王請醫之笑話乎，以醫者門前死鬼站立之多寡，以訂醫者技術之良否，其結果竟誤延是日開張卽行殺人者去。某君以爲大廈之中，必有華陀，其與閻王請醫，又何以異！所幸某君此種行爲，係屬認人不清，尙非有意殺子，似可引用過失殺人無罪之例，予以原諒。

有請樓桐孫君作荐書者，樓答曰，「我的荐書，五等半之荐書也，無效。」或謂此語作何解，樓曰，「後台老板之荐書，一等也，頂頭上司之荐書，二等也，聲勢顯赫之荐書，三等也，親戚故舊之荐書，四等也，一般權要之荐書，五等也，若我輩者，職雖不卑，位等閑曹，故曰五等半。」謀事之難，難於如此，然尙有持五等半以下之荐書以求事者，不亦愈可悲乎？政治如此，清明何時？

二三，四，一。

## 二十

在這春光明媚的時候，每個人的心田，似乎都欣欣向榮的滋生着，我們雖不敢希冀人們的一切行爲，都與時候作正比例，表示着「美術化」，然而最低限度，總希冀能夠「合理化」，抑誰知半月以來，所見所聞的，簡直「不成話」，一遍大好春光，攪得烏煙瘴氣，人爲春喜，我將爲春傷了！

據三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載，中央醫院牙科主任韓文信，曾爲蔣委員長醫治牙疾，昨因財部某要人家中有人患牙疾，請其前往診治。韓得訊後，即電財部詢問。接線生戴福壽，供職已久，辦事謹慎。以事前未有所聞，請待問明再告。及得其詳，當即答覆，韓接電後，戴問，「你是否韓文信醫生？」不意韓勃然大怒，謂「你是什麼東西！竟敢直呼我的名字！」連呼「混蛋」，大罵不已！少停，韓復電財部總機，詢接線生姓名，問明後，復再罵「混蛋」。猶復怒氣未息，驅車財部，訪總務司長許建屏，領導至總機室，訪得戴氏，連批其頰，並大聲叫罵，「你竟敢直呼我的名字，我告訴你們部長，非撤你的差不可！」經衆拉勸，始悻悻

而去。事聞於財部全體職員，大爲不平，除公呈總務司，請向中央醫院交涉，將韓撤職外，並擬向法院控訴。中央醫院院長劉瑞恆君，亦以韓橫蠻毆人，表示不滿，且查韓近來屢次開罪病人，除向財部道歉外，並將韓記過一次云。（據私人講述韓氏舉動，與此頗有出入，爲求有根據起見，只得將中央日報所載，爲之摘錄，雖有文抄公之嫌，要亦君子明哲保身之道也。）吾人由此一場趣劇，覺有幾點認識：一，官兒是不容呼名字的，最好連姓氏都不用提。卽以此事作例，戴接線生打電話給韓牙科主任時，應該說，「你先生是主任嗎？……主任有甚麼吩咐？……是，主任……主任還有話說嗎？」一二，凡有可以「告訴你們部長非撤你的差不可」者，均得拍。三，戴氏不善拍，所以始終當接線生，而且不免於因接線而挨打。四，有人說，韓氏太橫，我則不以爲然，相傳以前某官因皇帝踢了一腳，卽在褲管繡上一條龍，韓氏曾爲要人治病，且現時榮膺中央醫院主任，論其官架，理應如此，焉得謂橫。五，一方挨打，一方記過，或謂待遇不均，不知一方係接線生，一方係牙科主任啊！至於財部職員擬向法院起訴，我以爲大可不必，要知財部與中央醫院，同是政府機關，而且兩機關的長官，交誼又極親密，縱不忌家醜外揚，也應當想想「不看僧面看佛面」的古訓啊！

第二屆高等考試第一名之李學燈君，係阜寧人，阜甯縣長李晉芳暨全縣公團各學校等，

以李君得此殊榮，羣情歡忭，特電考試院戴院長，請予特加顯擢。略謂，「李君學燈，才識闕雋，氣宇開張，遂綴巍科，時稱得士，乃聞分發實習，屈在下僚，桑梓駭怪，多士短氣，懇依一屆成例，特加顯擢，以宏選政，而勵來茲。」戴院長接電後，「以分發實習，係依法規辦理，擢用人員，政府自有權衡，各公團不明法令，情尚可原；該縣長身任地方官吏，對於一切重要法規，自應研究有素，何得輕易發言？思出其位？殊屬不明事體，應請江蘇省政府予以申斥，以示薄懲。」李縣長便這樣的受了一頓申斥！王君，李縣長之友也，聞訊後，特去函慰問云，「你以為曾經江蘇縣長考試第一，遂對一切考試第一者，表示同情，其實在大人先生眼光中，第一算得什麼！多士短氣，豈待今日，你竟大驚小怪，宜其遭受申斥！輕易發言，不過多嘴，思出其位，其為小人乎！小人閒居為不善，我與你為老友，不忍坐視你陷於不善而不救，聞佛學足以使人心境恬淡，你若有暇，何不學學參禪念佛乎！戴先生等近日發起時輪金剛法會，尙望前往參加為荷。」

近日南京會議之多，在會議統計上，也要佔相當的數字，中央宣傳委員會，就召集了三個，一為文藝會議，一為新聞會議，一為電影談話會，此外如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交通部之航政會議，新疆之建設會議，均足值得大書特書的。有某君終日為會議所纏，出則汽車，

入則沙法，幾於不知四時，日前偶爾至陵園一游，歸來逢人便道曰，「不是到郊外看了花木之繁榮，幾於不知春到人間。」

自辜仁發夫人包庇劉綽民事件發生後，官場談話，幾以此爲最好材料，對於英人帶領軍隊侵入班洪及盜開銀礦各情，反鮮聞人有所談及。實則如劉綽民與辜夫人之人物，何處沒有，不過有幸與不幸而已！

於烏煙瘴氣之中，幸有一件值得紀念之事，足以聊慰景色宜人之春光。此事爲何？即中央組織委員會工作同志吳元福君之死！死，是悲痛的！惟吳君自知有病，而且病了數日，徒以不忍放棄責任之一念，未待痊可，即行力疾從公，以至因暈厥而死於辦公室中！在輓近輕視職務之空氣中，實在值得敬仰！中央日報特著社論，謂「吳同志這樣早死，是本黨的損失，然而吳同志這樣死的方式，是本黨精神上的收穫」，這樣贊揚，並不過分，不過在國民黨精神上，是否因此得一收穫，恐怕還是問題；別的不說，要人們僕僕京滬道上，據說，並不因吳同志之死，而爲之減少！

二三，四，十六。

## 二十一

從「上應天時下治人事」兩句老話的演繹，似乎天時人事間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連鎖關係，南京自奠都以來，政治的劇烈變換，我們看得多了，政客的劇烈變換，我們也看得多了，只是氣候的劇烈變換，還不大見，不料今年入春以後，忽寒忽暖，瞬息萬變，尤以四月七八九諸日爲最甚！七日有若深秋，八日儼如炎夏，九日則又酷似隆冬了！這種劇烈變換，不知是人事上應天時？抑或天時下治人事？

三月二十九日，中央黨部舉行黃花崗紀念會，吳稚暉先生演說，謂「二十三年時間過得很快，但是國家有些兩樣沒有？」我覺得這一問話，問得非常中肯！非常有力！吳先生善書，何不書就數千份，分贈各要人及各「次要」，以作座右之銘。若吳先生慮所書篆字，恐人不識或誤認，則請于右任先生代勞，亦無不可。

馮玉祥先生以三民主義爲救國良藥，擬勒諸金石，以垂永久，數年前曾購有大批石頭，存於浦口，以備鐫刻之用，最近林主席命人運往陵園，聞侯商得馮氏同意，即行興工云。

余以爲馮氏此舉，與戴季陶先生將手書總理遺教，藏諸塔中，有先後輝映之妙！且今後研究三民主義板本者，除民智板，商務板，中華板等普通板本以外，至昔本刊所載樊鍾秀口稱之樊板，與戴先生手寫之戴板，馮先生將刻之馮板，應儼四庫全書珍本之例，另列專欄。此事予曾與研究板本素有心得之杜君商之，杜君以事關文獻，最好請「我的朋友胡適之」擔任，較爲鄭重，未審京話讀者，對此亦有高見發表否？

華北各黨部前請禁止發行航空公路獎券，謂前四次贏餘，不過二百萬，我當時即感覺着，若果以此爲禁止理由，還不如責成辦理人，妥爲改良的好。果然，獎券辦事處，對於宣傳及廣告，已特別注意了！據說，辦事處「爲引起愛國民衆踴躍購買起見」，特印就五期獎券傳單二十餘萬份，先以五萬份，於八日上午十二時，由中國航空公司郵航機，攜至本京空中散發，聞內有兩張，蓋有獎券辦事處印章，拾得者，可免費乘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由京至滬，或由滬至京一次。你看，這不是改良了嗎？華北各黨部應不至再有疵議了！航空尙未建設，飛機已經先坐，足見辦事處辦理有方！不過，我以爲拾得傳單的人，未必即是購買獎券的人，辦事處應該再爲改良，凡購買獎券若干張者，准乘飛機遊覽南京空中一次，又若干張以上者，准乘飛機由甲地至乙地旅行一次，至僅購一條者，只准眼看，不准手摩，豈不比

較科學化！不過，這真是一大損失，八號正午，爲甚麼不去拾傳單，糊塗！然而，怪誰？

主計處統計局，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業經七載有餘，關於各機關任免職員之動態，尙鮮整個系統之調查，現擬着手編製自十七年起至二十二年止之各機關總職員錄，以供參考云。此種統計，我認爲與各國之 *Who's Who* 以及我國舊日之縉紳錄，現時書賈所出之名人錄或名人大觀性質相彷彿，無關乎國計民生，有之不嫌其多，無之不病其少！不過，統計局若欲於此中認識任免職員之「動態」，用不着去費這樣的大力，編甚麼總職員錄，只須將各機關主管長官之進退，作一簡明圖表，卽已足用！因爲「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國正統派的政治哲學啊！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有一個總職員錄也好，因爲要人們遇到冠婚喪祭，發喜箋或訃告倒很方便啊！

自杭州北平發現所謂摩登破壞團後，南京亦聞風興起，乃正發表宣言大施手段之際，行政院汪院長認爲「此種舉動，幼稚魯莽，足以貽笑天下，若任令此輩藉端橫行，既侵犯人民身體財產之自由保障，復摧折新興工業之萌芽，實爲法紀所不容！」且更申其說曰，「今日陸海空軍人皆衣制服，亦卽所謂西裝，在此輩眼光中當亦在破壞之列，豈非欲陸海空軍人亦服長袍大褂以臨行陣乎？」一因此之故，特令有維持公安之責者，切實防範，并嚴加究治。果



然電令一發，風平浪靜，雖建康路正大五金號，仍不免於投擲炸彈，然一則爲鋤奸團，一則爲破壞團，未可混而爲一也。或曰，此種行爲，雖有褻瀆，要亦發端於愛國之一念，縱欲禁止，一有司之責耳，汪先生以行政院長之尊，嚴厲過問，豈不虞有扶得東來西又倒之流弊乎？余曰，是所謂明察秋毫也，繼起而保障者，或將爲言論自由乎？

某某要人等發起之放風箏比賽會，報名者甚爲踴躍，有某君特自天津攜帶飛鷹等十餘種前來，南京市政府職員許師叔君，亦從常熟帶來大蜈蚣一隻，長十八節，製造精巧，放起時能在數千尺以上，聞均已加入報名，預料四月十五日比賽，必有一番盛況。吾常怪一般要人們，每謂南京設備不全，無法消遣，因而常跑上海，實則南京并不寂寞，遠之如踢毬子比賽，如歡迎胡蝶徐來等表演，如聽梅蘭芳程硯秋等京戲，近之如公餘聯歡社將增加跳舞廳，如此次放風箏比賽，豈不也「蠻好白相」！我們國家，土地之大，與美國并不相上下，你看，近日報紙不是也傳羅斯福外出釣魚嗎？他們總統還這樣開心，我們實在也應該玩玩。

行政院通過國府特派大員巡視規程，監察院認爲侵越監察職權及違反立法原則，呈請國府解釋，汪院長則認爲并不衝突，監察院某委員又從而駁詰之，連日各報登載雙方談話，你來我往，針鋒相對，隱與當年人生觀論戰相彷彿，我們老百姓對於他們這樣責善，非常贊

成，但也希望他們不要一旦紅了臉，喪了和氣！尤其希望的，不管將來特派大員出巡也好，監察委員出巡也好，總之，如中央日報社論所說，要「認識使命的重大，走馬看花不是巡視，酬酢一番報銷旅費不是巡視，流覽風景憑弔古蹟更不是巡視」啊！靜的政治，我們已看得多了，今後我們又看看動的政治怎樣？

五月，似已由悲壯而轉入沉寂，更由沉寂而轉入娛樂了！在北平，有所謂頤和園遊園會，在杭州，有所謂時輪金剛法會，在南京，則風箏比賽才完，而腳踏車比賽又接踵而起了！噫嘻，盛哉！本來，五月的紀念日，真也太多了！而且這些紀念日，除了五四，五五，比較可以安慰外，其餘如五一，五三，五九，五卅，五卅，沒有一次不是難堪的！提起來，一肚子倒有半肚子牢騷，哭哭啼啼也不像個樣子！所以，倒不如且以喜樂，且以永日，還來得乾脆，還可以表現大國民的態度！一般人不了解要人們的苦心，或加非議，或事攻擊，這未免錯怪了要人，錯怪了要人們對革命的五月的認識！

航空公路獎券自發行以來，頭獎，不是上海，便是北平，一般南京的購買者，每於失望之中，亦常感覺不平。好了，五期頭獎，竟然落在南京了！南京，為一國的首都，按以售出頭獎店舖所登之廣告「財臨旺地」的原則說，南京而中頭獎，實屬分內應有之事！而且，為數或不僅止一次！所以，六期獎券發售不過旬日，為數已逾百萬，這種踴躍輸將的精神，誰

說我們國家沒有救藥！

易培基盜賣古物案，報載某要人談，易氏所盜賣古物，最近所查出之證據，尤爲驚人，歷代朝冠，鳳冠，玉帶，蟒袍上所嵌之珠寶，約計二十箱，悉被偷換殆盡，且有一雲煙寶筏，係唐宋元明清五朝扇面，計兩大箱，亦多不翼而飛，綜計兩項價值，爲數在數萬萬元云。日來友朋晤集，多以此爲談話資料，或曰，易氏若僅偷換扇面，尚不失爲一雅賊。或曰，易氏本農礦部長，珠寶之係礦物，雖屬盡人而知，然而易氏能鑒其真偽，決其取舍，自屬難能可貴！且易氏或感覺在任內時，未克盡職，故於故宮中從事開掘歟！雖然，易氏能盜換古物，至數萬萬元之鉅，其勇敢實爲常人所不能及，若起太史公而爲贊美，必曰，易氏亦人傑也哉。

南京中央醫院，自辦理以來，真是有口皆卑！（此處的「碑」字，據說，以去石旁爲對。）卽以近日報紙所登載者而言，五月二日，勵志社社員鄧君，攜子前往種痘，候一時許，始有一醫生姍姍其來，見孩卽云「有病」，鄧君觀狀駭異，告以係來種痘，該醫故作沈思，隨云「無病」而去，去後亦不再有醫生前來，此一事也。五月九日，各報載警察廳職員江鏡先君一函，謂四月三十日攜女求診，等候幾兩小時，始有一頭髮蓬鬆，高跟革履之女醫師，偕一

裝束入時之女護士來，略看舌頭，即說這是白喉，須速往下關傳染病院醫治，否則無救，及如言前往，經詳密檢查，知非白喉，一藥而愈，此又一事也。其最痛心者，則爲已故革命老黨員安舜卿先生六齡幼子之慘亡，五月二日，安子右齒微痛，請診於該院醫師陳華，斷爲蟲牙，須拔去，安妻不許，陳竟自作主張，將齒拔去，入夜，齒根及腮部大腫，送請復診，佯推不知，商請住院，又復拒絕，幾經交涉，方允住院，然復漫不經心，及病危，外科主任沈某始行聲言，非開刀不能奏效，乃安妻正考慮間，沈已自行負責，聯開數刀，不數分鐘，即行慘死矣！我往日聞鄧江二君消息，方恨中央醫院之不爲診治，及聞安子之死，又爲鄧江二君稱幸！夫中央醫院爲政府所設立，據近日拉西曼報告，國聯因技術合作，年助五十萬元，誰知結果，竟至如斯！日人拚命反對我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使彼知其情形如此，不亦啞然失笑乎？或曰，無怪林主席牙病，必僕僕風塵，遠赴滬上，請教於陸仲安也。

京市各中學行將畢業之學生，反對會考，於五月十二日起，實行總罷課，并發表宣言，謂會考缺點甚多，在理論上，違背教育原則，束縛天才養成，損害學生身心。在事實上，無實際之價值，選題易失重心，以及待遇不平等。末後并切望全國同胞，顧全民族危機，體念青年痛苦，予以實質援助云。至社會局則以部令攸關，未便通融，如有事件發生，各校長均

有處分。現此事正在醞釀中，截至寫此京話時，尙不知如何解決。不過我覺着教育部以前主張會考時，其理由亦謂顧全民族危機，今學生反對會考，亦爲顧全民族危機，究竟民族危機，應該怎樣才能顧全？

行政院爲增進行政效率起見，特設行政效率研究會，從事研究。此舉就表面觀之，似覺無足輕重，但就其實際言，則關係至爲重大！卽以公事收發論，自收到起，以至發出止，其手續有經過四五十道者，因爲手續繁重，於是多用人員，多廢時間，多耗紙張！甚且終日努力，仍無裨於事實！予嘗謂苟以科學方法，從事行政管理，改進行政效率，則各機關人員，大可裁去四分之三，至多有二分之一，亦可足用！惟在目前各機關長官競相位置私人之空氣中，增進行政效率，是否不至妨礙許多飯碗，實爲一大疑問！倘就現時人多事少之狀況下，從事增進行政效率，無甯多想些事體，使每個職員，多少都有點事做，或美其名曰，多少都有點公辦，否則，終難禁止男女職員們之寫情書或打洋線索也。

謝天謝地，多事的五月，總算平安的渡過去了！

時間已進入夏季，天氣是一天一天的熱起來了，以前我常作一種擁護夏打倒冬的主張，覺着冬天非裘不暖，夏天則一套汗衣，已可過去，似乎夏天比冬天來得平民化些！可是據一般勞動同胞說，他們對於夏季，也並沒有多大好感，因為作起工來，夏天比冬天還要辛苦！只是夏天有一點好處，就是可以享受午睡之樂！

醞釀已久的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已經開幕而且閉幕了！我總算是個關心國事的人，所以對於開幕日那天的晚報，我特別留意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使我驚訝非常，因為我們行政院長汪院長的訓詞，也被開了『天窗』了！我當時非常着急，分詢各友，均不得要領，一直等待第二天早上，看了各日報所載汪院長的演說全稿，才將此心放下！原來汪院長說，「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爲政者只要做到政簡刑清輕徭薄賦八個字，取於民的要少，而替百姓做事亦不必多。自從中外交通以後，局勢大變，各國的農工商業高度發達，激烈競爭，中國在

這國際環境中，取於民用於民的都非以前可比！試觀軍事上造一砲艦，即須軍費數千萬數萬萬，……我們如果還用政簡刑清輕徭薄賦八個字做標準，我們國家也就不能存在了！我覺着這幾句話也到是真情，爲什麼前夜的晚報必須檢去？其實，經汪院長一提醒，大家也就明瞭多了！確實的，「我們如果還用政簡刑清輕徭薄賦八個字做標準，我們國家也就不能存在了！」不過，同時國民政府的代表鄧家彥先生演說，又引了孟子的一段古話，「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患勿施爾也。」這又不知說些什麼？我又弄得有些模糊！所幸這次會議，苛捐雜稅的標準定了，廢除苛捐雜稅的日期定了，總算差強人意！且看事實上的表現罷！

揚州十二圩的船工，因食鹽改由輪船起運，業已危及生計，且輪運每包多鹽三斤，繳半稅即可起運，種種待遇不平，憤激罷市，特推代表數百人，來京請願，在九一八後大規模之請願以後，也算可觀的了！幸經政府多方商酌，決飭兩淮鹽運使轉飭運商，將湘岸輪運二百票，改一百票帆運，皖岸仍照向例，完全帆運，以維勞衆船戶現狀！至治本辦法，關於定案一千三百餘票內輪運五百票之比例，酌擬帆輪運各佔半數，更番配運，先配帆船云。此事就



表面觀之，不過一勞工問題而已，其實附帶的，還有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即是機器業與手工業之衝突！記得以前北平開辦電車時，人力車夫也曾大鬧罷工！所以，我們天天嚷國家工業化事業科學化，倘使對於這些問題，不去想法，則你前進一步時，必有一些力量，拉你後退啊！

我國各地方，舊有萬民傘，德政碑之設置，蓋人民紀念官吏德政，藉以表示去後之思也。但行之既久，弊端叢出，或授意土豪劣紳，使其貢獻，或潛使親戚，自行製造，以致令人每過德政碑前，輒不禁頭暈眼花，欲想服一粒人丹！最近內政部有見及此，特通令各省縣政府，不得再有上項情事，如已立者，即日撤移，如新立者，即予打倒。我認爲內政部施政以來，惟此舉尙屬大快人心！本來刮了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還要老百姓替他送傘立碑，表揚德政，實在罪該萬死！不過，僅禁有形之張揚，對於無形之貪污，若不積極懲治，又有何益！我以爲傘近腐化，可以取消，碑尙堅固，似可採其意而變換之，即是在各省設一貪官污吏題名錄，凡遇有穢德彰聞者，立將大名刊上，似較消極打倒爲佳，不審內政部以爲如何？

抱歉得很！我又要說到中央醫院了！中央醫院的嘉猷，自經我介紹以來，大約已有好幾次了！我本來不忍再提，但是他偏偏不斷的好事發現，令人不忍割愛，好，再談這一次罷！

五月二十一日，首都女子法政講習所學生陳允之，因腹痛劇烈，送請中央醫院診治，外科主任沈克非斷爲盲腸炎，謂須開刀割治，及送入手術室，於打麻醉針後，復加以悶藥，及手術完畢，送返病房，既無醫生前往看視，又無看護照料，遂使陳女士永悶不起！陳母憤極，具狀控於地方法院。一時各報登載，名之曰『悶死女生案』，標題之新穎，足與河南之『搖頭擺尾案』有彼此輝映之妙！又有中央黨部職員張君，素有咳血症，時發時愈，張君恐係肺病，亦往求教於中央醫院，當由某內科醫生爲之診斷，該醫生以此症在朝鮮有傳染性，因詢張君是否曾到該地，張君云，「朝鮮未曾到過，但曾到過東三省，」乃該醫生聞言之下，似甚不解，竟問「東三省在什麼地方？」張君以該醫生常識如此，醫理可知，不禁駭極而退！各報對此，亦均紛紛著論指摘！我以爲此兩事雖覺性質各殊，然其間頗有連繫的意義！主任可以悶死人，醫生自然可以不懂東三省在什麼地方，這是他們程度相差的表示！因爲悶死人還是醫學上的事，東三省在什麼地方，已經關地理學上的事了！所以一個應該當主任，一個只好當醫生。其次，主任專攻醫學，還不免於悶死人，醫生自然更沒有工夫去研究地理了！你要他既學醫生，又明地理，這不是難死人嗎？唉，總怪咱們的東三省不吉利！害了我們中央醫院的先生受人指摘！我也要幫着罵兩句了，可憐的東三省啊！可嘆的東三省啊！

## 二一四

友人某君，卜居棲霞，謂日來林木幽深，無城中暑熱氣，希我會同各友，前往一游，并謂蔬菜香甜，魚蝦鮮美，亦爲城中所不及，若我輩往，當治三元之盛席相待。我以棲霞之妙，在乎秋賞紅葉，故寧受「看不起三元盛席」之嫌，毅然却之。乃某君堅約，迫於情面，未便固辭，查中央日報所載京滬火車時刻表，知山下關開出之九點三十六分快車，可靠棲霞，遂相約於上星期日九時前會齊於和平門，以便乘車前往。及期，我與友人先後至車站，候至十時，尙未見所謂快車者來，詢之，始知自四月一日起，業已改訂班次，我初疑檢錯去歲火車表，乃細閱之，其日期固爲二十三年六月七日也。

我等不能去棲霞，乃改而游燕子磯，將至三台洞，見沿途兩岸，榴花盛開，綿延六七里，燦爛盈枝，繽紛滿樹，已覺奇觀，益以「數大便是美」的關係，更覺有無窮妙趣，欣賞良久，不忍遽去，因念倘去棲霞，豈不負此名花，於是羣頌路局之功德！

我等之遊燕子磯，係乘馬車前往，和馬車夫計，人數凡五，馬瘦弱，負重致遠，頗感勞

頓，上山下坡，幾於不能自持，我等見其可憐，除平原外，多下車步行，雖不敢自比於君子，頓事後回思，頗有遠庖廚之臭味也。閱報，知京市政軍警當局石瑛谷正倫陳倬等，發起禁止虐待動物協會，如此瘦馬長征，恐石谷陳諸先生等之出入汽車者，未必深知也。再孔子有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禁止虐待動物，愛物之表現也，物且猶愛，則如何親其親，仁其民，想更什百倍於愛物！常見上海租界內不准將雞倒提，然而紅頭阿三，可以任意揮棍毆打車夫，想我京市軍警當局，或不致鬧此笑話！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明定八月二十七日爲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自然，孔子雖爲先師，也如常人一般，是有誕辰的。史家世紀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後來，因爲夏商周各朝建寅建子之不同，將孔子誕辰改爲八月二十七日，現在更改之爲陽歷八月二十七日，去孔子真正生日愈遠矣！我以爲明定孔子誕辰，未嘗不可，不過，應當還孔子一個中庸面目，表彰六經，罷斥百家，固覺太過，卽如一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降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亦大可不必要。中央政治會議，既已明定其誕辰，更希望將紀念儀式，也明定出來！以免有的仍讀其「大哉孔子，先覺先師，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的贊美詩，有的又在靜

默三分鐘。

報載，蘇俄政府機關最感棘手者，爲無窮數之報告及統計，其中多有積塵盈寸，從未批閱者，且每月所費紙張及時間，爲數甚巨，人民委員會以現狀如此惡劣，極爲注意，斥爲無聊報告，爲官僚政治之怪現象，復訓令各部，非至必要時，不得隨意呈報，蘇俄監察委員會已奉令嚴懲破壞上項訓令之官吏，大約不使其入囹圄，卽遣至西比利亞云。此種辦法，何其痛快乃爾！

慨自蘇俄革命方式傳入我國以來，每週有所謂政治報告，每月有所謂行政報告，每次大會，亦照例有所謂工作報告，當每次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或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各院部會騷然，忙編政治報告，平時於職掌之下，亦添一項，「編製報告及統計」，於是此一報告，彼一報告，凡在政府任職數年以上者，幾於書櫥中無一而非報告。近年以來，更且印之以宋字，訂之以綠裝，滿紙要人題詞，像片觸目皆是，大可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惟編輯者既感其耗神費時，而收藏者又厭其形同雞肋，害己害人，莫此爲甚！且就海關統計言，去歲紙的入口，將達一萬萬元，我人雖不敢謂此種紙張，盡用於報告統計，然而倘稍爲國家節省開支，我人又何必與紙爲仇！

俄國革命方式，既已改變其作風，我又何不可「迎頭趕上去」！

國民政府六月八日明令云，「各省市政府，往往於正賦之外，徵收附加，漫無限制，農

村凋敝，職此之由，……自頒布明令之日起，對於田賦，永遠不准再加附加，并永遠不准再立不合法之稅捐名目，著爲定例……切實查禁。」革命軍北伐時所發的廢除苛捐雜稅的支票，實行兌現，殊可欣慶！惟聞川黔等省，有所謂預征錢糧至民國五十年者，而陳肇英君由福建歸來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謂閩省雖油條豆漿之微，亦有營業稅之征收，此雖非田賦附加，或不合法之稅捐名目，然一則強迫預征，一則搜及苛細，望我政府，仍隨時注意及之。

久不寫京話了！爲什麼？連我也不知道，但是友人們見着，總是追根究底的問；他們問多了，我就爽快的答覆他們：我不寫的理由，就是不寫。

但是，現在爲什麼又繼續寫呢？自然，也可用不寫的公式，答覆讀者，然而其理由尙不止此，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林語堂先生的來函，一頭可斷，京話不可無！「假使再不寫，大有立遭人命的趨勢。嘗聞政治上要人們說：『上台容易下台難，』不圖于區區京話，亦且見之。

數月以來，京中可話之事甚多，卽以近事而言，林主席賞菊青陽港，吳稚老品茗秦淮河，雅人深致，允稱佳話！南京有此點綴，亦可洗盡俗態。

近來棲霞山的紅葉，引動了人們的遊興，十一日值星期，十二日又爲總理誕辰，照例休假，故兩日往遊者甚衆，夕照一林，明霞萬點，煞是奇觀！惟游者攀樹折枝，載興俱歸，我則頗爲憂慮，蓋如此摧殘，未知明年再有紅葉可觀否？

立法院修正刑法，對於夫或婦與人通姦處刑一條，仍維持現刑法，僅將刑期由兩年減為一年。京市婦女團體認為不平等，主張或雙方羈束，或雙方放任，不能僅偏及女方，乃一面通電全國，一面召集全市婦女大會，向中央政治會議請願。日來朋友談話，各報副刊，俱以此為材料，洵洋洋大觀也已。立法委員梁寒操之夫人，亦參預婦女請願大會，并被推為理事，立法委員黃右昌之女公子，則聲言若有人因此事毆其父親，彼決袖手旁觀，亦足見事態之嚴重。某君曾以梁黃二君事戲為一小說回目曰：

「梁夫人 桴鼓助戰」

## 黃小姐大義滅親」

其實，此聯雖極自然，但當日梁夫人助戰，助其夫也，梁寒操君在立法院整個之立場，其意見不能不與其夫人相反，若其夫人再從而助之，豈不糟糕！倘若典故可以假借，我擬改為「梁委員 桴鼓助戰」，既切近事實，且含有希望之意。

考銓會議，通過搜羅全國遺才案，我未獲讀原文，不知其理由與辦法如何，惟就字面而論，實在冠冕堂皇，值得載歌載頌！誠然，現時在朝的人士，盡如考銓會議宣言所云：「以考試選拔真才，以銓敍杜絕倖進，使賢者在位，不致有五日京兆之心，能者在職，可以三年



有成之效。」我意，既名之曰遺才，其才亦覺有限，費神搜羅，豈非有背經濟之道？且既已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其爲遺才者，亦將感佩賢者能者之治績，頓首謝曰：「成功奚必自我。」

胡適之君來京出席考銓會議，有記者叩以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胡君云：「卒業生不能就業者，不必怨天尤人，而惟責之於己，自己有能力，何愁沒飯喫！」這幾句話，乾脆極了，可是有能力一定有飯喫，或者有飯喫者一定有能力，這兩大問題，有誰敢作擔保？好在胡君久居北方，且係教授，此來又是出席考銓會議，這也難怪！

中央日報載：「前農礦部次長蕭瑜，本年春由滬赴法，攜大批故宮古物，抵馬賽被扣，蕭急電催教育界之某君，兼程赴法交涉，百箱古物，現已出賣於法，聞某監委對此案偵查極詳，準備彈劾。」又載：故宮古物，被掉換者，僅珠寶一項，計三百八十件。又載：內政部規定，今後發現古物，概歸國有。讀了這許多消息以後，對於蕭君之大膽，國家之大量，想來無一人不表示相當敬意！至某監委之「準備彈劾」幸而是在準備，否則我將怪其多事！

二三，十二，一。

## 二十六

彷彿見過這樣的廣告，本期論語，將出西洋幽默專號，呀，糟了，京話不僅道地國貨，而且道地土貨，怎麼辦？以前聽人說，某冬烘先生聞人讀 *English* 他認為是國貨，認為是馬援所說的「焉革裏屍」，日昨朝報載，某要人說「少年維持之煩惱」，或疑其錯，某要人云，近來請求維持工作的少年，人數衆多，說話痛苦，怎不煩惱！這兩則故事，倒是真正老牌的國貨西洋幽默，大可借來點綴本期京話，只是一則數見不鮮，一則跡近抄襲，還是不好。啊，本期論語不是二十四年元旦日出版嗎？一般摩登的人物，不是喜歡說 *Happy New Year* 以代恭賀新禧嗎？*Happy New Year* 雖不幽默，然而來自西洋，只要說得正確，說得響亮，借用一下，諒也無妨？

近日的南京，頗有昇平景象，黨務則有五中全會焉，娛樂則有梅蘭芳之京戲焉，改革則有煙犯之逮捕焉，此三焉已足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矣，更何況塘瓷的新生生活運動標語，滿佈通衢，氣象一新焉。

此次五中全會，出席委員之多，據說打破歷屆紀錄，彼此態度的誠懇，據說亦爲歷屆所未有，吾儕小民間之，不禁額手以慶！當孫哲生王亮疇兩先生南下后及五中全會未開幕時，友朋們見着，總是問「有什麼消息？」或「近來情形怎樣？」此種態度，雖爲南京人士所獨有，要亦爲希望國家太平之熱誠，不識各委員亦曾體察否也？最有趣者，各記者問居覺生先生，胡先生何時可以來京？居反詰云，照你們記者觀察，覺着怎樣？有人說，居先生善於辭令，實則遇到此種問題，除了各敬香煙一枝以不答代答外，惟有這樣幽默的答覆，最爲得體。不識居先生平時，亦嘗喜讀論語否？敵人寫此京話時，五中全會只開了兩天，尙不知其結果如何？惟見京中各報載，各委員住所，大多集中于中央飯店或安樂酒店，各委員汽車停于中央黨部門前時，整齊而有秩序，各委員宴會，廢除相互酬應，實行公共聚餐，各委員衣服，大都藍袍黑馬褂，以新生活運動標語「禮義廉恥表現于衣食住行」衡之，各委員或能保存此種精神以迄于散會，以迄于散會后。

梅蘭芳幾次來京演戲，都借口于賑災或慈善，此次當然不能例外，其戲券一面委託各大商店及銀行代售，一面則分向各機關各要人推銷。聞某推銷員云，某日訪某要人，謂災情重大，某要人不待辭畢，卽疾首蹙額曰，中國無處無災，靠一二人的救濟，也辦不了。繼聞請

梅蘭芳演戲助賑事，乃和顏愉色，以演戲節目及戲價相詢，及得其詳，乃購十日之戲票數張，蓋是夜所演者，爲霸王別姬，且戲票爲十元五元兩種，某要人慮觀看不便。所購者盡爲十元票也。但聞十日之夜，因某某諸公以當日霸王別姬后，卽爲人事之慘別，十日正值五中全會開幕，似不宜于表演此等戲劇，且以紅豆館主之加入，故臨時改爲奇雙會，惟觀衆不諒解此苦衷，當時要求退票者，聞達數十餘人云，不識某要人亦曾加入退票團否？

本京政軍警各機關，聯合組織首都肅清烟毒委員會，大肆逮捕烟犯。（謹按：非香烟或捲烟。）初捕數日，每日均有二三十卡車，延至近日，尙復絡繹不絕，除政的機關不能拘押外，軍警機關，已公告人滿，現聞政的機關，正日夜籌備戒烟所數處，以資收容，聞規模較大者，可容千餘人，小者亦數百人，洵洋洋大觀矣！據友人目覩者云，烟犯中有年高者，深慮性命交關，從此永別，多將壽衣穿上，于是一朝衣朝冠一者有之，刺鳳繡龍者有之，形形色色，煞是奇觀，惜予未嘗前往拜訪，不識其表情何若，若使丰子愷君在京，當必增加不少畫材也。惟聞江寧禁烟，與南京微有不同，凡年老或疾病者，准予領照吸烟，分期戒除，故一般癮君子，日來由南京遷移江寧縣者不少，有某學究聞之，搖頭嘆曰，「河內凶，則移其民于河東，信然！」

隨

筆

也是齋者，不必有齋之實，而無妨賦予齋之名也，但也是若譯音爲「齋」而又冠以齋名，則公然是齋，而無須論及名與實也。余也，於南京房價高昂之中，居然據有一屋，若不設法利用，不僅辜負每月五十大洋之房租，抑且何以消遣一日念四小時之光陰？爰就見聞所及，筆而錄之，積日既久，儼然成冊，謹效文人學士隨筆之例，名之曰，也是齋隨筆。

## 一

十六年，何應欽先生任第一路軍總指揮，馬文車先生任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劉峙先生任第二師師長，均隸何氏直屬。

師次淮安，一日，何歡宴各將領，酒半酣，衆推馬氏說笑話，馬講怕老婆故事，語畢，笑顧劉氏曰，「你近來何如？」衆大笑，劉笑答曰，「我是在總指揮領導下的！」衆益爲之闕堂！

## 二

何應欽先生喜田獵，其前衛隊長某，窺其嗜好，從而附和，且時向菜市購野雞斑鳩以進，謂係獵諸于野，時日既久，何氏微有所聞。一日，某復獻家鴿數頭，何審視良久，故笑詢之曰，「這好像不是斑鳩？」某尙不知其意，笑容可掬曰，「報告總指揮，這是野鴿。」

### 三

十七年，何應欽先生任總司令部總參謀長，有求謀工作者，前來請謁，舉止粗魯，入室即大聲呼曰，「報告總參謀長，總司令部有××隊隊長缺出，部下願當。」

何氏不悅，隨即答曰，「現在有個副司令缺出，你願當嗎？」

### 四

黔人游翰明君，性瀟灑，嘗戲爲聯寫其生活狀況云：

每餐未嘗過三碗，

一睡就是大半天！

游氏深得午睡樂趣，實我論語派中人也。

## 五

往歲，王陸一任安徽大學文學院長，其夫人求學滬上美術專門學校，王君欲其夫人赴皖，而其夫人以事未果行，王君乃寄以詩云：「你若不肯來，我便來看你，長江東下船，而借某小姐：『否則揚子江，我便跳下去，江水冷冰冰，難免得腳氣。』其夫人讀詩後，翌日，即束裝成行。有某君仿左傳語調云，「君子曰，此示威之詩也。」

## 六

洪瑞釗君，曾著革命與戀愛一書，頗爲膾炙人口，年來見一般女子，對於革命觀念，日漸薄弱，選擇夫婿，徒以名利作標準，乃戲以X代表女子之地位與財產，以1代表男子較女子優越之程度，作成一公式如左：

女子擇夫標準爲  $X+1$

洪君并感慨曰， $X=1$ 者，間亦有之，若 $X=1$ 者，則余未之見也。



七

李××君，嘗以房屋名詞，比擬男女關係，如一夫一妻者，曰，一樓一底，一妻一妾者，曰，一樓兩底，妻妾均無者，曰，過街樓。一日，同居某友，參預他人喜宴歸來，心中感觸萬端，李君戲以詩云：

「海上房屋千萬棟，  
憐君猶是過街樓！」

八

某君語人云：「我今天見一副對聯，氣魄雄厚，文字老練，對仗工穩，寄意尤復深遠。」聽者急詢之曰：「且緩贊美，請先將原文讀出。」某君曰：「上聯呢，可惜我記不清楚了！下聯嗎，是怎樣哪樣春呢！」

九

周×君，喜交際，與人談話，遇其非者，則曰，「你說的狠有理由，不過，就我個人的觀察，覺着……」但遇其是者，則曰，「我表你一個同情。」

## 十

吳稚暉先生，善篆書，但不輕於提筆，一日，有青年數人往訪，適遇先生爲人書聯，彼等乃低語密商，擬乘機購紙請先生書寫，先生微有所覺，乃故意語彼等曰：「你們想，二十世紀，還要玩這些東西，真是野蠻，你們想！」

## 十一

二十二年，徐悲鴻伉儷出國，王劉兩君往送行，適徐君未屋，由徐夫人接見，王君見徐君新居四周，植樹甚多，頗爲贊美。徐夫人曰，「樹雖多，然大都習見之桃李等花，名貴者甚少！」劉君曰，「桃花不能栽。」徐夫人問何故，劉君曰，「家中栽了桃花，老爺必定走桃花運。」徐夫人曰，「安知不是太太走桃花運呢。」

## 十二

「集中人才，」爲一般達官貴人之口頭禪，王××君曾爲詮釋其意義云：「你倒了霉，你就是蠢才，你走了運，你就是人才，集合一般走運的人們，使之多兼幾個差，多拿幾分薪，就叫做集中人才。」

## 十三

某某諸君，組織一社會問題研究會，某次，討論男女結婚的意義，或曰戀愛，或曰，民族延續關係，有王女士者，獨持異議，謂男女結婚之意義，不外兩項，一，性慾，二，金錢。

## 十四

十六年，何應欽先生統率東路軍克復閩省，蔡元培馬敘倫兩先生代表浙民，歡迎何氏早日率軍入浙，何氏盛宴招待，并介紹俄顧問蔡列班若夫相見，俄顧問當分贈其中國式之名片

如左：

## 蔡列班若夫

蔡先生笑謂之曰，「原來是本家。」

## 十五

江蘇民政廳長辜仁發君，因無錫公安分局局長劉倬民抗不交代案，聯帶去職，有某老先生聞之，喟然嘆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辜仁是謂不仁，其去職也，不亦宜乎？」

## 十六

大華烈士自紅絲繫足後，東南風竟不再「括」，讀本刊者，類多憾之，日前，大華烈士偕其新夫人來京，友朋等歡宴於浣花，王漱芳君見其儀容修整，戲之曰，「鬚子連根拔」，梁寒操君即據之作詩一首云：

一久遠×烈士，生活近如何？鬚子連根拔，頭毛拚命接，東南風不競，西北氣無多，

信是婚姻福，難求好老婆！

大華烈士往歲曾在西北工作，近年居京，西北氣味，業已漸少矣！昔呂東萊因結婚而作東萊博議，今大華烈士反以結婚而中止提筆，梁君之詩，可爲我論語讀者，出口怨氣！

## 十七

鄉人謝君，論語派中人也，生而偃蹇，生平著述頗多，後竟以亂離喪失，余幼時喜讀其討隔蚤檄文，猶憶其中有數句云：

「隔蚤隔蚤，你吃人骨髓，還在人前跳！孝子之身體髮膚，毀傷難深，佳人之粉白黛綠，破壞不饒！」

## 十八

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改選中央委員，吳鐵城先生當選爲正式執委，惟名列十三，吳氏略感美中不足，乃請於主席譚組庵先生，願將名次退下數位，譚曰，「這也不好，假使將來前面有人出缺，仍將吳先生補爲十三名，又怎麼辦？」

## 十九

十七年，各省辦理黨員登記，當填寫登記表時，笑話百出，如「性別」欄，有填「溫柔多情」者，「什麼是本黨最高權力機關？」有填「國民政府」者，又當口試時，問者曰，「你何時加入本黨的？」有某老黨員曰，「老子入黨時，恐怕你還沒有生呢！」

## 二十

有某科長黃昏後，與數友游玄武湖，忽內急，覓廁所不得，乃潛入竹林中，移時，大罵而去，友朋等不解所謂，詢之又不答，旋於燈光閃爍處，見有布告一紙，上書八個大字云，「發笥期間，禁止大便！」某科長憤然曰，「爲何這布告，不貼在那邊？」於是羣疑始解。

## 二十一

聞何君敘述一聯句趣事云，有新舊四詩人，往遊關帝廟，忽詩興勃發，倡議聯句，甲見梁上雙燕飛舞，乃曰，「雙雙燕子舞樓頭」，乙卽承其意曰，「飛來飛去幾時休」，丙正苦

思，忽見雙燕飛去，即曰，「大燕飛去了」，丁思索良久，覺吟燕而不及廟，似乎美中不足，當大燕飛去後，小燕伸頭巢外，喃喃不已，丁大喜曰，有了，「剩下那小燕兒伸出頭來像那關聖帝前周倉爺爺的大拇指頭！」

一一一

擴大會議時，中央航空第二隊隊長晏玉琮君，奉令率機赴平威，臨行，晏君訓話，告以投彈時，幸無傷人，晏君自飛之一架，則斟酌再四，始於景山及北海等空曠處，投擲數彈，同事均服其仁厚，晏君亦不自諱曰，「仁厚，固然，但使炸彈亂投，別的不說，我就得先行焦急，因為那時我的愛人，正進女子師範大學啊！」

一一二

民國元年，黔人鍾××君任軍職於貴陽，嘗召集其士兵，講演歷代英雄豪傑事，并做各國例，每一士兵，賦予一英雄豪傑名，如文天祥張，鄭成功李等是。惟士兵智識毫無，不僅嘗誤事為人，且嘗將人事張冠李戴，一次，鍾君忽問文天祥張云，「你是誰？」張曰，「我

是鄭七哥。」鍾君不解，徐徐考查，始知爲正氣歌之誤。

## 二四

福州鼓山，立有蔣委員長「其介如石」碑一方，有某君於其旁亦立一碑，大書「非子其誰」四字，金滿成君遊此，曾主張更於其旁，再樹一碑，題曰，「到此須服一粒人丹。」

## 二五

友人周某，常語人云，其先祖與蘇東坡甚友善，或問其先祖大名；周云，「不知，但見家譜中記載，相傳先祖某曾與蘇東坡同遊赤壁，大約赤壁賦中所說之二客，必有一爲先祖也。」

## 二六

蕭忠貞先生，素有咳嗽吐痰之癖，年久日深，遂使其動作與音調，合諧而有節奏；其始，振喉作響，其次，張口作嗽；再其次，緊閉其口，使氣由鼻管衝出；最後，作吐痰之形



狀與聲調，實則，不必一定有痰也。

有與蕭君善者，像其聲調，戲呼之曰『呼圖克圖』，一日，汪精衛先生亦有所聞，笑謂左右曰，「盡美矣，但不如恩克巴圖之巧合而復有趣也。」舉座闐然，均佩汪先生之穎慧。

（附註）蕭君自錫此佳名以後，業已逐漸改良矣！

## 二七

曰：  
陳伍二君，相交善，時以言語文字相戲，陳謂伍勢利，伍亦謂陳多金，一日，陳戲謂伍曰：

其勢利在絲厘毫忽微之間，

伍卽答曰：

有存款達單十百千萬以上。

合兩君問答觀之，儼然絕妙好聯，事雖相戲，亦佳話也。

## 二八

友人宋××君，言語行動，極爲直率，人或非笑之，宋君亦時引以爲憾。某次，忽辦事井井有條，某君譽之曰，「莫說宋大哥魯莽，卻也粗中有細。」

宋君喜極，竟常以此誇耀於人曰：「我老宋粗中有細。」

## 二九

子原籍武進奔牛，當予與王藝圃君未結婚前，友人常以奔牛鎮戲屬王君對，王君曰，「跑馬巷——南京街名——豈不現成嗎？」符九銘君曰，「鮮魚巷更好，因奔字可寫作犇，鮮字可寫作羶也」。

## 三十

王漱芳君，字藝圃，江西有蔡漱芳君者，亦字藝圃，十八年，二君因符九銘之介，在京相識。夫名同者尚多，名同而字亦相同，則殊不易見，且二君之名，就字意觀之，僉疑爲女性，而二君乃屬男子，尤爲鮮見。

### 三二一

立法委員趙文炳，呼其新夫人曰『小土豹子』，或問其故，趙君笑而不答，或曰，「以此表示尊夫人之凶猛歟？」趙君仍笑而不答。回憶余閱亞東書局出版之近二百年名人情書中，有稱其愛人曰『小老鼠』者，趙君之稱謂，或根據於此歟？

### 三二二

邵翼如先生榜其新居曰『玄圃』，或曰，「古時元與玄之意義相通，氏名元冲，故相借用。」不過，此解釋若確，則衡以財產爲夫婦所共有之意，邵先生似無以對其夫人張默君先生。

或又曰，「邵新宅近玄武湖，或係借用玄武湖之玄字，也未可知。」

### 三二三

友人×君，體肥，面麻，憎儻，李晉芳君曾戲贈以詩云：

寄語×夫子，風流漫自誇！有餘身上肉！不足鼻邊麻！  
牛痘無須種，奶油不用搽！縱使天花染，不過麻上麻。

### 三四

十六年，王××君與范××女士，在京結婚，有某君賀以聯云：

既然幹了實際工作，

何必做些表面文章。

### 三五

前清末年，廢科舉，興學校，但對於各級學校之畢業生，則仍比擬於舊時之舉業，分別給予功名，如高等小學卒業者，得按其等第，獎給廩增附生，即俗所謂之秀才也。

及革命後，窮鄉僻壤，對此習慣，仍未能遽廢，貴州某縣，有學生某，卒業高等小學，不僅大散其報條，併於報條末行，大書特書云：

「當前清秀才」！

### 三六

十七年，何玉書先生任江蘇農礦廳長，吳木蘭女士往賀，連讚之曰，「真是少年得志了不得，了不得！」

何氏嘗以此事告朋友曰，「我不知吳木蘭當時是罵我？還是恭維我？」

### 三七

黔人漆鑄城先生，精於國學，往歲任北平某大學教授，某次，學期考試，逾規定之時間已久，而學生交卷者，尙屬寥寥，漆氏一面催促，一面揚言曰：「這有何難，只要將末尾一句，加上一個『也』字，不就結束了嗎？」

### 三八

前河南省政府祕書長張廷休君，喜吸紙烟，其夫人黃東生女士勸止之，且曰：「自從你吸煙以來，阿欣——其女孩名——也不喜歡和你」Younger——了！」時在座某君笑謂之曰，「豈

特阿欣一人而已？」

一日，張君生辰，羣友祝賀，張志韓、王漱芳、劉健羣三君贈以聯云：

「夜夜不離郎給食，

年年恭祝老壽星！」

（註）郎給食，「リウーシウ」譯音也。

### 三九

蔣夢麟先生嘗戲謂現時男女關係，可概括之爲三種：一、狗皮膏藥，二、橡皮膏藥，三、輕氣球。

或謂語作何解？蔣氏曰：「狗皮膏藥者，貼時不容易，撕開也痛苦，舊式婚姻之類是也。橡皮膏藥者，貼時既方便，撕開也不難，普通婚姻之類是也。至於摩登者流，男女雙方，均得時時當心，稍有疎忽，卽行分離，此非輕氣球而何！」

### 四十

有以「文人與武人孰重？」就詢於蔣夢麟先生者，蔣云：「不曉得武人們怎麼看法，不過，我想，在他們眼光中，文人只可以寫佈告！」

#### 四一

十六年，袁祖銘在湘就左翼軍總指揮，未幾，值袁氏生辰，當地各界，咸推代表祝賀，各有談詞，輪及工界代表某，遽前致詞曰：「總指揮真是人面獸心！」

衆聞其言，備極驚訝；袁氏見其態度誠懇，亦不類其罵己者，事後，潛使人詢之，始知爲『仁而壽星』之誤。

#### 四二

聞古應芬先生死，有人送幛一幅，上書『古之良臣』四字，懸掛竟日，衆未之察。次日，陳融先生來弔，見之，亟命撤下。蓋四書有云：「古之良臣，今之蝨賊也。」

送此幛者，亦未免譴而虐矣。

### 四三

吾鄉土豪項某，憑藉父兄餘蔭，橫行霸道，人莫敢言。及其生辰，濫發請箋，強令他人致賀，有平日曾受其害者，捏造姓名，製一金字扁額，上題『一鄉皆稱』四字，乘人不備，賚送前往。項某未嘗學問，僅認字面意義，喜歡異常，懸諸廳上；其後經人指點，始知係借用四書「一鄉皆稱愿人焉」之句，乃立命人摧毀之。

### 四四

于右任先生，畏熱，夏日常喜將上身衣服，完全脫去，有某君見之，歸語人曰：「昔有人以『文君白頭吟』屬對者，我苦思良久，均覺無適當之典故，可以作對，倘若許我杜撰，則『于髯赤骨立』，豈非一絕妙材料乎？」

### 四五

聞監察委員劉成禺先生云，彼生平所見之名人中，其着布鞋布襪，至老不改者，有二人



焉：一爲于右任先生，一爲孫伯蘭先生，兩先生之鞋襪，可謂無獨有偶！

## 四六

往歲，劉海粟大師在京開其個人美術展覽會，有中國畫山水立幅一條，題云：「醉後戲墨，一掃晉魏唐宋元明清人筆意」。時監察委員周覺先生尙在，聞之嘆曰：「大矣哉！此畫也！超晉魏之前，其爲秦甄漢瓦乎？」

## 四七

當劉海粟大師準備開其個人美術展覽會前，曾以其得意傑作數十幅，遍求當代要人題字，聞于右任先生題劉大師『比例時之獅』時，有數友在側，于笑問之曰：「題甚麼好呢？」甲曰：「題『似耶非耶』何如？」乙曰：「不如題『其傳之非其真耶』尤妙。」于先生曰：「我當初看此畫時，曾一度誤爲石頭，後見蔡子民先生等題識，始知爲獅。」

## 四八

聞友人云，昔馮玉祥先生部下，有周永勝君者，因微有功德，調任清理逆產處處長，就職之日，召集職員訓話，略謂：「你們大家想想，哪有好人肯來做這種事體？你們若是都辭職，教我到何處再找像你們這般不肖之徒？」

## 四九

安那其景××君，有周公吐哺俳語云，「本公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到後花園吐哺一番。」

## 五十

十八年，某要人有倦勤出洋之意，延聘教師，補習英文，屬員某亦從之讀，某日，譚延闓先生往訪某要人，甚稱其勤學，然又慮冷落某屬員，遂回顧謂之曰，「先生也侍讀嗎？」  
革命政府也有侍讀，奇！

## 五一

舊俗新年前五日，破例容許賭博，名曰「破五」，呂筱軒君，民國六年，任貴州鎮遠縣

長，於新年初六，循例出一禁賭佈告：

「破五已過，禁止賭博！特此佈告，凜遵其各！」

一般人見「其各凜遵」竟爾倒用，遂呼呂爲「其各縣長」。

## 五一

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入閩，沿途設置軍用電話，鄉人無知，每加損壞，總指揮何應欽令其交通處長黃再興設法禁止，黃竟大出其佈告云：

「電線電桿，戎機關係，

如有損壞，鎗決就地！」

於是黃氏亦有「就地處長」之雅稱。

## 五三

故中央委員沈玄廬先生，富革命性，嘗於其原籍浙江蕭山東鄉，試辦地方自治，曾改其族長某氏節孝坊聯云：

那部歷史當中，不鼓吹吃人禮教！

這種牌坊底下，要埋沒許多冤魂！

見者均佩沈先生之勇敢而有趣！

## 五四

民國六七年間，劉××先生任貴州督軍兼省長，有樂君者，由美國得工科碩士歸來，特往晉謁，暢述世界工業情形，不意劉卒然問曰，「你能造牙粉果子露嗎？」樂君莫測高深，只得照答曰，「不能！」

及樂君告別，劉氏語人曰，「這也算工科碩士，還不如王和叔會造牙粉果子露呢！」

（註）王和叔君，時任模範小學校長。

## 五五

十七年，中央對於黨務積極着手整理時，貴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君，忽請發給黨證十萬，中央以黔省黨員，斷無如此之多，且未經審查合格，尤不能隨意發給黨證，當電詢其理

由，周氏語人曰，「講什麼理由，有黨大家黨！」

## 五六

前江蘇民政廳長繆斌，於就職時，照例於各報登載接納善言之啓事，惟啓事不知出何人手筆，中有名句云：

「尙望識途老馬，示我周行。」

一時各報紛紛贊美，或曰，「誰是繆斌之識途老馬？」或曰，繆氏可稱爲無錫千里駒。

## 五七

立法委員張志韓君，未婚前，時與鰥居之嘆，王漱芳君常多方爲之慰解，後見陳友仁君與張勃英女士結婚消息，陳長張三十歲，王君大喜，急持新聞紙，示張君曰：

「志韓，莫要灰心，今年生的女兒，你還有份。」

時張君已三十歲矣。

## 五八

何敬之部長，往歲得宮紙數張，請譚組庵先生題句，譚於每紙之左上端，分別題以短句，頗爲雋永，文云：

(其一) 昔董思白得澄心堂紙，題云：「待後之能書者書之，」吾亦云然，敬之先生以爲如何？

(其二) 清宮箋紙，此時尙易得，然非延闈筆墨所敢污。

(其三) 此一幅好山水也，何忍以筆墨污之。

## 五九

何敬之部長嘗於住宅隙地，闢一花園，名曰可園，園門懸一匾額，係出譚組庵先生手筆，大書可園二字，末附跋云，「無可無不可，聖之時，有可有未可，聖之用，敬之先生以可名園，必兼斯二義者。」

或曰，此數句，無形中將組庵先生個性活畫出來！

## 六十

昔方振武部師長鮑剛，勇敢善戰，曾縱橫於蘇皖邊境，往歲方振武行動，違反中央，鮑氏不直方之所爲，毅然脫離部隊，來京入軍官學校高級教育班，日前，鮑以學校卒業，適因公務，赴贛謁蔣委員長，蔣委員長詢其入學校後感想如何？鮑云，「我覺着今後不患失業了，因爲我已當了委員長的學生了！」

（註）蔣委員長兼軍官學校校長。

## 六一

國際勞工專家多瑪先生逝世，國際勞工局我國分局特爲多瑪出專刊，以資紀念，并遍求名人題詞，陳公博先生僅看到爲多瑪出專刊，而不注意到係紀念多瑪之死，竟題之曰，

「勞工福音！」

## 六二

中央執行委員，設不幸而病故，或因重大事件罷免時，照章由候補執行委員補充，今歲伍朝樞先生逝世，即由傅汝霖先生補為正式執行委員，當四中全會宣布此項消息時，王陸一先生語人曰，此本黨之紅白喜事也。

## 六三

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種種原因，致使候補執行委員名額，數倍於正式執行委員，王陸一先生為候補執行委員之最後一人，常謂若彼亦補充為正式執行委員，則國民黨必至天翻地覆，乃當傅汝霖先生補為正式執委時，王氏竟語人曰，「我也要補為正式執行委員啊！」聞者均相顧失色！

## 六四

張道藩夫人，籍隸法國，初來華時，語言不通，每有宴會，輒一一舉各菜名詢張君，張君因中國菜名，如宮保雞，李鴻章雜碎等，不僅須解釋菜之做法，且須說明菜之掌故，有時此類掌故，即本人亦難盡知，於是遇到此類菜蔬時，均總稱之曰，「好吃，」日久，其夫人



微有所覺，詢張君曰，「爲什麼這也叫好吃，那也叫好吃，到底哪個好吃？」

## 六五

十五年北伐，何敬之先生攻閩勝利，中央婦女部去電致賀，語用白話，文長千餘言，猶記其起首云，「我們接到了你們的電報，知道了你們在峯市永定松口一帶，打了空前未有的大勝仗，我們聽了這樣的好消息，真是歡喜，十二萬分的歡喜！因爲……」電務員費了半天工夫，方才翻完，乃僅是一個賀電，「因爲」以下，不過婦女部的一種感慨！

## 六六

十五年攻閩勝利後，何敬之先生入駐閩垣，各界咸表歡迎，有某某學校，特備繡品一幅，刺就上下款，派人賚呈，堅請助學校數百金，蓋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何氏詢知該校辦理不善，且有斂錢情事，拒絕不收，旁人以其刺有上下款也，勸何氏略助數十金，何云，「誰叫他將款繡上！」

## 六七

近日平滬市上，有售科學靈乩者，汪精衛先生談話，主張取締，余雖曾見，然未嘗乩，不知其靈若何，憶數年前，有所謂扶乩者，乩動，書「曾子臨壇」，友人李君，急詢之曰，「曾夫子來得正好，世傳大學爲夫子所作，我們以前讀大學時，至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訂，而更考今文，別爲次第如左一節，心嘗引以爲憾，現在夫子臨壇，何不請夫子改正程子正。」乩遂不動。

## 六八

某君，服務南京郵局，喜竹戰，其夫人恆勸止之，某君與夫人伉儷情篤，且懾於正義，末可如何，然竹戰之情趣，固不因此而減低也。會其夫人將分娩，揚言於人曰，我內人不久入醫院，即可以自由行動了，但友人不知其夫人何時分娩，每遇三缺一時，輒以電話詢之曰，「太太進了醫院沒有？」

## 六九

昨晤某君，大罵李某等無聊，或問其故，某君云，「你想，他們在這樣熱的天氣，打那樣小的麻將，居然還要熬夜。」人問何以知之，某君曰，「我怎麼不知道，我在場當背光呢？」君子曰，此亦母猪率子渡河，不將自己算入之一例也。

## 七十

某科長見某科員在辦公室中蹺脚，惡其不恭，責之，某科員亦不甘示弱者，反唇譏之曰，「然則科長又爲何蹺脚？」科長怒，正苦無言以答，忽觀公文封面上有科長科員字樣，靈機一動，乃深斥之曰，「你要知道，自從倉頡時代以來，就只許可科長蹺脚，而科員只可立正，你不見科長的長字末尾兩筆，就是一個蹺脚姿勢，而科員之員字末尾兩筆，不是絕好的立正姿勢嗎？」

## 七一

有人就某院長今昔之言行，觀察將來革命的動向，據說，可以得一公式如左：  
今後革命動向 = 孫文主義哲學基礎 + 唵嘛呢叭咪吽

## 七二

革命政府在廣東時，俄顧問鮑羅廷專橫跋扈，一時有ABC之稱。

所謂ABC者，係隱射 Adviser Bolodin Communist 之謂，非某書局出版之某某科學ABC也。

## 七三

黃×君，與人談話，喜用文言，積久而遂成癖，平生崇拜康梁甚篤，嘗與友朋談及晤康有爲故事，記其一則云：

「一日，南海先生獨坐，余往晉謁，趨前問政，南海先生喟然而嘆曰，大哉問！」

## 七四

黃××君談話之方式雖舊，然其思想之認識尙新，嘗鼓舞鄉中子弟，外出就學，民國九年，并親率學生多人，趁留法勤工儉學會之便，遠赴歐洲，惟黃君始終認定中國文學，不可偏廢，故暇時仍爲學生講釋古文，一日，并令學生作文，有見其論題者，曰，秦始皇論。

## 七五

前貴州省政府主席某，每有演講，均令人先行擬稿，然後從而熟讀之，至期，一字一遺，照樣背誦，惟某性遲鈍，益以公務繁多，故每一演說稿，非一二日不能記憶。某歲，丁文江氏考察地質至黔，某準備歡迎，擬稿人以丁爲專門學者，演說稿中加入地質名詞不少，某正苦難於記憶，默誦半日，甫有頭緒，不意一勤務兵因事突入，大聲呼曰，「報告主席！有……」某氏一驚，竟至全功盡棄，憤怒之餘，立下手諭云，「以後本主席讀演說稿時，無論任何事件，一概不許報告！」

## 七六

聞某氏未任貴州主席前，曾受當時主席周××令，赴粵桂聯絡，桂粵當局爲敦睦鄰省起

見，特設盛宴表示歡迎，某至，見賓客環坐滿屋，乃一一問姓名，殊矜持之餘，竟忘記訖何人，於是周而復始，幸至白崇禧前，白云，「我還是白崇禧」，某始覺悟，遂行停止。

## 七七

又聞粵桂當局歡迎某主席時，款以西餐，位以首座，某始由貴州外出，不暗西俗，當侍者持大魚以進時，某氏頗爲躊躇，蓋若將其整盤取下，正上海人所謂之吃弗落，然不留下，而侍者又殷勤以獻，滿擬仿效他人，不幸又逢首座，正焦急間，忽聞白崇禧君罵勤務兵曰，「你們幹甚麼，還不快替×代表檢菜。」於是開喫西餐的創例。

## 七八

往歲，居杭州，與數友遊月老祠，友人等相互戲謔，紛紛求籤，李君得一籤云：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時李君正不滿其夫人，友人等見之，不覺啞然失笑，李君至此，隨即鄭重禱告，願月老賜一靈籤，如果成功，當爲之重修廟宇，乃舉籤再搖，不禁駭然，友人趨前視之，亦覺大惑

不解，讀者亦欲知此籤乎？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 七九

四川師長唐某，喜猷獵，某次，得虎豹各一，雉兔無數，乃大宴各將領及當地紳商，席間各有諛詞，有商人某，暴發戶也，不識之無，然又不肯示拙，亦舉杯祝賀曰「師長真了不得！這真是虎落平陽啊！」一座肅然，唐見其態度誠摯，又不便爲動怒，乃轉而一笑置之。

## 八十

已故黔紳蔡衡武君，寓滬有年，生平談話，亦喜文言，其戚張某，至滬求學，以其久居上海，且屬姻長，特往趨候，并請教益，蔡君頗歡欣，當即閉其目，搖其頭，徐徐而言曰，「上海，有所謂南市，有所謂北市，而南京路，即大馬路也……」

## 八一

一日，王陸一先生之廚子，因病未能工作，王當即令一工友暫代，工友名狗剩，何所取意，則未知也。次晨，王君因要公急須入中央黨部，乃狗剩燒火，良久不燃，王君作急之餘，隨罵之曰，「你這個狗剩，還不如驢剩呢！」言畢，竟自坐下燒火，乃抬頭見狗剩傻笑，始悟適間罵辭，大有語病。

## 八二一

十五年，何敬之先生，率東路軍入閩，有老黨員某，大肆招謠，被譚曙卿師長扣留，某老黨員憤極大呼曰，「怪事，怪事，我是老黨員，老黨員也可以扣留嗎？」一面更函何氏曰，「該師長未奉先生命令，竟敢擅拿老黨員……」何氏一笑置之。

## 八三

何敬之先生北伐過閩時，有某名流效韓愈三上宰相書，放言高論，并代擬國民政府組織法，及政府人選，如謂「段芝老宜膺總統也，蔣介公宜膺副總統也，吳玉帥宜膺陸軍總長，

……」



一封，兩封，均不見覆音。

某名流嘸然，隨作書讓何氏曰，「昔者，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噫，何古今人之不相若也。」言下大有失人之慨。

## 八四

有某某等因緣時會，廁身要津，一轉瞬間，公然宦囊充裕，汽車洋房，與人談話，非誇才能出衆，即謂命運過人，友人商文立君曾感慨曰，「果使才能出衆，亦無論矣，其如事實不符何？至於命運，則據星相家言，我將來也有十年大運，唉，老天，何不讓我預支一二。」

## 八五

聞趙文炳君云，其鄉有某氏者，嘗誤解字義，某日，閱尺牘，中有「胸有成竹」句，其末註釋云，「胸有成竹者，譽人之有計劃也。」某氏卽於是日起，大喫其筍子，或問其故，某氏白，「待到明年，我不是胸有成竹了嗎？」

## 八六

孫鴻丞君，民國七八年間，任貴州講武學校教官，秉性嚴肅，不苟言笑，管理學生，尤爲認真。一日，谷某因事犯規，孫怒極，持教鞭前往，其勢洶洶，全班學生，均爲注目，忽見孫含笑而返，衆異之，及下課，圍詢谷君，始知探悉孫喜逢迎，初不之信，及犯規，知不免於責，乃急書「教官有團長丰度」數字於案上，不料竟爾收效也。

筆者註，當時貴州僅有兵一師，團長地位，已爲人所重視，若今日，我知谷君至少必書曰「教官有總指揮丰度也！」

## 八七

監察委員曾通一君語何輯五君云，去歲國慶紀念日，四川重慶各界演戲慶祝，各門外對聯一新，當時戲台前一聯，曾有多人撰擬，顧或失之於陳腐，或則側重於娛樂，迄無佳者，後某名士像鼓鑼之音，爲撰一聯，頗饒興趣，文云：

普天同慶，當慶，當慶，當當慶！

舉國若狂，羣狂，羣狂，羣羣狂！

## 八八

四川軍隊，備極複雜，素有三多兩燈之稱，三多者何？官多於兵，兵多於槍，槍多於子彈也。兩燈者何？煙燈及屁股燈也。煙燈表示士兵大都具有鴉片嗜好，屁股燈表示衣服襤褸肉體外現也。

現聞四川軍政逐漸統一，此種現象，或已免除矣。

## 八九

聞馬寅初博士云，上海之鹹水妹，初不知其命名之意義，後聞熟悉上海掌故之某外國人云，當外人初至上海時，目覩此輩妓女，譽之曰 Hand Some, 積久，遂譯音爲鹹水妹云。

## 九十

十九年，交通部因官軍電費，積欠過多，電政行將破產，特呈准國民政府，通令軍政機

關，嗣後拍電，均須一律付現。

令文一出，反聲四起，韓總指揮復渠，立令其參謀處函山東電政管理局云；「……所有官軍電付現一節，奉批，一定不行，等因，奉此，相應函達，即希查照爲荷。」

「一定不行」，或病其俗，我則喜其率直，且以白話入公文，尤適合於現代。

## 九一

韓總指揮復渠一日因要公須掛××電報線通話，時電報繁忙，電局婉懇稍緩，韓不悅，立以總指揮部信箋，親書數語，令人持往警告電政管理局長梁某，信末大書一韓字，文云：

「本總指揮刻掛××線通話，該局胆敢違抗，嗣後如此，一定槍斃不容情。韓。」

或謂韓總指揮教化有方，深得孟子不教而殺謂之虐之旨。

## 九二

有某某數友，新自外國留學歸來，往謁黨政要人，十餘次未得見，但於報端，則常見要人們之往來京滬。某等感傷之餘，常慨然曰，「我願當京滬車上的 Car boy！」

### 九三

聞立法委員王××君論專家云，「朋友，你要當專家嗎？這也不難，譬如你想當憲法專家，你可先來一篇文章，討論各國憲法的概況，其次又來一篇文章，貢獻一點制憲的意見，末後，你再來一篇文章，關於憲法初稿的商榷，當你發表第一篇時，人或不甚重視，及至繼以二三兩篇，人們頭腦中，至少認爲你是一位專家，或與專家同等看待，將來專家會議，你便可望列席。」

### 九四

南京青白報社長唐三，能繪美人及草蟲等小品，往歲滬上某俱樂部成立，徵求各方圖畫，公開展覽，藉資慶祝，唐亦送蝴蝶一幅前往，及會後，各方將作品收回，獨遺唐畫未收。今春覃理鳴先生出洋考察司法，滬上友人，假該俱樂部設宴歡送，電影明星胡蝶亦邀作陪，胡見唐畫，疑主人特意爲己而設，以示推重之意，索之，主人以唐經年不取，亦樂得慷他人之慨，胡得畫，當請覃氏題辭，覃推潘公展先生，聞潘題兩句云：「唐三當年混忘取，

此畫於今有主人。一

## 九五

今春，京中要人等爲黃河賑災演劇，我因其票價過昂，不克一飽眼福，近聞某君云，當某祕書長與魏新綠女士合演空城計時，某祕書長去司馬懿，魏去孔明，某祕書長至城外時，見係空城，竟不驚訝，城爲布帘所製，某祕書長倘伴其間，大有行將入城之勢，魏大恐，亟操其純熟之京話低呼曰，「祕書長，您不要進城！」

## 九六

友人何君，聞前則演空城計趣事，亦告我曰，此事無獨有偶，往歲過重慶，值軍官某生辰，演劇祝賀，有某君亦客串空城計，亦去司馬懿。當唱做正熱鬧，某忽感精力不支，乃商於孔明者，曰，怎麼辦？假孔明亦頗有才具，乃告以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移時，遂聞司馬懿曰，「弟兄們，管他空城也好，實城也好，殺將進去，」於是戲遂終場，然而諸葛孔明，竟不幸而被擒矣。

## 九七

太原某名士妻死，與一富孀論婚，富孀慨允下嫁，但以須立字據，不得侵犯財產爲條件。某名士當報以打油詩云：「從來養老婆，不教老婆養，您有幾個錢，何必告訴俺。」

## 九八

聞前貴州高級將領盧某，去冬來游滬上，寓居某大旅店，店有熱水汀，某不知也，入店后，陡覺炎熱異常，以曾任要職，不便問諸友朋，然環顧房屋四周，又未安置火爐，不知熱從何來，奇異萬狀，及友朋散去，徐徐發現熱水汀管，乃大笑曰，「原來是你作怪。」

## 九九

聞王家烈主黔政時，貴州邊境，發生一種歌謠云：「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果不反，官廳要款！」簡單明瞭，可入詩經！

100

十八年冬，馮煥章夫婦舉行銀婚於五台建安村，其公子洪國偕新婦由日返國，王鉄珊先生製聯爲賀云：

老伴頂好，小伴也不錯！

其舊孔佳，其新如之何？

101

十九年，河南大戰前，閻百川先生既通電發動，西北軍由鹿鍾麟領銜復電響應，列名者師長以上數十人，中有句云：「誓當追隨我公之后，貫徹到底。一王鉄珊時居太原，讀電嘆曰，「閻先生這麼大的年紀，身體又不好，怎樣受得了！」

101

聞蕭王二君言，某氏言語嚙嚙，行爲馬虎，且喜放言高論，一日，因犯重大過失，總指



揮宋哲元怒甚，令卽鎗斃，乃某氏聞之，一似若无其事者然，公然不慌不忙，語軟聲低，徐陳詞曰，「請總指揮還是不鎗斃的好！」當經多人緩頰，將其拘禁，旋亦釋放。乃未久，某氏重又犯他罪，當宋總指揮令付拘禁時，某氏仍復從容不迫，遽前請求曰，「請總指揮最好不要拘禁，若果真要拘禁的話，也請不要拘禁在前次那個房間，因為裏面都是熟人，怪難爲情啊！」某氏視鎗斃及拘禁，一如尋常買賣，討價還價，殊覺幽默！

一〇二二

聞何君云，馮玉祥先生昔任西北軍總司令時，副官某因事錯誤，馮罰其下跪，乃某副官聞之，遍視地上，久未遵命。馮甚奇之，問其尋覓何物。某副官云，「平常總司令不是常教訓我們嗎？凡跪下臥下時，須先審察地形，副官看看那點平坦，然後跪下，方纔可以持久。」馮當指一屋角云，「就跪在那裏！」不料某副官跪下后，又以指頭在地上亂畫，馮又責之，某副官云：「副官在畫地圖。」馮無奈，命其起去。

一〇四

昨某君說一笑話，真是匪夷所思，某君云，「一日，顏回與友人竹戰，顏回牌爲四喜，獨釣紅中，嗣摸得一發財，乃將紅中打出，改釣發財，不料後來紅中接連發現，發財始終不出，顏回不解，歸而請教孔子，孔子曰，『汝竟忘卻幼稚園所讀之三字經乎？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汝捨紅中而釣發財，其失敗也，不亦宜乎？』」

## 一〇五

顧××君，昔任某團政治指導員，隨軍北伐。一日，接其家中急電，謂乃父於某日某時病歿，促其立歸，顧君初讀電時，尙現哀戚之容，詎料默然有頃，忽顧旁坐友人曰，「革命黨人死個把父親算得什麼！」近聞顧君已客死俄國，不識顧君有子否？又不識其子聞之，作何感想也？

## 一〇六

自新生活運動以來，一切舊習，率見革新，對於守時一事，尤覺推行甚力。有某君曾舉舊日一聯相告，頗饒興趣，特錄之，以示警惕！

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齊，是否革命精神？

一桌子水菓，半桌子點心，依然官僚舊樣！

## 一〇七

十八年秋，馮煥章先生幽居晉祠，西北軍大將孫良誠君往謁，道出太原，閻百川先生特集文武，大張盛宴，以示歡迎。席次，孫思舖陳閻氏功德，顧以樸拙已甚，期期不能出口，忽憶潼關太原間汽車道沿途所見，突然必恭必敬，正襟危坐而向閻曰，「報告總司令，你境內的兔子真多！」其聲戛然而止，滿座愕然！

## 一〇八

革命宿將范石生氏，善辭令，喜談諧，近年研究相法命理，尤多獨到，嘗相某友，謂兩眼上壽眉過長，與其年齡不稱，宜剪去；且謂其壽眉右垂而左揚，似有怕老婆意味，當詢某君曰，「你怕不怕？」聞者大笑，某友未即答，范君隨又言曰，「就是你不怕她，她也未見得怕你。」

## 一〇九

范石生氏談及滇軍某將領，盛稱其爲大哲學家，聽者以軍人而兼爲哲學家，莫不表示敬意，常詢某將領善長何種哲學？范君云，「他的哲學與衆不同，乃是白鼻子貓哲學。」或謂語作何解？范君云，「白鼻子貓捕鼠時，用鼻子作幌子，老鼠不知，誤爲豬油，及趨前竊取，乃適中貓之計，某之處世，大都如此，非白鼻子貓哲學而何？」按白鼻子貓哲學，新穎而幽默，爲古今哲學辭典所无，故特鄭重介紹。

## 一一〇

黔軍將領王仲雲氏，昔用一勤務兵，憨態可掬，一日，王君購一宜興茶壺，甚古雅，頗愛好之，王君擬試其泡茶味道如何，乃令勤務兵持壺前往辦理，詎良久歸來，不見壺蓋，王君責其何故不將壺蓋蓋上。勤務兵以打濫對，王君怒曰，「爲甚麼不連壺子一同打濫！」隨聞「碰」的一聲，王君驚詢之，勤務兵趨前立正曰，「報告，遵照官長的吩咐，將壺子也打濫了！」

一一一

凡曾穿或現穿「二尺五」者，對於勤務兵之「延攬」，莫不感受痛苦，上則所述王君故事，固可爲勤務兵之代表作，實則類乎此者，真是不勝枚舉！四川軍隊中有兩句流行語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遇不着一個好勤務兵！」才難，不其然乎？

一一二

靳經緯君，昔遊滬上，未數日卽以能說上海話誇耀朋輩，一日，晤一老上海，同行者聞靳君操其流利之上海話相與寒暄曰，「我去找儂，你不在家，你來看我，阿拉又出去了！」聞靳君死矣，其上海話從茲絕響，不勝悼惜！

一一三

某要人昔用一英文祕書，長於寫而拙於言，復以個性耿直，與同事某中文祕書相齟齬，某中文祕書欲傾軋之而未得也。一日，某要人對英文祕書之不善英語，亦略有微詞，某中文

祕書卽操英語謂某要人曰：「×××'s English, Write is good, but speak is bad.」時某要人正開始學英文，似解非解，事後語其參謀長曰，「×××（指英文祕書）的英文，還不如×祕書（指某中文祕書）」，其言蓋深許之也。

## 一一四

十年前，某君初至北京讀書時，慕「官話」，強學之而病未能，於是第一步，先去其家鄉土語，代以適當文言，然文言未必卽合「官話」也，於是笑話百出，聞友人云，猶憶某君第一次用其所謂「官話」呼茶房時，其措辭云，「茶房，來，吾與爾言，盥而壺，潔而杯，酌茶與我。」今某君貴矣，然其所說之官話，反不若以前之官味十足也。

## 一一五

莫千山前電報局主任陶峯君，其名由山水土三字組合而成，常人均不知其讀何音，某次，因事託王君向交通部某科長進言，于其大名之下註「古地字」三字，其意蓋謂峯卽古時地字，王君當函某科長，亦恐不知其名之讀音也，復照樣書註之，乃不日，得某科長復函，

竟稱「陶古地先生事，已照辦矣」。誤解釋作「台甫」，妙極趣極！

## 一一六

我記前則趣事後，有某君云，此事因不識其字而起，猶可說也，昔在北洋政府服務時，聞一事更趣，有持書干謁某要人者，其名片之左旁，註「以字行」一行小字，蓋謂名號統一也，惟「以字行」風氣，今雖普通，昔尙罕見，某要人復信時，竟不知其意義，且誤爲某氏之別號也，遂於信首大書特書曰，「以字先生」

## 一一七

論語第五十九期載旅居青島之湖北同鄉聲討黎元洪之下堂妾危文綉與王葵軒結婚文，誤黎本危卽危文綉名，一則曰「交與本危保存」再則曰「本危竟以改嫁喧傳於報紙」，其他本危本危之稱呼，幾於連篇累牘，吾不知危女士讀之，作何感想？按舊日官場，男女名片，率以「手本」代之，婦人則多於夫姓與本姓之間，貫以「本」一字，如黎本危是，蓋卽黎危氏之意。今湖北同鄉不稱危氏或文綉，而曰本危，倘本危二字可獨用，則駱賓王討武氏檄，其文

之起首，必已先湖北同鄉而用「偽臨朝本武者」矣。按此則似乎有考據意味，書竟，不覺作會心的微笑。

## 一一八

程君語我云，其戚某自鄉間來，彼伴之遊覽，一日，見某街有甲乙二人口角，繼竟用武，甲取坐椅擊乙，乙惶恐大呼曰，「你要動野蠻嗎？」程君之戚，誤以爲都市中人稱椅子爲野蠻也，默而識之，及返家，程君以遊覽終日，異常疲倦，堅請其戚坐於沙法，而其戚則必欲坐於椅上，并客氣異常曰，「我以爲還是野蠻好」！

## 一一九

聞友人云，昔西北軍宣傳處長孟××君與石女士結婚，友人某戲賀以聯云：

吾愛孟夫子，

他媽石姑娘！



1110

昔某友結婚，張燈結綵，滿室輝煌，忽見某一單條，上書「更上一層樓」五字，見者僉訝其措辭不類，繼見兩旁小註云，「某女士初寓某先生府第二樓，嗣以相互愛戀，乃就某先生之三樓同居，今日舉行婚禮，余不文，特借用此句，以示慶祝。」不覺哄堂大笑！

1111

某君，第一屆之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也，第四屆改選時，一二三屆爲當然委員，某君之爲候補中委也如故，去歲伍梯雲楊樹莊諸先生先後逝世，以候補委員遞補，某記者不明一二三屆候補中委遞補之算法，以某君資格甚老，竟未見補，乃往詢某君，某君答云，「因爲我家祖坟，埋在候補上山。」語極幽默有趣！

1112

友人李君，住大井巷，有某君以電話詢其住址，李君具以告，乃某君誤爲大錦巷或大經

巷，反覆譬喻，終未了然，李君作急之餘，乃大呼曰，「就是那大的大，井的井，巷的巷！」不料此語一出，對方竟異常清晰，表示十二分滿意。我國文字之妙，有如此者。

### 一一三二

趙××者，中央考送留美學生章××女士之黑漆板凳也。聞兩君均係川人，故善演四川所謂之「梅子架」，梅子架者何？即不必要之爭執或鬥毆也。昨聞陳君云，某日，趙君飢餓，呼僕人治蛋炒飯，章女士聞之，責以何故不叫飯炒蛋，而必叫蛋炒飯。趙君謂此乃習慣叫法，章女士謂習慣叫法，未必一定對。於是蛋炒飯，飯炒蛋，鬧得飯不成飯，蛋不成蛋。結果，章女士持高跟皮鞋作武器，趙君卒屈服，承認章女士之飯炒蛋。

### 一一四

予聞前則「佳話」后，回憶幼年鄰居李某夫婦之趣事。一夜，李某夫婦討論「半夜問題」，李某謂半夜爲三更，其妻則謂半夜爲二更半，各具理由，爭持不下。最后，李某怒極，痛擊其妻，其妻狂呼曰，「救命嘍！半夜三更打死人嘍！」鄰舍等紛往勸解，聞李某恨恨而言曰，

「你早說半夜三更，又沒有這場事嘍！」

君子曰，章女士也可以這樣說，「你早說飯炒蛋，也不致於借用高跟皮鞋了！」

## 一二五

人間世二十二期載齊白石氏近影及小傳，使我聯想去歲某書店書畫展覽會事。齊氏繪達摩僧一，氣魄雄厚，洵屬精品，齊氏於其紙下端，蓋一大約見方之石章，上刊十字云，「吾畫遍行天下，偽造居多。」當時觀者均笑齊氏之直率，蓋畫既可偽造，難道圖章不可偽造嗎？使人亦偽造「吾畫遍行天下，偽造居多」之圖章，又奈何？

## 一二六

川滇黔桂幾省運輸工具，多以騾馬爲之，營騾馬運輸業者，俗呼之爲馬哥頭，聞某年，有某馬哥頭者，爲人運貨至柳州，過河間（？），一馬死，遂棄置路側，越日，鄉人具以報官，官探知旅客乃赴柳州者，乃行文於柳州縣署澈查，文中有不少妙詞，猶記其一段云：「人在柳州，馬在河間，此馬係何人之馬，此人係何馬之人，自有馬哥頭以來，未有如此者

也！」

記竟，不覺東施效顰，來一妙批，「文去柳州，人在河間，此文係何人之文，此人係何文之人，自有縣大老爺以來，未有若此者也！」

## 一二七

三月十二日，立法院委員於上午七時在院舉行總理逝世十週年紀念後，復須於十時往陵園體育場路參加中山文化教育館二週年紀念。顧以道途篤遠，於是無汽車委員率多就有汽車者而揩油焉。但以有限之油，不敷多人之揩，在此情況之下，失望者羣中，頗多慷慨之士，紛紛僱白牌營業汽車前往，初以儀式簡單，一點鐘當可完畢，不料屆時演講者多，王世杰君演講凡半點鐘，已足使人嘆氣，而李石曾君更東拉西扯，達一點鐘之久，尤令人爲之焦急。蓋營業汽車一小時須大洋兩元，王李兩先生未嘗吃過此苦頭，不知僱車者心中之酸甜苦辣也！當王李兩先生「大放厥詞」時，有某友頻頻看表，斷斷續續曰，「損失大洋一元，」又損失大洋一元，「厥狀至爲有趣。予曾戲爲小說回目曰，「李石曾信口開河，周××提心吊膽！」周，亦僱車朋友之一也。或曰，「以後喜作長篇演說者，罰他坐白牌汽車！」我

最贊成，不識讀者以爲如何？

## 一一八

立法委員楊公達君，多才，善辯，喜交遊，故人多與之爲友。某晨，與數友吃早點於大陸茶社，閒談及兒童國貨年事，僉病其辦法空虛，恐蹈婦女國貨年及學生國貨年之覆轍。時座中有某君忽「義憤填膺」，指楊君而責備之曰，「既然是兒童國貨年，你爲什麼討外國老婆？一大有如果將來兒童國貨年失敗，其責將由楊君負之之概。」

## 一一九

姚心齋君家中，懸經亨頤君所繪之梅竹水仙畫幅，上題詩云：

客中畫罷戲麻雀，梅花喻筒竹喻索，萬子清白如水仙，我懸此畫求要着。心齋果送嶽章來，不料上家偏作惡！兩番西風不得開，差幸當莊免敗落。自來勝負本無常，大事磋磨如小博！

予觀此畫時，心齋卽來解釋，謂「當日經氏運氣最壞，輪至西風得令，尙爾一牌不和。」

卽當莊，居然聽叫四索，經氏望和心切，當卽以畫懸賞，謂有能充礮兵團長者，以畫奉贈，我當時手中有四索西風各一張，當將四索打出，經氏大喜，不料爲上家所阻，一時頗爲懊喪，及觀對莊之牌，乃西風白板對聽，若我將西風打出，莊氏豈不大糟其糕，故經氏又轉噴爲喜，且論功行賞，仍以此畫見貽。」讀經氏之詩，可想見其當日忽噴忽喜之狀態。至「大事磋磨如小博」一語，倘世人均作如是觀，當可免除許多煩惱。

## 1110

楊××君「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老師也，近見一般青年，其未得志也，尊足兩隻，東奔西馳，其旣得志也，汽車一部，趾高氣揚，乃戲爲一聯云：

事業兩條腿，

風頭一部車！

所謂車，當然汽車，而非馬車或黃包車也。其言雖虐，可發深省！

## 1111

傳聞四川人請客，「花樣」極多，怎見得？有事實爲證。

首席之客，尊客也，不觀乎客單乎？首席之下，必書「敬陪末座」，其餘則書「敬陪」或「代知」。然首席僅有一位，若遇尊客在二位以上，當奈何？聞川人於此，有極好之辦法，如請客八人，則書客單八張，每單各異其首席，即按其所書者分別邀請，客見其被請爲首席也，莫不欣然前往，然實際就坐時，首席實在只有一位，於此若不善用其法，鮮有不露馬脚者，聞川人於此，又有極好之辦法，即到了此時，主人故示洒脫，大呼曰，「請坐，請坐，我生平最怕客氣，請隨便坐吧！」

又遇到一位客人，界乎可請或不必請之間者，或其客雖然可請，適逢阮囊羞澀時，聞川人於此，又有極好之辦法。即將此位客人，列爲首席，另書數人作陪，當客單送出前，預將各陪客名下，分別書「謝」「敬謝」「自作主人」字樣，然後送之於首席，首席見陪客均謝也，亦只得以一謝了之。明日，若主客相遇，爲主人者，照例還得說幾句應酬語，「你老哥真不賞臉！」

又有利用客人之先後到達也，請客人數，不妨較坐位加半，甚且加倍。及時，不管客人多少，即行開席，美其名曰「守時刻」；一面則督促工友催請其他諸客，且故作等客焦急之

狀，喃喃自語曰，「要緊的客，反而不來，唉！」座上之客，不知其爲計也，莫不跼蹐不安，陸續告退，而後來者，遂得乘隙陸續補上，於是達到其請客的「新經濟政策」。

此事得諸傳聞，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若曰「有心」，則吾豈敢！

### 一三二一

王陸一君住宅，當未落成時，有某建築工人，密引所歡，深夜入內，實行其戀愛工作，友朋等聞而惡之，有迷信者，更勸王氏加以掃除，惟王氏則毫不介意，且嘗笑語友人曰，「此工人俱樂部也」。

### 一三三二

友人王君之太湖別墅，其始建築時，嘗與一般愛好文藝者，討論樓台亭閣之名稱，推敲至三，深慮不當，一日，有數友往遊，爲大雨所阻，不得已而留宿，中有梁君夫婦者，彼時尙未結婚，惟以限於房間及臥具，羣勸其通權達變，無妨暫且同居，梁君喜形於色，梁夫人亦忸忸怩怩而順從焉，及明日，有某友笑謂王君曰，此樓已得佳名矣，根據小說家言，「一



「夜晚景無話」，則此齋大可名之曰「一夜無話齋」。

### 一三四

有某君，中央黨部之科長也。一夜，睡已數小時，忽聞電話鈴聲大作，欲起接話，又覺太冷，不想去接，又恐或係要公，且鈴聲啞啞，隱有催促之意，迫不獲已，勉強起床，不料手取聽筒，問要何處，則因電話攪線，故而致誤者也。某君憤極，乃曰，「我是二郎廟棺材店，你要棺材麼，大小都有。」對方聞之，急將電筒擱置，某君亦遂歡然入睡。

### 一三五

蔣汪胡三位先生見客，各有妙趣。蔣氏見客，只有你講的，他講時很少。胡氏見客，只有他講的，你講時很少。汪氏見客，則你講一半，他講一半。

三氏個性不同，此等細微處，亦可概見。

### 一三六

實業部有參事陳君，時人以其部長亦姓陳，特爲一聯取笑云：

「陳參事參陳事，真正參陳事，不是陳參事。」

語意雙關，一時頗難屬對，近有人借用張漢卿君情事作下聯云：

「張學良學張良，如果學張良，誰罵張學良。」

於批評之中，尙寓勗勉之意。

## 一三七

某院長與某要人商要公，見公文中有「理合鈔呈」字樣，某要人曰：「『鈔』字錯了，當從提手。」某院長曰：「手旁是俗寫，金旁才是正寫。」某委員長云：「其實不對，因爲沒手怎樣去抄？」

某院長不悅，然又無辭可駁，乃忿忿然曰：「那末，『紀錄』二字，并未從手旁，然而當紀錄的，一樣的用手寫，這又怎樣說法？」

## 一三八

近來京中各機關，流行一種歌謠，描寫公務員生活情形，可謂惟妙惟肖，歌云：

慢慢叫，

畫畫到，

講講話，

說說笑，

吸吸煙，

看看報，

總算一天混過了！

快回家，

聽聽戲，

打打牌，

好睡覺。

王陸一君，往歲任職監察院，係祕書而受簡任待遇也者，四全大會改選中委，王君得票較少，自知已無希望，不料因×××選出中委十名，寧粵爲調停計，亦各增加五名，王君遂得補上。

王君飲水思源，不忘其本，常與友朋笑譚云，「我自中了恩科中委後，每次赴滬，必往謁×××一次，問或事務繁忙，過門不入，亦必脫帽致敬，惜有一聯，屢託于右任先生書寫，均未如願，不覺遺憾之至！」

友朋競問聯語內容，某君朗誦曰，

「豈有祕書稱笱任，

居然中委出恩科」。

友朋又問笱任作何解釋，王君曰，「笱字較簡字少一筆，以示次於簡任而受簡任待遇也者。」

## 一四〇

第三軍軍長王均，嘗以黃楊象徵中國，其說云，據本草綱目云，黃楊性難長，俗說歲長

一寸，遇閏則退，故以黃楊象徵中國，有共同之點三：

(一) 進步綦難，

(二) 進亦無多，

(三) 時有退化，

假使中國需要國花的話，我贊成王君理由，主張以黃楊作國花。

## 一四一

友人刁君，面麻，喜說話，而說話之方式，又喜將事理條分縷晰，一點一點的說明。一日衆友雲集，有高君者，聞刁君說話畢，忽指刁君之麻面而一一數之曰，「這是第一點，這是第二點，這是第三點，以上數點，榮榮大者，其餘小點，不可勝數，一全體聞之，爲之絕倒。」

謹註，到底麻人有福，刁君已娶得一位才貌雙全的夫人，故此則發表，固無礙其婚事也。

## 一四二

劉君，以矮著名，一日，校中集會，劉君發表意見，主席遍視場中，不知聲從何來，乃詢問全場曰，「是哪位同志說話，請起立？」劉君誤以爲戲已也，大呼曰，「我這裏不是起立嗎？」全場大笑，主席頻呼對不住！劉君之高，概可想見。

## 一四三

一位老縣長云，做縣長最難，做現在的縣長尤其難，以頂頭上司說，有十七八個，以填寫的表格說，最多的時間，達到四五百種，於是狡黠者，閉門假造，忠厚者，常受申斥，但不管狡黠或忠厚之縣長，沒有不怕填寫表格的，故縣長有句口頭語，叫做「臨表涕泣，」嗚呼，縣大老爺可爲而不可爲！

## 一四四

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近日爲人作書，喜寫「秋風流水天然調，抱得琴來不用彈，」尤

以寫送監察委員者爲多，于先生真愛此兩句詩歟？抑傷心人別有懷抱歟？

### 一四五

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次日，中央討論應付之策，首由外交部長羅鈞任先生報告，羅先生云，瀋陽失陷，是我們全國人民所失望的。但羅先生的廣東話不甚高明，「失望」二字，聽去很像「希望」二字音調，一時全場驚訝，戴季陶先生頻頻問曰，「怎麼說！希望嗎？」旋經解釋，始行明瞭。噫，斯所謂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者矣！

### 一四六

一日，散步街衢，見一武裝同志，與黃包車夫爭論車錢，車夫態度倔強，致觸武裝同志怒，憤極之餘，享以耳光，車夫大呼曰，「你們三民主義打人嗎？」武裝同志聞之，不慌不忙，再舉手謂車夫曰，「老子的是五權憲法！」

### 一四七

憶民國十六年服務某軍政治部時，有某君自謂精於英文，時以之誇耀於政治部主任，主任，固革命黨而不諳英語者也，竟深信之而不疑；一日主任詢三民主義如何譯法，予聞某君言曰，‘Three people ism’并聞其解釋云，‘Three people’者三民也，ism者，主義也。

按，此則與「三民主義打人，一有異曲同工之妙！」

## 一四八

十九年冬，某日，予由滬入京，車過常州，有形似着航空軍服者二人上車，精神抖擻，頗引衆人注意，移時，聞二人與鄰座放言高論，予始未加注意，旋聞其一云，「誰說中國沒有航空人才，大名鼎鼎的齊伯林就是中國人。」予以此種新鮮消息，一生難得幾時間，乃細聽之，復聞此公繼續云，當民國四年「齊伯林本想回國討袁，因爲中國沒有這樣大的飛船停機場，所以沒有回來，近年他反對內戰，所以仍不願回來。」予聞之大樂，不覺趨前請教此公曰，「先生在那裏唸書？」他說，「常州航空學校。」我又問，「公立或私立？」他說，「私立。」我當敬謹答云，「啊，原來如此！」



## 一四九

謝作民君聞余轉述川人請客故事後，亦告我一則請客趣事云，有某君，性慳吝，願以社交往還，又不能決然捨棄，有時略掏腰包，雖爲數無多，而某君實心痛之，後某君發明一策，卽每遇大人先生宴客時，某君卽偵察其客人名單，亦擇其中三四人，而同時宴請之，人以須赴大人先生宴也，僉謝絕之，而某君請客之目的以達。某君行之既久，自詡得計，不料一次，有某怪客者，竟辭大人先生宴而赴之，某君不得已延入，當語某怪客曰，「聽說主席今晚請你，其他各友，亦均有事不來，所以我將席退了，既然你老哥肯賞光，就一同吃點便飯吧！」

## 一五〇

聞閻君云，當所謂「滿洲國」成立未久以後，當地×國人士，渴欲我東北人民同化，常使其憲兵問我東北同胞曰，「你是哪國人？」一次，問一同胞，其人謹愿，不知其用意何在，於不知不覺間答曰，「中國人，」不料拍的着了一個耳光，又問，其人答曰「日本人，」不料

拍的又着了一個耳光，再問，某君痛極，復不知如何而後可，乃答曰，「不是人」！

按，「不是人」一語，本含有幽默意味，然而其忍以幽默視之歟！嗚呼！

雜  
俎

此页无页码

## 國難升官

國府遷回首都，老主席瞻念行都官吏辦事辛苦，命令行政院查明，分別予以獎勵。德惠部屬，足佩仁政！

乃南京辦事處職員羣不謂然，以服務滬寧，較洛陽危險實多，乃輕重倒置，獎勵不公，大家責難！并有準備請願之趨勢。

我奉勸南京辦事處各位職員，第一，大家都在政府服務，終日見面，不要因此傷了和氣；第二，洛陽的物質設備，終比京滬差些，他們也着實辛苦了，原諒點罷；第三，若果你們不服氣，下次假使有遷都的機會，讓你們有優先去行都服務之權；第四，老主席深謀遠慮，總不會錯，你們相信他這一次罷；第五，你看有些商人因國難而發財，國難升官，又有什麼希罕！

## 國府門前之國旗

國府門前，高揚國旗一面，上下兩角，已漸破爛，故在空中飄揚時，覺有一種淒涼景

象。

或曰，此爲東北破亡之象徵，其然豈其然乎？

## 學 誰

某機關於紀念週後，必問「你忘日人之佔領東三省乎？」座中職員羣起答曰「不敢忘。」有人說，這是教我們學夫差報仇。

但是，那主長期抵抗者，又似乎在教我們學那『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勾踐。

天，學一個已不容易，難道教我們學兩個不成？

那末，到底學誰？

## 赤 也 何 如

南京市民，連日舉行「抗日勦赤勝利宣傳週」，標語滿街，汽車游行，真是十分熱鬧，足爲政府遷回首都後之點綴，懿歎盛哉！不過，各報又大載馬占山蘇炳文電請聲援，赤匪竄入陝西異常猖獗之各種消息，使人同時讀之，不覺太煞風景。聞宣傳先生云，「最後抗日勝

利必屬於我們的。」特不知陝西情形怎樣？「赤也何如？」我們不能不由關懷而發問。

## 春聯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警察先生惠臨敝舍，以春聯一付見贈，紙色鮮紅，聯語興奮，予謹領之，貼諸門外，蓋不僅點綴新年，抑且使蓬華生輝也。

入夜，警察先生又復蒞止，不待予之同意，逕前撕毀春聯，予怪而問之，警察先生曰：『我亦莫明其所以然也，忽奉命令云，這是革命對聯，送，送，送！忽又奉命云，春聯太革命化了，撕，撕，撕！』

予聞之，做做孟夫子語調，安慰警察先生曰：『皆是也，送聯也革命，撕聯也亦革命。』

### 要人豈可無汽車

京中飛機救國運動，甚為熱烈，但歷時數月，積款甚微，有某報副刊，以京中各院部公家汽車，置備過濫，費用浩繁，主張每一機關，除最高主管長官外，一律不准坐汽車，將此項節約經費，購買飛機，一時讀者稱快。

但是有人反對，謂顏路請車爲槩，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假使一律不准坐汽車，那末「要人」與「常人」有何區別？所以坐汽車也可以說是「尊孔」。

### 請纓電報

榆關失陷，舉國悲憤！「革命武人」——此指操戈者言，——亦知拍發電報，請纓救國，豈我國國運，行將否極泰來乎！爰仿「程子曰」，爲短言以勗之。

姚子曰：「革命武人，不會救國，如發請纓電報，未發時是此等人，發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救。」

### 午睡

要人午睡，已成風氣，故「老於官場者」，午後一時至三時，恆鮮出外「奔走」。

予始不解其故，及讀本刊九期晝寢的風潮，始爲釋然！

### 論 語

第十期論語，遲至二月四日到京，急壞了一般讀者，深恐吹了「論語」，及購得，又不勝其歡喜！余戲述此現象曰：

「論語出版之日，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 九十九

或問立法委員名額，訂爲九十九人，與租借地的期限，最多不能過九十九年是否有同一意義？

我說，然而不然，然而不然！

### 張學良之飛機

張學良之福特飛機兩架，前以一架送宋部長，茲擬於出國前，以其另一架送蔣委員長。有人說，別國的要人們，不知也作與自備飛機否？若然，則張氏大可自帶前往，以免另購。又有人說，蔣委員長若果接受此機，大可取名「漢卿號」，一以別於自有之機，一以紀念朋友餽贈之意。



不知蔣張兩先生意見若何？

## 一 片

四月三日，××黨部紀念週，某委員報告，「要求本黨組織健全，不但要本黨領袖精誠團結就行，且要全黨的同志，融成一片，……實現本黨團結一致的精神，而後才能領導人民，與人民黏成一片。」

精誠團結，若譯作白話，可以說「打成一片」，再總括上段某委員的報告來說，就是領袖要「打」，同志要「融」，人民要「粘」，然後黨才能一片一片又一片的健全起來。記得昔人詠雪詩云：

一片一片又一片，

兩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飛入梅花都不見！

希望某委員所說的一片，不要像雪一般，一會兒便完了！梅花，國花也，更希望某委員所飛的一片，不要掩護了國花的本來面目。

# 天熱有感 (詩)

一

唉，老天，

你爲甚麼這般淘氣？

冬天放出那寒冷的威風，

夏天將寒暑表熱到一百幾！

你知道賈寶玉的名言嗎？

男人是土做的，

女人是水做的。

像這般咄咄逼人，

水乾土裂，

於人縱然有損，

於你又有何益？

二

你真不識時務，

熱血滿腔，

誰歡迎你？

要知這個時期，

人們對於一切，

都是贊成冷的。

你若懷疑這話，

無妨請名醫將人心化驗，

五分鐘的熱度，

恐怕已降到寒暑表下小數零幾！

那時你才覺悟，

人們并不是趨炎附勢的。

你以爲赤燄高張，

人們就沒奈何你？

你要知道：

闊綽的人們，

可以避暑青島廬山，

或者在家中安置冷氣。

中產的人們，

也可以配備電扇，

汽水冰淇淋，喫個愜愜得意！

只有那貧苦的人們，

爲生活而不敢休息，

才受你的烏烟瘴氣！

但他們并不誠服於你，

不是露天睡於道上，

便是滿街拋些西瓜皮，

對你何曾有半點兒敬意！

總算失敗了，老天，

從今後請收拾起你那暴力！

四

但是，我要安慰於你，

也用不着發脾氣，

又扳起那冷酷面孔，

與人爲敵！

你會否憶起？

蘇子瞻因爲——

高處不勝寒，

縱有瓊樓玉宇，

也不願乘風飛去。

幾百年前你已經碰壁，

難道你竟然忘記？

奉勸你，凡事和和平平，

不要再這般淘氣！

二二，八，十六

民國廿五年九月初版

精裝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 京 話

善及叢書之二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 者 姚 穎  
 發 行 者 陶 亢 德  
 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公 司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人間書屋

電話二二五七九號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本屋所出書籍，售價特別低廉，故極望讀者直接購買，籍免本屋受代售處之折扣  
欠賬等損失。謹訂函購辦法如下：

## 直接購買辦法

(一)外埠購買，以銀行匯款較為省費妥捷。如無銀行之處，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五分以下及不限省用者為限。寄書郵費免收，但不掛號。如有遺失，由本屋酌量免費補奉一冊，另加掛號寄費一角三分。

(二)本埠購買。距本書屋路遠不便者，可以明信片或電話通知欲購冊數，當即飭人送上取款。

# 老向先生 鄉村隨筆 黃土泥

普及叢書之一  
每冊實價四角

能寫的人到農村去找材料，找不到真實的；生長在農村的人，自己就是材料，又不一定能寫得出來。本書的作者——老向先生——是生長在農村，又回到農村去的，但是並不是爲找材料才回到農村去的。他過過，而且正過着農村生活；不是文學家腦筋裏想出來的農村，也不是旅行家道聽塗說的農村。他不說農民疾苦，該救濟，或該革命；也不說農民愚昧，該教育，或該詛咒。他只把農村的真實情形告訴你，讓你知道是怎樣，想想該怎麼辦。只要——你想知道農村，無論你要不要，或能不能想辦法，都要看看此書。但，討厭農村或詛咒農民的可以不看，免得沾上「黃土泥」。

## 本書內容

- |         |            |
|---------|------------|
| 村兒轍學記   | 定縣的平民教育    |
| 吾民其爲毛人乎 | 孫伏園先生      |
| 糴米      | 寄包裹        |
| 換一換年頭吧  | 速走         |
| 斗行      | 郊外窺井記      |
| 柳芽兒和榆錢兒 | 故都黎明的一條胡同裏 |
| 鄉下人的春天  | 女房東        |
| 村聲      | 一日之內       |
| 論官令打井   | 背運的連鎖      |
| 谷風      | 尊僞論        |
| 抽水機     | 村婦罵街賦      |
| 吾不如老農   | 鼠竊橫行       |
| 偷龍王     | 理髮救國論      |
| 糖瓜祭灶    | 國故考證拾遺     |
| 掃帚      | 聊復爾爾序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674B

人問書屋